

却说自从前次行幸六条院后，朱雀院便觉身体不适，病情渐重。他原本病患缠身，此次又格外悲忧，便生遁入空门之心。以前因母后在世，顾虑重重。而今母后已不在人世，朱雀院对人世已无甚牵挂，始作出家的种种准备。朱雀帝有五个子女，除皇太子外，尚有四位公主。其中三公主便为藤壶女御所生。此藤壶女御即是桐壶院前代先帝之女，先帝赐以源氏之姓。她入宫时，朱雀院尚是皇太子。本应由她作皇后，但因先帝之父驾崩甚早，而她的生母身份又低微，仅是普通更衣，无甚可依，因此只能屈居女御之位。后来弘徽殿母后又赐妹妹助月夜尚待之职，她家于宫中威势更为显赫，藤壶女御更难伸展了。朱雀院虽觉她可怜，但他自己亦即将让位了，实在无法袒护，惟有摇头叹息。因此藤壶女御怀恨，不久便郁闷而死。可怜的三公主，此时年仅十三四岁。朱雀院想道：“我即遁跳出红尘，修炼佛道。让这女儿独居此地，教她怎样立世度日呢？”他为三公主之事忧虑。同时又忙于准备三公主的着裳式。他索性将院内秘藏的珍宝器物及略有来历之物皆赐于三公主。其他诸子女分享的，只是些次等物品。

皇太子听得父皇患病，便亲赴探问，为的是能陪同父皇出家奉佛。母亲承香殿女御一同前来。朱雀院并不十分眷恋此女御，但她毕竟是太子的生母，便亦很敬重她，与她纵谈往事，与皇太子谈了些治世之道。皇太子虽只十三岁，但看法却也老成、稳重。现今又有明石妃子等人照应便大可放心了。朱雀院对他说道：“我已无心留恋此世。谁对公主等放心不下，为她们的前程担忧。此般‘不可免’的‘死别’，甚是障碍。大凡女子，屡屡因逢意外之变而倍受羞辱，此乃命运所致，实甚可悲可怜。将来你登基为皇，对你的姐妹要好生照顾。有外戚依靠者，我皆放心。唯有三公主，年纪尚幼，全赖我一人照拂。我入室之后，她若无人照应，势必飘若浮萍，令我心痛如割，怎不牵挂呢？唉，思之不胜悲痛。”真乃声声衷情，点点热泪。

朱雀院又将三公主托于承香殿女御，恳切她善意照拂。但承香殿女御昔日对藤壶女御所受专宠甚为妒恨，现虽受朱雀院恳托，但未必能善意照拂她。三公主之事，令朱雀院日夜愁叹。到岁末，他病情愈加深了，竟不能出户。前病中偶尔作祟的鬼魂，而今却昼夜不停地攘扰，因此他疑心不会长久于人世了。虽让位已久，但受他恩惠之人，如今仍同昔日般亲近，以一仰御额为来由，常常前来拜谒。他们无不为朱雀隐身患重病而担忧。

源氏亦时时派人探望，并决定亲往探访。朱雀院闻知源氏将亲来探病，不胜欣慰。恰巧夕雾中纳言前来探病，朱雀院便召他进入帘内，与他细细谈道：“桐壶先帝临崩时，曾对我再三嘱咐，要我好生照应令尊和皇上。但自我即位以来，推行政令，却时时遇阻。因此移恨令尊，便将他流放。他回朝多年，于我却无怨恨。我便令等获罪，令尊定会泄恨于我。世人皆以为如此。前朝圣代，此事例亦屡屡有之。岂知他心评博大，无丝毫报复之心，竟也真心实意地照拂皇太子。如今又造明石女公子入宫为太子妃。我感激之情实难言表。但因我生性愚鲁，惟恐爱子心切，影响太子，引起世人非议。故一向装作对他漠不关心，任由别人作主安排。且喜我退位后，皇上英明，力挽我在位时的衰蔽之势。甚合我意，不胜欣喜。自今秋行幸六条院后，我追忆往事，甚是怀恋，颇思能与令尊促膝相谈。恳望贤使劝请，催他早日亲驾惠临。”谈话时神态异常颓废。夕雾复奏：“侄儿年幼时，诸事不得而知。年事稍长，参与朝政，处理种种政务。其间常与家父探讨大小政事，或闲聊私人琐事，但他从未流露对你怀有旧恨。相反，他曾谈道：‘朱雀院想诵佛念经，弃绝人世，卸掉照拂皇上之责，这实在有违桐壶先帝的遗言。他临朝时，朝上贤臣甚多，加之我年幼才疏，常欲效劳却未能遂愿。而今朱雀院不问政事，专心静休，我很想与他倾心相谈，且亲聆教诲。但终因身分所拘，身不由己，以致拖延至今，未遂此愿。’家父常念叨此话，且时常叹息呢。”

夕雾年龄尚小，仅十八岁。然身体发育甚好，相貌亦光艳照人，甚是俊美。朱雀院定目凝望他，心中思忖：将那令我牵挂的三公主许配与他，如何？于是说道：“飞（现在安置于太政大臣家中。我听说你一直没有说亲，时时为你担心、惋惜，如今才得以安心。我对令尊真有些妒羡呢”夕雾觉得此话蹊跷：他说此话有何意思呢？思忖良久，猛然醒悟：朱雀院正为公主的终身大事担心，指望她嫁与可靠之人，方能静心出家。他时常说起此事，夕雾难免有所知晓，前后一想，便知此话之意了。但又怎能率然说破而让其受窘呢？他只答道：“如侄儿这般无出息之人，娶亲自然不易。”说完便告辞了。

躲于屏风后面的众侍女，目睹夕雾容姿后，皆赞道：“如此标致的相貌，如此雍容的气派，世所难见。真卓越啊！”她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年老的侍女听此议论，说道：“停下吧！他父亲源氏老太爷年青时比他俊美多了！其美真教人目眩呢！”朱雀院听此争执，说道：“源氏的美貌的确异乎寻常，愈老韵味愈深，大概所谓的‘光华’，就是如此吧！他辅佐皇上，处理政事时凛凛威风，令人心生畏惧。但当他任情放纵，忽意嬉笑时那洒脱无拘的姿态又令人觉得异常可亲可爱。此实乃世间罕有的人物。想必此人身前定修善积德，故能有此般俊美容貌。他自小长于宫中，先帝对他疼爱有加，倾注全部身心来抚育。但他毫无骄纵之情，却恭谦律己。二十岁尚未受纳言之爵。直至二十一岁，方当参议表大将。这夕雾却比父亲授爵早，十八岁便受爵中纳言。由此可见他家威望代代高啊。论才学，夕雾亦不逊其父，甚至立身扬名比父亲还早，真乃旷世奇才啊！”他对源氏父子赞不绝口。

三公主乃纯情少女，天真烂漫，容貌秀美。朱雀院见了，说道：“这么无邪的孩子必须托付于可靠的忠厚之人。要真心诚意地疼爱她，宽宏她的任性，好好地照拂。”他召拢几个老成知世的乳母，将着裳式诸种事宜分付下去，乘机说道：“昔日式都卿亲王的女儿便是源氏大臣抚育长大的。我亦想将三公主托付与这样的人。皇上那里已有秋好皇后，其他臣下更难找到。我入佛后，三公主尚无贵戚相助，入宫反倒痛苦。唉，我后悔当初为何不于夕雾未娶之时，探摸其心呢！此人虽年轻，但颇有才气。”一乳母答道：“钟纳言为人素来忠诚。多年来，一直钟情于云居雁小姐，从不移情别恋。如今已玉成其事，恐更难割舍了。倒是源氏老太爷，一向好色成解，虽已年老，但仍贪爱女人。他最青睐出身高贵的女人。如那模姬，他一直情系于心，常致信诉情呢。”朱雀院说：“哎！如他这般轻浮好色，实在讨厌。”他虽这般说，但心里却想：加入众多夫人之列，虽然不快之事在所难免，但寻遍朝野，恐怕只有他可代替我这父亲了。惟有依乳母之意，委曲将其托付与他了。便又说道：“有了女儿，只望她能嫁出去。若让她嫁与源氏，你看如何？世事恍惚，人生短暂。若她不能享受源氏家那般幸福生活，岂不可惜此生！若我是女人，即便他是我亲兄弟，亦会毫无顾虑地嫁与他！我年轻时曾有此想法。何况被他所迷惑的女人，那更是自然。”他说时，尚待陇川夜之事一直浮现于脑海中。

有个伺候三公主的乳母，地位颇高。她的哥哥是左中共，既于六条院效劳，又竭诚服务于三公主。一日，左中共前来三公主院中。乳母对他说道：“朱雀皇上曾向我示意，打算将三公主许配源氏。你瞅机会告知他。公主独身，自古如此。但倘有悉心照顾的夫婿，亦可下嫁。但除了朱雀皇上以外，再无谁悉心翼护她了。我只不过伺候而已，仅如此，又有何用？且伺候者甚多，我哪能万事作主？因此难免有意外之事发生。若因此而得轻浮之名，那定叫我伤心致死！现乘朱雀皇上在世，托付了公主终身，我这伺候者亦可放心呢！大凡女子，无论如何尊贵，皆难逃脱命运的捉弄，实乃可悲之事。上皇对这三公主疼爱倍至，难免遭人嫉妒。故要使她不受丝毫非议必须从长计议。”左中共答道：“实乃怪事，六条院主人多情得令人恐惧！凡与他一度风流的女人，不论是他真心相爱的，或是逢场作戏的，皆迎进院来。然而，他最挚爱的却只有紫夫人一人。因此，屈居苦度生涯的人，亦复不少。倘三公主福缘非浅，如你所说嫁与大臣，于我看来，即便深受源氏恩宠的紫夫人，亦当怯这皇亲三分吧。世事难料，究竟如何，亦得用心顾虑。主人私下对我道出心声‘荣

华富贵，我已享尽。此世可谓毫无遗憾了。惟夫人之中，有因身份低微的而受人讥讽，我亦心犹未足，尚未有出身高贵的正夫人。’确实如此，由姻缘而受他庇护之人，大都是寻常人臣之女，出身虽不低微，但亦很寻常。但与他门当户对的夫人却没有。故三公主若能如你所说，下嫁六条院，倒是天造地设的好姻缘广

乳母便寻个机会向朱雀院奏道：“前日左中并已知晓尊意。他道：‘六条院主人一定不会拒绝。迎娶一位正夫人，是他多年的夙愿，而今终能遂愿了。只要你诚心相许，我即可向他传达。’此事究竟怎样，还望定夺。六条院中妻妾甚多，源氏对她们甚为照拂，厚待有加。于一般家庭，正室与侧室免不了眼瞅生怨。我担忧三公主到了六条院，会惹出烦恼来。愿为女婿者不计其数，请上是三思而行。今世风俗，公主往往孤身独处，不嫁他人。但三公主已娇纵成习，稚气未脱，难于独自立身处世。我等伺候者，即便贤能，能力仍有限度。亦只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而竭心尽力。因此，三公主倘无夫婿照拂，实甚可忧。”朱雀院答道：“此言极是，我亦有此感。公主下嫁，自古视为轻率之举。再者，凡女子婚后，难免后悔，以至于夫妻反目，陷入悲苦之中。倘抱定独身度世，则父母亡后，失却荫庇，于然一生，亦十分凄苦。古人性情敦厚，无人敢离经叛道而欲娶神圣公主。然今人摒弃司规，恣情美色，排闻艳事屡有所闻。也许昨日尚是高贵之家，且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今日却为卑微轻浮男子所诱骗，以致身败名裂，使亡亲含羞九泉。诸如此事，数不胜数。看来，不论出嫁与否，作女人总让人担忧。因果报应，宿缘深浅，早已命定，女人是身不由己的。因此，一切凭各人前世宿缘而定，依父兄之命而行。即便暮年生涯颓废，亦不会怨己。反之，女子倘自作主张，择其夫婿，长年厮守，幸福美满，便似觉自择夫婿亦颇善。但此未经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便自作主张，私定终身。身为女子，此举甚为不当。这于庶民百姓之家，亦被视为张狂轻薄。尽管如此，婚嫁之事，仍应顾及本人意愿。如受诱惑，失身于人，那便就此了结一生。多年来，我甚觉三公主特别幼稚，天真轻信。故你们做乳母的，不可越俎代庖，替为择婿！倘有此事谣传，真乃悲哀之极！”朱雀院千般嘱咐，万般训导。乳母等便觉今后重任在肩，皆惶恐不已。

朱雀院继而说道：“我早想出家，然竟等至今日，只因我想亲见女儿增知长识，不致全无主见。亦因此而累我不能丢尽尘心，而受世烦恼。此事必须尽快决定。六条院主人气度高雅，举止稳重，见识颇高。虽妻妾成群，亦勿须多虑。我尚未闻其家室不宁。源氏待人恳切，老成持重，处世得体，世间再无此般可信赖之人了。三公主择婿，如舍此君更有谁？我与萤兵部卿亲王同为皇子，不宜视为外人而加以贬斥。此人风雅有过，威严不足，不免轻率，不可托付。藤大纳言虽私慕三公主，但念其身分，总不甚相称。凡这般身份寻常之人，皆不足为道。古之惯例，公主择婿之标准：身份高贵，声望隆重。如选一味痴恋，情深意重之人，则将悔恨终生。据尚待俄月夜道：棺木亦暗恋三公主。只可惜是个右卫门督，倘若有了相当的官位倒亦在考虑之例。然此人仅二十四岁，太过年轻，缺乏老成。他抓高自赏，意愿甚高，难有称心如意者，所以至今尚未成亲。然他才学非凡，出类拔萃，想来日后一定青云腾达，前途无量。但就此做三公主夫婿，地位、声望毕竟有所差欠。”他思前想后，甚为懊恼。

朱雀院并不操心其他几位公主，亦无求婚者前来烦扰。惟用心思虑三公主婚事。此事虽属深宫秘谈，却不胜而走，传与世人。便有不少人前来说媒攀亲。源氏想道：“我家右卫门督至今尚未成亲。他不是说非是女不娶吗？如今三公主正欲择婿，此良机不可错失。或者幸中，亦为增添光彩，实乃美妙之事。”于是，他便叫夫人劝请其朦胧月夜前去说合。俄月夜诚恳真挚，好话道尽，期望朱雀院应允。萤兵部卿亲王，因被鬣黑大将横刀夺爱，发誓如若娶妻必超过玉囊，以免被盗黑夫妇耻笑。闻知三公主选婿，亦跃跃欲试，为此绞尽脑汁，不胜其苦。朱雀院的家臣藤大纲言担心朱雀院一旦出家修道，他便失却了依靠。便亦生非分之想，希望得到朱雀院的青睐，以此成为可托之人。另外，中纳吉夕雾闻此消息，想道：“朱雀院曾亲口劝诱，欲将三公主嫁我。现在只须找个中间人前去说合，他定

不会拒绝。”他有些朝秦暮楚了。既而又想：“云居雁现已视我为终身依托之人。多年来，我从未移情别恋，亦未拿她的薄情为借口抛弃她。现在岂可突然改变，令她悲伤呢！一旦与神圣的公主缔姻，万事皆不能随我之意。倘二者兼要，势必两不讨好。”夕雾生性敦厚，此乃心念，未曾对人说及。但却时常注意三公主择婿之事。倘另择他人，心中亦是怫然不乐。

皇太子闻此消息，说道：“三公主择婿之事，最重要的是开了公主下嫁之先例，须郑重考虑。普通人臣中虽有人品优秀者，但名位低微，不配公主。三公主倘执意下嫁，那六条院主人最为合宜，请他代为抚育。”但他只是口传而并未郑重上书。朱雀院听了深觉有理，说道：“所言极是。”于是坚定决心，便派有中共为中介，将朱雀院之意向源氏一一陈述。源氏对朱雀院为三公主费尽心计择婿早有所闻。他答道：“仰承朱雀院厚爱。但我与他年龄仅长，却要我担此照顾之责，自己却隐遁。其实我有生之年不管对哪位皇子或皇女，皆视为自己人。他特地托付于我的三公主，自当加倍照应。但人世变化无常，只怕连我在世之时亦难靠得住。”继而又说道：“况公主终身托付我，与我情意笃厚，则我一旦弃世，于她徒生痛苦，于我顾念尘世，亦难往生极乐。中纳言夕雾正值少壮，虽欠稳健，但青春鼎盛。若论才能，将来定是朝廷中坚，前程无量。据我看来，二人极为相配。只是夕雾憨直固守，恐难割舍心爱之人，对此，只恐朱雀院不无顾忌。”

左右并见源氏天接受之意，心念朱雀院之意异常恳求，老告之实情，定然使他伤心失望。于是又将朱雀院私下决定的计划一一具告。源氏听罢，微笑着答道：“于朱雀院那里，三公主受到如此偏怜，其前途亦不必顾虑。如今我看只有冷泉帝为最佳人选。宫中女御身份皆不如三公主尊贵，想必三公主定会后来居上呢！桐壶院时代，弘徽殿太后是首先入宫的女御，权势鼎盛。但一度被后来的藤壶母后所排挤。三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与藤壶母后为同胞姐妹。世人告称两人容貌酷似，美丽非凡。则三公主无论肖似谁，其相貌一定美艳绝伦。”此时他想象三公主的容貌，不禁心向往之。

岁暮，为准备三公主着裳仪式，空前绝后的喧哗扰攘，隆盛无比。然朱雀院病未痊愈，故诸事忙乱。仪式场布置于朱雀院内皇后所居柏殿中。帐幕帷屏以至一应诸物，概不用本国线锦，皆摹仿中国皇后宫殿的装饰，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结腰之职，预先聘定太政大臣担任。太政大臣为人一向谨慎，素来不肯轻易参谒朱雀院。但他对朱雀院的意旨向来遵从，故此次满口答应，如期到场。左大臣、右大臣以及其他诸王侯公卿都来参与仪式。即便那些因事而难于出席者，也尽力前来贺喜。八大亲王，殿上诸人，冷泉帝与皇太子两方所有读到之人，无一不至。仪式之庄严隆重，堪称绝世。冷泉帝与皇太子念及此乃朱雀院平生最后一次盛会，惋惜之余，取出许多唐朝舶来珍宝，作为献礼。六条院所献礼品也极为珍贵。凡朱雀院回敬各方的赠品，赐与出席者的福物，以及酬谢主宾太政大臣的礼品，无不由六条院代为办理。秋好皇后所送服装与梳具箱无不颇具匠心。其中有她入宫时朱雀院所赐梳具箱，经重新雕饰，显得更为新颖别致，却风格依旧，一见便知乃当年之物也。当日薄暮，这梳具箱由中宫职权亮送到。他将礼物呈上，声言特赠与三公主。其中附有赠朱雀院的诗：

“神通玉梳插发售，今日深情似旧情。”

朱雀院读罢此诗，旧事不觉跃然脑际，如在昔日。秋好皇后转赠此玉梳于三公主，意即愿她肖似自己。这是荣誉礼物。故朱雀院绝不在答诗中提及昔日为她失恋之事。为表谢意，答诗道：

“黄杨古梳个喜见，万年永继荣未衰。”

朱雀院强撑病体，为三公主办了着裳仪式。三日后，他便削发为僧了。万乘之尊为僧，比及寻常百姓来，自然倍加伤感。落发之时，所有女御、更衣皆紧锁双眉。尚待俄月夜一直依随朱雀院左右，脸上愁容堆积。朱雀院不知如何安慰她，说道：“诀别爱人之苦比及思念子女之情，实在难堪啊介于此情景中，出家之心不禁有些动摇。但他终究铁了心肠，走

入室去，将身靠在矮几上。比睿山的天台座主及授戒的三位阿闍梨遂上前替他削发易装。自此便遁入空门，脱离凡尘。此仪式实在伤愁。此时，连早已绝缘红尘的僧众都为他悄然流泪，诸公主及女御、更衣更是泪如泉涌。满殿不分男女上下，哭成一片。朱雀院想悄然遁迹清静之所，勤修佛事，了其残生。岂料今日竟骚乱如此，逆其本意，不免心烦意乱。他想：“只因三公主未能安排妥当，尘线未断，故受累至今。”对左右也如此说。自冷泉帝以下，遣使前来慰问者多如云集。

六条院主人源氏获悉朱雀院身依佛门后病情略有好转，使前来探访。源氏自退职之后，虽朝廷以太上皇尊崇之，但他出门仍不执皇家仪仗，而故意轻车简出，以示朴素俭约。朱雀院对源氏来访暗盼待已久。此刻闻知源氏已至，十分高兴，便振作精神，出来接见。招待排场从简，朱雀院只在自己居室中添设客位，延清源氏入坐。源氏一见朱雀院的僧侣打扮，甚是感慨。不觉悲凄袭来，泣下沾襟，不能自己。良久方始镇静，言道：“自从先帝去后，小弟深感世事无常，立意出家修行。只因缘份尚浅，竟让兄长占先，今日特来拜见清姿。我总优柔寡断，做事每不领先，今连出家之事亦然，念之真是无颜！唉，我意志不坚，虽屡次下决心，也难割尘念。奈之如何广言下感慨不已。朱雀院闻此即伤，竟颓丧不振。只得低声同他谈论旧事，说道：“愚兄日复一日，光阴虚度，竟得惜全性命。常恐凡心未泯，以致学道之愿不能成遂，故决意削发为僧。今虽入佛门，惟恐有生之日元多，终不得正果。因此暂不入山，在此清闲之地，尚可一心念佛。我这羸弱多病之躯，竟能苟延至今，全仗了这修行之志。我并非不知此理，但因素性懈怠，向来不曾修持，心中实甚不安。”

朱雀院又将近来所思详告源氏，顺便提及：“我舍下许多女儿而出家为僧，心中实甚挂念。尤其三公主，一无所靠，更令我放心不下，不知如何是好。”源氏听出这话弦外有音，对他颇为同情。加之他早想一窥三公主芳容，便热心，乘机言道：“的确令人担心。三公主身为皇女，倘无关怀备至的保护人，困苦之处便更胜一般女子。其兄长皇太子乃当今极为贤明的储君，且为世人所信服。你若将三公主托付给他，便无可顾虑。但是太子继位后，日理万机，恐怕无暇对其妹关怀备至了。凡为女子者，若需要一个体贴入微，诸事可托的保护人，必须嫁与以保护他为天职的男人，方可无虑。兄长若以为此事妨碍修行，将遗恨来生，则莫如以妥善之法选择贤才，悄悄选定佳婚。”朱雀院答道：“我也有此意，然而事亦甚不易。依我所闻，父皇在位，气运昌盛之时，为公主选定夫婿，使任保护之责者，不乏其人。何况像我这样即将遗世之人，选婿当然并不十分苛求。我如今业已出家，尚有这难割之尘念，甚是烦恼郁闷，以致病势日重。岁月逝去刎颈，再无返时。而三公主尚无依靠，令我焦灼不已。今我有一恳求：请贤弟破例接受此女，听凭尊意为其择一妥帖女婿。你家中纳言本娶之时，我未提出，至今思来，好不后悔。今被太政大臣抢先，让我妒羨不已。”源氏答道：“中纳言为人忠厚可信。然尚年幼，阅世甚浅，怕多疏误。恕我冒昧直陈：三公主若得我尽心照拂，我当如父亲一般爱抚她。惟恐我来日苦短，不幸中途捐弃，反教她受累呀。”他已表示接受了三公主。

不觉时已入夜，朱雀院之处的人与六条院那边的高官，同在主人御前飧宴。所食虽为粗蔬米饭，但也别有风味。朱雀院御前，摆一张嫩沉香木小方桌，上有三四个素菜。此等光景，让人颇念昔日皇宫大宴时的山珍海馐，歌舞弦乐。思今追昔，众皆感慨殊深，流泪不止。其他可哀之事也颇多。直至深夜，源氏始起身辞归。朱雀院犒赏了随从诸人，又派宫中大纳言护送源氏归府。天降大雪，严寒无比。朱雀院病情加重，深觉不适。然三公主已终身有靠，一念及此，遂无可虑了。

源氏回到六条院，因三公主之事而犹豫，甚为不安。紫姬早对此事有所耳闻，但她绝难相信源氏真会娶了三公主。她想：“昔日，他曾狂恋前斋院模姬，但终不曾娶她过来。”故心中甚安，从不向源氏探问此事。因此，源氏心中也十分过意不去。他想：“今日之事，若她知晓，不知作何感想。其实，我对她之爱不仅绝不会有丝毫削减，反会因此事而加

深。只是在真相大白之前，不知她将对我如何想法！”源氏心中甚是不宁。生活至今他们已亲睦得不分彼此，毫无城府。故心中略有隐情，便觉不舒服。不过当夜已十分疲惫，遂立即就寝，一宿无语。

翌日复又降雪，万物一派萧瑟。源氏与紫姬在暖室里相拥而坐，共叙今昔将来。源氏乘机言道：“我昨天去探望朱雀院，岂知他不但病势沉重，心事也更为沉重呢：他最为担心的便是三公主的将来，故特向我提出了这般嘱托。我觉他甚是可怜，不忍推脱，也就应允了。外间料必早已传扬开了。我对风月之事早已不再热衷，故他多次托人说合，我皆婉言谢绝。但在病中亲口提及，我实在不忍让他失望。故已决定，朱雀院遁迹深山古寺之日，便迎接三公主来此。你闻此言甚是不快么？请相信我，纵然天荒地老，我对你的爱决不改变。你别为这小事伤怀好么？此事于三公主甚是委屈，因此我也不能冷落了她。总之，惟愿大家相安无事，和睦度日。”紫姬天生善妒，往常源氏略有不检点处，她便视为不忠而大为生气。是故今日源氏颇感不安，不知她对此事持何态度。岂知紫姬毫不介意，从容答道：“如此苦心托付，也令我感动啊！我如何能介意呢！只要她不轻视我，不讨厌我住于此处，我也就安心了。其母藤壶女御乃我之姑母，单凭这点，想来她不会太疏远我吧？”源氏不料她如此谦逊，说道：“你如此宽容，反叫我不安。诚能如此仁厚，则于己于人，皆是安乐。你若能与之和睦相处，我定更疼爱于你。外间流言，切不可轻信。男女之事，世人总爱捕风捉影，肆意歪曲，以致弄出事端。故须静心详察，方为贤明。切不可急躁冒然，徒自怨恨。”他对他诚挚劝导一番。紫姬脸上强作笑容，心中暗忖：“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人难以置信！他说得如此在理，我也不好反驳，免他讨厌。若他与三公主真有其事，对我则必有顾忌，要么就听我劝告而罢手。此次他以受人托付为名，行好色之实，我倒没法阻止了。但绝不可让他人知晓我心中哀怨。倘让继母式部卿亲王的正夫人知道了，她一向怨恨我不知将如何幸灾乐祸。她至今尚在为那讨厌的播黑大将之事而无埋怨恨我呢。”纵然紫姬胸襟极其开朗，可对这种事又怎能漠然视之呢？近年来夫妇间亲亲睦睦，她的地位也日渐安如磐石。本料想从此便可夫唱妇随白头偕老了。谁知如今出了这等丑事！她虽窃自悲叹，外表却极其平静。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朱雀院正忙于准备三公主出嫁。凡恋慕三公主者，无不垂头丧气。即便是迷恋三公主的冷泉帝，也奈何不得，只好断此念头。此值源氏不惑之年，朝廷准备为他举行隆重庆典。但源氏素来以俭朴为德，是故一概辞谢。

正月二十三日恰逢于日，播黑右大将夫人玉望当先祝寿，奉献新菜②。玉堂预先没漏半点风声，直至一切事宜皆备妥当，才突然驾临。源氏此时已是却之不恭，只得领受了。玉鬘此行虽说是微行，却也威势十足，仪仗之盛，殊异于寻常。源氏的御座设在朝南厢房里。室中焕然一新，屏风幔帐等设施，皆用新物。可御座却不用帝王椅子，而以四十条中国席重叠做成。一对嵌螺钢的柜子上放着四只衣箱，里面装着四季服装。香壶、药箱、石砚、洗发盆、梳具箱等，无不精心设计，尽善尽美。那插头花的台子，是用特别的沉香木和紫檀木做成。插头花虽为寻常金银打制，可配色讲究，式样别致，是故格外雅致脱俗。原来这位尚待诸熟风趣，颇具才气，事事求新出奇，总让人大开眼界。但外表却并不故意招摇。

众人聚集一堂，源氏出来接见尚待。源氏依然容貌清丽，丝毫不显四十岁之相，倒好似未做父亲的公子哥儿。王室猛然一见，虽离别已久，竟像初别乍逢一样，不禁红晕上脸，羞涩万般。却也不敢生疏，款款互倾衷肠。玉鬘结婚未久，连生两个孩子，虽长得颇令人喜欢，却因怕难为情，不肯带了来拜见源氏。可镜黑大将却以为机会难得，定要携两孩子同来拜见。这两孩都着便装，头发左右分梳，煞是清秀可爱。源氏见了，说道：“岁月悄逝，平日并不以为然，仍像年轻时一样过日子。但见了这些孙儿，才悚然发觉已老矣！夕雾也有了儿子，可我尚未见过呢！惟你特别关心我，今日首来祝寿，叫我又喜又惧。”我

正想暂且将老忘记呢。”玉望已是二十六岁的少妇，更添了妇静从容的成熟风韵，姿态更显高雅秀美。她献诗道：

“嫩弱两小松，扎根此岩中。今祝巨磐石，长寿万年福。”

吟时尽力装出大家风范。源氏面前陈列着四个沉香木盘子，盘内盛打各种时令新菜。他略尝了些，举杯答吟道：

“稚嫩两小松，自当命长久。青青野地菜，依此总是荣。”

正当唱和之际，许多王侯公卿一并来南厢祝寿。式部卿亲王因玉髻使自己女儿离开了鬻黑之家，对她甚为不满。然念及女儿紫姬尚是源氏夫人，权衡再三还是于日着时分赶来了。置黑大将洋洋自得，以源氏女婿身份料理贺寿事宜。式部卿亲王看其轻狂模样，极为不悦。两个外孙乃鬻黑之子，紫姬之甥，双方皆有缘故，也前后奔波帮办杂务。盛礼品的笼子四十具，盒子四十件，由中纳言同夕雾带着亲近的子侄，一一搬与源氏过目。源氏赐众饮酒，随使用些新菜肴撰。他面前陈列着四只沉香木方几，几上杯盘皆很精致。因朱雀院玉体尚未康复，故举行音乐演奏会。但太政大臣已备置了琴笛等乐器。他道：“今日的寿庆典礼，可谓世间最为尽善的了。广遂将乐器取出，诸人各择一种乐器，一并演奏起来。其中和琴是太政大臣当作第一名器而秘藏的，他本是这乐器的演奏高手，此日全心弹奏，其音之美妙，再无一人敢操奏此琴。源氏要右卫门督相木弹奏和琴，柏木固辞。因三公主之事，棺木内心尚未释然。但源氏再三强求，棺木只好从命。琴声美妙，听者无不动容，交口称赞：柏木琴艺，竟不逊于其父。能如此善承父业者，世所罕见！源于中国的乐器，各有操琴手法，学会还是容易，然这和琴初无定法，全靠自己领悟。譬如随手拨弦的“清弹”，便具各种乐器音调，真是妙不可言。后来太政大臣将琴弦放得极松，调子降得很低，弹出多种音响的曲调。忽地，柏木奏出十分明朗的调子，极是悦人神智。诸亲王想不到他的琴艺如此高妙绝伦，无不对他刮目相看。莹兵部卿亲王取来了七弦琴。这琴非比寻常，乃历代第一名器，本珍藏于直阳殿内。桐壶院晚年时，因爱女一品公主极擅此道，便赐与了她。太政大臣欲使源氏的四十寿宴锦上添花，特向一品公主借得此琴。源氏忆及此琴史迹，往事纷踏而至，不禁感慨万端。莹兵部卿亲王虽也因酒伤感，流泪不止，却还能察知源氏心情，遂将琴呈上。源氏此刻感怀万千，便接过琴来，弹了一支珍奇乐曲。这场管弦合奏十分精致，情趣盎然。末了唤来乐队至阶前演唱，歌声婉转化美，从吕调唱到律调，直至夜深。曲调逐渐柔美可爱了。催马乐《青柳》一曲唱得最为感人，连夜营也都为之动容倾听。歌罢，请人各领赏赐。那礼物精美异常，皆照私事规格设计。

翌晨，尚傅玉望辞归。源氏赐赠礼品，对她说道：“我好像与世隔绝了，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你今日来，令我猛醒风华正逝，来日无几，不由凄凉倍增。今后可得常常来此，看为父渐渐衰老。我为陈规所羁，未便随意前来探望，好生遗憾。”玉髻此行，让源氏忆及旧事，不禁悲喜交加。可匆匆小叙，随即分手，又令他意犹未尽，极为惋惜。玉望暗忖：太政大臣虽为亲父，却只有生育之恩，而义父源氏对她却是慈爱周至，日后岁月漫长，定可长蒙照抚，永世无虞。心中感激不已。

二月中旬，六条院中迎来了尊贵的三公主。洞房设在西边小客厅内。第一、二厢屋与走廊，及侍女们的居室，都装饰得精致喜气。朱雀院仿女御入宫仪式。排场隆盛，送亲人多为王侯公卿。藤大纳言没能凭家臣身分当上夫婿，心中虽怨恼不已，却也来参加送亲。三公主的车子抵达六条院时，源氏出来迎接，并躬身扶三公主下车，这可是异乎常例之举。源氏虽蒙封赠，难照太上天皇，可他毕竟名为臣下，是故婚式并不完全雷同于皇上迎女御入宫，可也异于寻常的娶亲，这倒是一宗特别姻缘。婚后三日中，朱雀院与六条院双方各有酬答，皆珍贵高雅，极富风流。

紫姬日日耳闻目睹又岂能心无所动？实际上，纵然娶的是三公主，紫姬也绝不会因此失宠。紫姬素来蒙受专宠。可如今新来个三公主，人既美艳年轻，身世又高贵无比，自然深有威胁之感。但她隐忍于心，绝不形诸于外。当三公主入门时，她主动接近，招呼照应，

料理甚是周全。原氏见她如此宽宏大量，方才放下心来，亦愈发爱她了。而三公主尚是初春少女，连胸乳都未长出，言行又极大真，完全还是个孩子。源氏忆起从前在此山初会紫姬时，她虽也是这般年纪，可已才气逼人，极有心劲了。这三公主却仍是孩童般天真幼稚。源氏思量这样也好，免得太过妒忌或者骄横了。可终究少了些意趣。

婚后三日，源氏夜夜与三公主共枕。紫姬多年来何曾尝过独守空房的滋味，如今虽尽力忍受，还是孤寂不已。虽然心中希望源氏不要出门，但却格外殷勤地替源氏出门穿的衣服熏香。她强作沉静，脸上仍不免流露出怅然若失的神态，凄美之至，让人好生怜爱。源氏暗忖：“有此一人足矣！我怎能再娶一人呢？都因自身轻率浮荡，行事疏忽，以致落得如此局面。夕雾年纪虽轻，却对爱妻十分忠贞。所以朱雀院没相中他。”他思来想去，自知薄幸，不觉泪盈满眶，负疚地言道：“眼下方始新婚，不前去，于理难下，还望你答许。以后倘再负心于你，实乃颜面无光了。只是倘朱雀院知晓了，不知作何感想……”他前后为难，心绪欷乱，样子甚是痛苦。紫姬苦涩地笑，答道：“你自己心中都没有主见，叫我如何来决定？”源氏觉得此话暗讽于他，竟不胜羞愧，独自托腮枯坐，一言不发。紫姬便取过笔砚来，写道：

“世变无常眼中事，全作千秋不变状。”另又写了些古歌。源氏取来观看，觉得虽非正派之作，却也合情合理，便回吟道：

“死生绝断终由命，永不衰是你我情。”写毕，不便立刻离去。紫姬见此说道：“这不是让我难堪吗？”便催促他前去。源氏便穿了轻柔衫子，匆匆而去，留下一路芬芳衣香。紫姬浑身酸软，倚门目送。凄然地想：“这几年来，他年岁已长，收敛了许多，不再轻易眠花宿柳了，平安无事到了今日，谁知又发生这难以解说之事。世事如此变幻无定，今后真是难测啊！”

紫姬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可侍女们却窃窃私设道：“人世之事，可真没个准啊！我们这主人拥有如此多夫人，可没有一个不敬惮紫夫人的。如今来了个公主夫人，架子颇大。可我们紫夫人岂会善罢甘休？现在她隐忍着，以后料不定一件小事都会引出种种纷扰呢。”她们忧心不已。可紫夫人只管声色不露地和侍女们闲谈，直到深夜。她见众人纷纷如此猜疑，深恐有失体统，便阻止她们道：“哦家公子虽有众多夫人，可让他称心决意的实在没有，是故常感不足。现今来了这人品极好的三公主，连我也童心萌动，颇想和她一块儿游戏玩乐呢！你们切不可胡猜乱说。倘是身份与我相同或是出身微贱之人争宠倒还有理可说。可三公主降低身份下嫁实是委屈了她。于此，我倒希望不要同我生疏才好。”中务君和中将等侍女听得此话，相互挤眼弄眉。似在说：“紫夫人可是个大度之人呢！”这几个侍女都是紫姬的心腹，是故对紫姬深表同情。其他夫人有为紫姬抱屈，有的还来信慰问。其中有道：“不知夫人作何想法。我等失宠之人，倒电安心……”紫姬却思忖：“她们如此估量我，本已徒增烦恼。世事无常，又何苦自残身心呢？”

如此这般，已是深夜五鼓，紫姬从不曾熬夜至此，深恐众人诧异，便忙挪进内室，伏卧于床，然长久孤枕独宿，岂能入睡？昔日源氏流放须磨，经年阔别诸多情状便又浮现于脑际。她想：“那时公子滴戍，千里迢迢。我心系他的生死安危，哪顾得自身苦乐。我所悲伤的只是他的不幸。仅使那场离乱让我们都丢了性命，何有今日这等愁肠百结呢？”想法纷繁，聊以自慰。夜风忽地袭来，沁人心脾，凉意顿生，睡意全消，身体未敢稍动，生怕又引得诗文惊异。闻得鸡鸣传来，更觉悲凉。

或许她夜夜如此焦躁吧！有~晚她的倩魂竟离身而去，来到了源氏的梦中。源氏惊醒，好不惧怕，不知紫姬出了何事，慌张不堪。待得鸡鸣，即刻起身，匆忙要回紫姬住处。三公主年幼，有乳母等睡在近旁服侍。源氏自个开了边门转身即走，慌得睡在三公主旁的乳母忙扶三公主坐起目送。天色尚未大明，雪光一片，模糊难辨。源氏走后，衣香犹目散漫室中。有人便吟“春夜何妨暗”之古歌。庭中残雪铺排，犹似毡毯。源氏来到西厅，一面低吟白居易“于城阴处犹残雪”之诗，一面伸手敲格子门。因长久夜出朝归，是故众侍女未

曾提防，尽皆熟睡。许久方才开门纳入，源氏调侃道：“寒气逼人，实在太冷，我在门外守候如此久，身子都僵了呢！我老早归来，是担心你不耐孤袅，这总不算过失吧？”说毕，便伸手扯去紫姬垫身的衣服，慌得紫姬忙藏好濡湿衣袖，扮出和容悦色的情状来，但并不放肆。其姿态甚似雨后梨花，令源氏怦然心动。他终觉三公主虽高贵典雅，但仍不及紫夫人的清丽纯朴。

源氏追思种种旧事，觉得紫姬举止得体，实天指责，然却总是不肯像以前那样开怀畅述，甚为遗憾。是日他整日在紫姬这里，只派人送得一信与三公主，信中说道：“今晨雪寒气袭体，身体不适，拟在此闾居之处稍事休养。勿念！”三公主的乳母看了信，回道：“当将此意禀告公主方敢定论。”然没复信。源氏深觉如此回复太失雅趣。他惟恐朱雀院闻知冷遇新人而心中不快，便欲常住那边，以掩人耳目，可又怎离得了紫姬？他暗忖：“此等两难之事，原也曾料到。唉，如何是好？”思虑及此烦恼甚多。紫姬也觉如此怠慢新人，恐有不妥，便私下过意不去。

翌日源氏照例起身很迟。便写一信送与三公主。虽三公主少不更事，但源氏书写仍是十分讲究。诗道：

“不为大雪隔归道，只因身为朝寒困。”便将信附于新折的梅条上，召来使者，吩咐道：“你将这信从西面走廊送过去。”他便身穿白色便服，临窗赏庭中雪景。一边捻弄手中多余的梅枝，一边细看那略略消融，但尚“等待友朋来”的残雪上降下的新雪。一只黄写此时忽地挂在红梅梢上婉转啼鸣，见此，源氏便吟“折得梅花香满袖”之歌。良久，方藏了梅枝，撩起帘子向外眺望。那姿态洒脱优美，犹如玉树临风，实难想象他是一个为人父且身居高位的重臣。他走进内室，将梅枝送至紫姬鼻端，说道：“是花，就应有这种香气才好！倘樱花同时开放就太好了。”正闲话着，三公主的回信送来了。信纸红色，装帧华丽。源氏略显狼狈，暗道：“如此幼稚之笔，怎可出丑于紫姬面前？还是不让她看为妙。并非有意疏远，实为公主颜面着想。然若将信隐藏，紫姬岂不多心？”念及此，于是展开信纸一端，让紫姬观看。紫姬斜倚身子，眼梢窥见。诗道：

“雪花迷入春风里，转瞬身融碧云中。”笔迹果然拙劣稚嫩。十四岁之人笔迹怎如此不雅？紫姬暗忖。但她佯装未见，默然不语。倘是别的女人之事，源氏一定早已私下在紫姬面前品头论足了。可三公主身份尊荣，那能妄加评说呢？他便抚慰紫姬道：“如此，你可放‘动了’吧？”

为去三公主处，源氏今日特意里外修饰了一番。众侍女初次见他此身打扮，大加赞叹，很为自己有如此漂亮主人得意。几个年老的乳母说道：“不要太过欢愉！大人虽是漂亮，只怕后头闹出事来呢！”众侍女喜忧参半，很觉扫兴。三公主的房间一向世布置得富丽堂皇。然她毫无兴趣，时常身穿臃肿的服装，身材瘦削难见。她见了源氏仍像孩子一样，毫无羞涩，倒叫人怜爱。源氏暗想：“朱雀院虽无雄才大略，却极为擅长各方风雅之事。何以教出一个如此平庸不堪的公主呢？还说是他的掌上明珠呢！”他虽觉遗憾，却并不厌恶。三公主河源氏一向言听计从，凡她知道的无不率直相告。那天真烂漫之态，真叫人怜爱难舍。源氏想道：“如此毫无情趣的女子，我倘是少年，定当舍弃！但现在年长观念变，哪能找到出神入化的妙人儿呢？且将人优劣皆集于一身。在旁人眼里，三公主说不定还是个尽善尽美之人呢？”他想起和紫姬同床共抗多年，其诸多品性与三公主相比，要优越得多。因此对紫姬愈发情探意笃。纵使暂别一夜，或是一日不见，便有相隔三秋之感。如此钟情实乃奇怪。

却说朱雀院定于本月挪居寺中，临别之时写了好几封诚恳的信给源氏。信中所述，尽皆关于三公主之事。说道：“吾弟不须顾忌我之感想。凡事但凭尊意。”这话虽屡屡提及，然公主到底年幼，他心中实难放心。又特地写一信给紫姬，言道：“小女年幼无知，托庇门下，务望夫人怜其幼稚，多加看顾。况且夫人与小女还有亲戚之谊呢。”

未绝凡心弃红尘，魔障阻隔入山道。爱女心切，直言不讳。唐突冒昧尚请原谅！”源氏也看了这信，对紫姬道：“写得如此可怜，你应写信告知你意。”说毕唤传女取出酒肴果撰来，款待信使。紫姬实在不知如何措词作复。但她以为不必过急答复，便感慨地写道：“难绝尘缘因有情，莫入空门断凡心。”写毕，犒赏使者一套女装和一件女子常礼服。朱雀院展阅来信悄然而叹：紫姬的书法文笔极尽优雅。那从小娇惯，幼稚无知的三公主如何能与才貌兼备的紫姬媲美？真是忧心忡忡啊！即将入山的朱雀院，可堪忧虑的事情太多了。女御、更衣皆告别回娘家去，尚侍俄月夜已挪居到弘徽殿母后的旧居二条院中。这也是朱雀院的一块心病。尚侍欲随朱雀院一道火山，削发为尼。可朱雀院劝阻道：“此刻随我出家，似有意效仿，有失郑重，尘缘难免未绝。”

源氏与尚侍俄月夜曾有一段露水情缘。多年以来，源氏对她一直索系在心里。常思寻个机会见她一面，以慰衷情。可是二人身份高贵，不免顾虑重重。自出了那件轰动一时的须磨之事件，源氏的举动更为小心谨慎。然俄月夜现已闭居寂地，正欲出家传佛。源氏颇想得知她的近况，因此思念之心更胜昔日。他便时常借口写信与她，追述情怀。而俄月夜以为早过了追风逐月的年轻，是故不避嫌疑地回信于他。源氏看了她的笔迹，甚觉此人较过去更为深沉圆熟。他相思难忍，遂频频写信向俄月夜传女中纳言君，倾诉重重心事，此人先前曾拉拢二人。又召来曾作过和泉守的中纳言君的兄长。开言道：“我欲与她隔帘对诉，望你能议妥，我便一径前来。我现为身份所累，不便称扬此事，故须细密进行。想你也不会张扬出去，我亦便可放心。”

俄月夜得知源氏想与她幽会，心想：“这又有何必要呢？这个薄情郎！昔日我尚且痛恨于他，而如今我正沉溺于离别上是的悲哀之中，又岂能与追忆旧情呢？事情固然不会泄露，但‘心若问时’，叫我如何‘已安’？”前和泉守只得将此意禀复源氏。源氏暗忖：“从前轻浮无理之事，她尚不曾拒绝我呢！虽然她有和上星离别的哀伤，但她过去与我也是两情依依，现在却又装出清白女子模样来！须知‘艳名广播如飞鸟！’如今又岂能抹掉光前绯闻呢？”思虑至此，便下定决心亲去探访。事前对紫姬说道：“闻听二条院东院的常陆小姐久病。一向杂事缠身，至今尚未前去探望，甚是对她不住。欲昼间前往，恐不甚稳妥，故拟夜间悄然前往。”于是便细心打扮，妆饰讲究。紫姬见他今日这般模样，甚觉古怪。她约略猜到了几分。原来自从三公主入院后，她对待源氏，凡事皆与从前大相径庭。隔阂已生，是故只是装作不知。

这日，他也不到三公主那里，只派人送信探问而已。整日在家中给衣服黄香。夜幕下垂，黄昏迫近，便带领四、五人悄然离开宅邪，乘坐一辆竹席车，往二条院而去。到了宫邪，叫前和泉守进去通报。俄月夜听得侍女传报源氏已经驾临，不由大惊，皱眉喷问：“不知这和泉守如何回禀他的？”传女劝道：“躺是随便找借口打发了他，实在不合礼数。”便自作主张，将源氏让了进来。源氏传达了慰问来愈后，说道：“敢请尚待轻移莲驾，隔帘对诉可好？如今浮薄非礼之心早已消除殆尽，望放心可也。”他再三恳请。俄月夜推却不得，只得唉声叹气，膝行而出。源氏兴奋起来，心想：“她还是没变，仍和先前一样容易亲近。”二人虽由帘幕隔开，但因曾耳鬓厮磨，肌肤相亲，互相听得落座之后，各自不免嗟叹往昔。源氏的客座设于东厅厢房中，连通厢房的纸隔扇却严实地紧锁着。源氏恨恨道：“倒好像防少年份花贼似的！别来数年，往事仍历历在目。待我如此冷淡，未免太过无情了！”此时正值夜半，鸳鸯于池塘符藻间凄鸣不已，顿添悲凉。源氏见邪内阴暗冷清，人影稀疏，较昔日荣华大相径庭，不由感慨万端，流泪不止。并非模仿平钟，而是真的落泪。源氏已不再若浮躁少年，言语也甚为稳重。此时他却探手拉动纸隔扇，欲将其拉开。随即赋诗道：

“久别又逢君，却似已疏隔。热泪沾襟下，难抑此心悲。”俄月夜答吟道：

“难禁热泪下，犹如清水流。行程已断绝，岂能再相逢？”这答语意非所愿。然而她想起那轰动一时的须磨往事，乃是为己而起。不由心软，觉得今日再见一面，亦是缘份，并

不妨大碍。俄月夜本就心存怀念，近年虽见识了种种人情世故，也深海自己往日轻率，一直操守不移。然今夜幽会，勾起她埋葬心底的旧情，便觉昔日欢事近在眼前，而不能坚贞自守了。俄月夜仍如当年一般柔媚多情。她一面恐惧流泪，一面又贪恋欢情，前后为难，愁苦不迭。源氏见此种神情，觉得比新相知更添风韵。虽然天露曙色，仍欢情企结，不忍离去。黎明天空，晓霞绚丽，飞鸟成群，鸣声婉转。春花凋谢，枝头新绿。源氏想起：昔年内大臣兴办藤花宴，正是这初夏时令。当时情景，虽间隔数年，仍栩栩如生，实甚依恋。中纳言君开了边门，准备送他回府。但源氏走到门口，又回转来，说道：“藤花如此美丽，是如何染成此等动人色彩的呢？我实难舍这花啊！”他徘徊不忍离去。其时旭日东升，源氏映于朝晖，容貌更为获丽，令人目眩。小纳言君已是多年不曾见他风采，觉得他年纪越大，相貌越是俊美，世间罕有。她不由追思当年，想：“我家尚待跟了这位源氏大人，又有何妨呢？她虽入宫，毕竟不是女御或更衣，只是个外勤的尚待，何须与源氏大人分离。实乃已故的弘徽太后过分多心，才引起了那桩不幸的须磨之事，倡扬一时，使我家尚待受了哈污，担了轻优之恶名，也决绝了两人情缘，实甚可惜。”两人胸中千言万语，哪能尽情叙说？源氏因身份所羁，木得木顾及体统，而这邪内人多眼杂，自该谨慎小心些。日头渐高，心中木免生些惧虑。此时水子已到廊门下，随从人等轻声咳嗽催促。源氏召来随从，令他折来技藤花，赋诗道：

“不悔沉沦终因汝，愿投爱海寻旧情。”他斜靠壁上，神清苦闷不堪。中纳言君看了甚觉可怜。俄月夜忆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心中懊丧万分。然又觉得此人好比花蕊，实在可爱。便答道：

“爱海非真身莫投，不因空言复爱君。”这恰似少年初恋，源氏自己也甚觉荒唐。但也许是周遭无人吧？他又与她订了密约，说了许多情话，方才离去。昔年源氏对俄月夜用情甚深，却时日未久便给生生抛开。是以今日重逢，其情怀路线，亦在清理之中！

源氏回到六条院，偷偷进了房间。紫姬起身迎候，看见他一副春睡未足的模样，心早已明白，面上却声色不露。这使源氏难受得更胜于挨骂。他不懂紫姬何以如此冷淡，对她的情愁却更甚往日。他向她发誓永不变心。此次与俄月夜重续旧情之事，丝毫未露。但昔日之事，紫姬了若指掌，故只得搪塞：“昨夜隔了纸门与尚待谈话，未能尽言。他日还拟重晤，只是得潜踪暗去，以免招人非议。”紫姬笑道：“你真比少年郎还风流哩！可我独自抱枕而眠，好生痛苦！”言毕，泪水终于淌了下来。其泪染珠睫之状格外惹人爱怜。源氏道：“见你这般模样，我心里也很难受啊！我若是错了，你拧我，骂我，皆无不可。但我何曾教你凡事闭锁心里呢？你也真固执啊！”他就极尽言辞地劝慰她。结果关于昨夜之事竟自和盘托出。源氏不立刻去见三公主，却呆在这里安慰紫姬。三公主本人倒不介意，乳母猪人却颇有怨言。倘三公主也嫉恨起来，源氏就得添苦恼了。现在三公主还未解风月，源氏便视她一个美丽可爱的玩偶。

住在桐壶院的那位明石女御，亦即皇太子妃明石小女公子。入宫以来，一直未曾归省。皇太子对她恩宠有加，总舍不得她乞假还家。她素来在家自由玩耍惯了，如今幽闭于宫神，童稚之心极遭苦闷折磨。入夏，明石女御资体欠安，但皇太子仍不肯即刻放之回去。既身体不适，想必有喜了。她刚年方十二，众人甚是担心，费了许多周折，才蒙思准，回二条院休养。她的居室位于三公主所居正厅的东面。她的生母明石姬形影木离地陪她，自由出入宫端禁地。这也是前生造福。紫姬要去探望明石女御，并顺便去会会三公主，对源氏说道：“令其打开界门，让我去望望三公主吧！我早欲探访她，一直苦于不得良机。现在见见面，以后才好自由来往。”源氏笑道：“此言正合我意。三公主尚年幼无知，正好你可多多教导她，帮助她长进。”紫姬对三公主还在其次，倒是和明石女御的母亲，即那位绝世佳人明石姬晤面，更甚紧要。遂郑重其事地梳洗打扮，直至亮丽无比。

源氏到三公主房中，对她道：“薄暮时分，紫夫人要来探望明石女御，顺便看望你，和你叙叙话，大家亲近些。她脾气随和，也是小孩子性格，和你做做游戏倒挺匹配的。你应该

与她谈谈。”三公主不紧不慢地答道：“挺羞涩的，叫人讲些什么呢？”源氏说：“应对之事，视情形而定，到时自然想得出来。只要坦率亲近，不故意冷落她即可。”如此详细地教导了许久。源氏极欲紫姬和三公主亲善相处，却又忧虑紫姬会看出三公主的幼稚无知，面子上过不去，让大家都扫兴。紫姬已决意探访三公主，并为此准备，心里暗忖：“在六条院内，那些夫人们无一可与我比肩。惟我幼年不幸，由源氏君领养之事，有失体面罢了。”她恍恍地熔，自怜自爱，写字消遣时，笔下古歌尽皆弃妇怨女之词。她自家也很诧异：“由此思之，我命定不幸了。”近日源氏见了三公主与明石女的美貌，现在到了紫姬房中，觉得眼前的紫姬，也看不出有何独特之处。这大约是天天在一起看惯了的缘故吧！然而六条院中，毕竟还是她为群芳之主！这可真是奇迹。她气质高雅，浑身绝无假疵。相貌闭月羞花，姿态妇静之极，加之种种熏香的作用，遂形成这超凡脱俗无以复加的美丽了。她的美貌是与日俱增，同年共长的人，叫人永远觉得清新，而不会有厌腻之感。源氏甚为奇怪：何以如此之美呢？紫姬见源氏入内，忙将字纸藏于砚台底下，却被源氏寻到，细细玩来。其书法虽不高妙，却不乏秀雅。上面有一诗：

“红叶点点出绿树，衰秋日渐怪我身。”源氏便在其旁添写一诗作答：

“松柏终究不改色，缘何获花落秋境？”紫姬心中的怨意，得机便会流露出来。但她极力自制，不露声色。源氏甚为叹服。难得今夜闲暇，他便抛却顾忌，悄悄溜出去与俄月夜幽会，他深知此事行之不得，但不管如何抑制，终是徒劳。

明石女御对义母紫姬的亲昵信赖，胜过生母明石姬，紫姬也百般疼爱这个出落得十分美丽的义女。紫姬和明石女御亲切地叙谈一会，便走出界门，与三公主相会去了。三公主那一派天真的孩子气，使她心下大感安慰，便以母亲的口吻与她会谈彼此的血缘关系，又唤来乳母中纳言，对她说道：“请恕我冒昧。论血统，我和三公主还是姑表姐妹呢！可惜至今才有机会见面。你们可要常去看望我。”中纳言道：“我家公主幼年丧母，上皇新近又遁入空门，孤苦无依，也没人怜爱。今夫人如此厚爱，真乃天降祥福。出家的上皇亦有此愿：希望夫人真诚相爱，多多关照这幼稚无知的公主。她自己也很依恋夫人。”紫姬说道：“上皇赐书以来，常思竭力效劳公主。只恨我才德疏浅，辜负厚望，惭愧之至！”她再无顾念，象对小妹一般，就三公主喜好的话题，诸如欣赏图画，游戏玩乐等与她闲聊，二人都如小孩般兴致勃勃。三公主觉得诚如源氏所言，夫人亦稚气尚存，她那无邪心更依恋她了。此后，二人书信不断，凡有趣的游戏，总是共同赏玩。曾有人断言，三公主进六条院后，源氏必将移情新人，抛却旧人。谁料及三公主人居后，紫姬所受宠爱，更甚先前。世人仍欲闲言碎语，却因两人相处和谐，而自然消失了。源氏家声誉也得以保全。十月里，紫夫人为源氏举办药师佛供养以为寿庆。地点设在嵯峨野的佛堂里。因事前源氏特意劝她不可大事铺张，是故所有布置全是私下准备的。然而也作得够像样的。佛像，经盒和包经卷的竹费都精美得教人几欲误将这佛堂当作西天极乐世界了。所诵经卷为《最胜王经》、《金刚般若经》和《寿命经》，规模浩大。这嵯峨野的秋景甚美，况且闻知佛堂也颇为精致，因此满朝公卿都来参与祈祷。一路上车马络绎不绝，红叶照眼。请大人全都致送了许多精美物品，布施给诵经僧众。

斋期到十月二十三日圆满结束。于是大办贺宴。紫夫人虑及六条院人口密集，余地无多，故将寿筵设在她的私邸二条院中。她亲自督理一应主要事务。诸夫人主动前来，听从紫夫人差遣。将侍女房间全都腾空，精心布置了，用作殿上人，诸大夫等人的飨宴之地。作为客堂的正殿照例装饰得金碧辉煌。寿星的座位是设嵌螺钢的精美椅子。主屋西面设得一间储藏室，内有十二个衣架，挂满各类服装及被褥等物，外罩紫色线绸。源氏面前的两张桌子，覆着中国经罗桌毯，色彩层次分明，艳美无比。装插头花的台，用的是雕花沉香木的台足。插头花中有栖于白银枝上的黄金鸟，创意机巧。乃明石夫人的杰作，明石女御以作寿礼。紫夫人的父亲式部卿亲王赠的四折屏风，摆放在寿翁座位后面，照例绘的是四季山水，泉水与瀑布都绘得异常新颖别致。北面靠壁摆了两个柜子，内盛种种装饰品。南厢设

的皆是王公大臣的座位，左右大臣，式部卿亲王及以下诸人，并无或缺。舞台两侧张着大幕，以供乐人休息之用。东西两边设得屯食八十客，又有盛犒赏品的四十个中国式礼柜。至宋时，乐队来了，乃奏《万岁乐人《皇席》等舞曲。薄暮时分，奏出高丽笛曲，表演《落蹲》舞。这可是难得的舞乐。是故曲将终时，中纳言夕雾和卫门督亦步入舞场，一曲终了，又重展新姿片时，方隐入红叶林中。那临去的面影，让观者颇感意犹未尽。许多在座客人不由回忆起多年前举办红叶贺时源氏公子与头中将共舞《青海波》的情景。两人的容姿、威望与情性皆酷肖其父，年纪亦与其父当年相仿。这两代父子，前后起袖共舞，何其相似！于是各人叹服：两代挚友，翩跹荣贵，想必前辈荫福也。主人源氏忆及无限往事，也慨叹不已。天色将暮，乐队要退场了。紫夫人的家臣长官走到盛犒赏品的中国柜前，取出种种物品，一一犒赏乐人。众乐人肩所得白绸，绕假山，绿湖堤，顺次退出，远望一片银白，真叫人疑为催马乐中所歌的千龄鹤的羽衣。

乐队既退，堂上始开管弦之会，亦是极富情趣。皇太子处负责备办琴瑟之类。朱雀院所传的琴声琵琶，冷泉帝所赐的箏，其音色都已闻惯。这些乐器很难合奏一次。每每闻得，都勾起对先前宫中光景的回忆。源氏想：“已为尼僧的藤壶母后尚还在世而举行四十，我必当首先主办。可惜她在世时，我竟未尽得一点心意。”每念及此，总觉怅憾。冷泉帝每每念及母后之早逝，也倍感世象无常，人生乏味。他想对这位六条院主人，敬之以父子之礼。但这些事怎好公开奉行？是以寝食难安。今年源氏四十大寿，他也想驾赴六条院贺寿，但源氏深恐招致流言，屡屡谏驾，冷泉帝终不得一申其意耳。

过了十二月二十，秋好皇后归省六条院。她欲在年终再为义父祝寿。她特请奈良七大寺僧众来诵经，布施了四千缗；请得京都近四十寺的僧众诵经，布施四百匹绸绢。她欲借机表达对源氏养育之恩的至诚报答。又念及倘父亲尚未谢世，必也要尽力致谢。故她又兼怀代父母祝寿之意。然而源氏曾坚决辞谢了朝廷的祝寿，故秋好皇后不便铺排，只得删对许多既定计划。源氏道：“我遍寻前例，凡四十而庆寿者，皆夭寿之人。故此次切勿太过铺张，闹得沸沸扬扬。倘我真有五十之分，到时再沸扬一番，与我祝寿吧！”但秋好皇后仍效朝廷之仪，排场盛大。

寿宴在秋好皇后所居西南院中举行。室中装饰豪华辉煌，诸事与月前紫夫人祝寿时大致相若。依正月初二宫中“大飧”之法赏赐官员。用女子衣装赏赐诸亲王；用一套白色女用常服赏赐未任参议的四位官员。五位大夫、及普通殿上人，此外还各赐缠腰绸绢。其中皇后为源氏特制了精美的装束，内中玉带与宝剑乃皇后的父亲前皇太子之遗物。睹物思人，又添感慨。仪式集中了绝世无双之名物，实乃盛况空前。

冷泉帝既已决心为源氏祝寿，自不甘罢休。便嘱托中纳言夕雾出面操办。此际恰逢右大将因病辞职，冷泉帝为使寿宴锦上添花，遽然摆升夕雾为右大将。源氏闻报甚为欣悦，但仍谦逊道：“如此速升，实乃万分荣幸，惟为时过早。”夕雾将寿宴置于其继母花鼓里所居东北院中。虽为家实但仍奉旨行事，是以极为隆重。各种飧宴，皆由宫中内藏家与谷仓院负责筹办。头中将负责筹备屯食、遵御意，仿宫中式样而作。参加寿筵的有五位亲王、左右大臣、二位大纳言、三位中纳言、五位参议，殿上另有众多冷泉帝，皇太子及朱雀院身侧之人。冷泉帝降旨，由太政大臣采置源氏的座位及用品。太政大臣亦奉旨参加庆典。源氏毕恭毕敬地就座受贺。太政大臣之位正对着正屋中源氏之位。此位太政大臣容貌隽秀端庄，身材高大魁伟，风华正茂，好一副富贵之相！主人源氏则总不改昔年翩翩公子之态。四壁屏风是淡紫色中国绿缣。上有皇上御笔墨画，美不胜收。墨色华彩逼人，较之美丽的彩色春秋风景画，则别具情趣，颇有天渊之别。既为皇上御笔，自然尤觉珍贵。盛装饰物所用柜子、弦乐器、管乐器等，皆出自宫中。

夕雾新罹右大将之职，威降势盛远盛昔日。故今日的仪式自是隆重非凡。冷泉帝所赐四十匹御马，早有左右马家及六卫府官人依次牵来，列于庭前。其时天色将晚，乐人照例表演《万岁乐人《贺皇恩》等舞乐。但仅为走走形式。旋即舞罢，管弦之会便即开幕。因太政

大臣亲身参与，众人无不竭力献技，合奏更为出色。琵琶依例是莹兵部卿亲王弹奏，其所擅甚博，实属罕见之才。源氏弹奏七弦琴，太政大臣弹奏和琴。源氏久违太政大臣之和琴妙音，今日重闻，更觉优美之极，振人心弦。故他也大展身手，倾技以施。两人合奏之乐音，优美绝伦。弹毕，两人共叙往事，又说到当今光景：亲戚之谊愈深，友爱之情更浓，凡事皆坦言商讨。二人言语投机，心景愉悦，杯盛之间，逸兴泉涌，至醉后，忽徒生感伤，泣下不止。

源氏赠送太政大臣优良和琴一张，太政大臣所喜好的高丽笛一支，另有一只紫檀箱，内装多种中国书籍与日本草书假名书本。在人马家官人所奏雄壮的高丽乐声中，源氏令拜受了御马。右大将夕雾分发了犒赏六卫府官人的物品。因源氏一向尚简，此次凡规模盛大者皆予以删除。但冷泉帝、皇太子、朱雀院、秋好是后请人，情谊甚厚，身分又高贵，故这寿筵仍极为体面。推美中不足者，源氏膝下仅有夕雾一子，稍嫌寥落。但夕雾之才华，声威及人品皆罕有其匹，源氏心中也略感安慰。回思其生母葵夫人与秋好皇后之母六条妃子曾积怨甚深，凡事计较，但两人的后代如今均甚尊贵，可见世事莫测。是日，呈奉源氏的服装等物，皆由花散里监制；犒赏及其他事务，则由三条院云居雁夫人筹办。花散里夫人尚不参予六条院中各种逢节盛会，甚至私家寻常乐事都只当与己无关，听听罢了。故无论何种盛会，她总目认不够资格扮演重要角色，但因她与右大将的母子之缘，故而今之寿宴，也颇受重视。

冬去春来，新年伊始。明石女御产期临近，放自朔日始，便诵经祈祷。举办过法事的寺庙，不可胜数。源氏因曾见葵夫人难产而死，放心有余悸。紫夫人未曾生产，虽为憾事，且落得如今寂寥清冷，但反言之，亦未尝不为一大幸事。且明石女御年龄甚小，能否平安生产，委实令人担心。到了二月，明石女御气色不佳，身体极为痛苦。众人惶恐不安，十分担心。阴阳师道：“移居别处或为上策。”然若移出六条院去，距离遥远，照顾不便，又令人很不放心。最终，移居至明石夫人所居西北院厢房中。此处有两大间厢房，被走廊环绕。即刻于此处修筑法坛，聘请众多得道高僧前来，大声念经祈祷。其母明石夫人想到此事安危与自己命运好否休戚相关，心中亦不胜焦灼。

那出家为尼的外祖母，如今年事已高。她能见到这身居女御的外孙女，恍若身在梦境。便即前去亲近她。明石夫人长年于宫中陪侍女御，并未将身世俱合于她。可这老尼乐不可支，一到她身旁，便淌着泪，用微微发颤的声音为她讲述昔日旧事。女御初觉她甚为奇怪，不觉生厌，只是盯了她看。继而记起她原有一个外祖母，便权且听她讲。后终与她亲善了。老尼姑便将女御诞生时的情形及源氏滴居明石浦之事一一讲给她听，又道：“主君将离明石浦返京时，我等皆叹惋伤怀，以为宿缘已尽，今生不得复见了。孰知贵女降生，改变了我等命运。真乃洪福托天啊！”讲到此处，眼泪已簌簌而下。明石女御心想：“此等旧事实在令人感慨。若非外祖母告知，我恐永难知道自己身世了。”不禁也暖泣起来。继而又想：“如此看来，似我这等身分之人，本不应居高位。全赖紫夫人抚育，外人方未敢小视我。我素来以为自身高贵非凡，平日于宫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恐世人皆于背地里咒骂我吧？”此时她方知道自己身世。她生母身份卑微，她原已知晓，但对自己身世，及如此偏远的穷乡山野，一向不知。许是太娇惯，不谐世事之故吧？

老尼姑又告诉她：“外祖父明石道人如今已同仙人，过着闲逸绝尘的生活。她甚觉可怜，思虑万千，烦乱不堪。长吁短叹时，明石夫人进来了。此日举办法会，各处法僧云集，院内喧嚣纷捷。女御身边侍女不多，仅老尼姑侍于身侧，神色喜悦颇为自得。明石夫人见道：“哎呀！这成何体统？你理应躲于屏风之后。风大，常吹起帘子，外人从糖隙里一望便见。似医师般守于身侧，倘叫人看见，岂不笑话于你。”老尼姑神气地侍坐于旁，自许样子并不难看。加之年事已高，耳聋重听，见女儿与她说话，侧头问道：“啊，何事？”老尼姑年龄实不甚高，不过六十五、六岁。穿着整洁素雅，气节亦颇高。不过此际泪水盈眶，眼皮浮肿，样子略显怪诞。明石夫人度其正为女御道前尘往事，心中不免发慌，便

道：“你在胡说什么？竟将往事说得如此光怪陆离？竟若做梦一般。”她含笑凝视女御，但见她清秀妇熟，娇柔可爱。只是似有心事，比平日沉静许多。明石夫人从不将之当女儿看，而觉其为可敬贵人。她生怕老尼将辛酸往事向女御一一道出，使她心情烦乱。她本想在女儿当了皇后后，方将往事叙说与她。如若此刻告之，纵然不令她伤感沮丧，也会令她扫兴之极。

法事完毕，众僧皆退。明石夫人端过一盘水果，对女御道：“吃些水果吧。”她想借此替她排解忧闷。老尼姑呆望着女御，更觉她姿态优雅，容貌端庄，可爱无比，不自禁掉下泪来。她微张着嘴，呆楞怪异，内心喜悦，却眼角噙泪，一脸哭相。明石夫人觉其样甚为难看，便使眼示意，然老尼姑不以为意，吟诗曰：

“老尼偶然入仙室，喜泪难禁且莫怪。即或在古代，也不会怪罪我辈老人。”明石女御乃砚套取纸，书道：

“老尼可否作向导，寻访草庵至天涯。”明石夫人看罢，忍禁不住，泣声吟道：

“辞别尘世居明石，亦念子孙望京华。此诗尚可排忧解愁。明石女御昔年泣别祖父明行道人，离明石浦来京都诸情景，她现在已全然不知。心中甚觉遗憾。

三月初十后，明石女御平安分娩。此前，众人认为此乃凶多吉少之大难，不胜担忧。怎却分娩如此顺利，况又生下一位皇子，委实欢欣之极。源氏悬心亦放。女御如今所居卧室，隐于正屋之后，很接近其他房室。消息传出，各处络绎前来恭贺，排场盛大无比，贺礼也很贵重。这在老尼姑眼里胜是“天宫”！但这居处颇显狭窄简陋，礼品甚多，拥挤不堪。

于是准备移至东南院紫夫人曾住之屋。紫夫人闻喜也来相贺。但见女御淡妆素衣，怀抱皇子，俨然母亲一样，煞是可爱。没有生育之验也难睹生育之事，故紫夫人此番见之，甚觉新奇可爱。初生儿娇弱无比，故紫夫人朝夕照护，甚为仔细周到。亲外婆明石夫人见紫夫人极为喜爱皇子，便一切让其作主，自己专传汤沐之事。司理汤沐之宫女典诗，自来助明石夫人。有关夫人身世详情，内待亦略有所闻。倘若其品德稍有破绽，女御定然有失颜面。但明石夫人雍容典雅，气度非凡。典诗不觉对之极为谦恭。此番祝贺极盛，与往昔无二，无须赘述。

产后六日，明石女御由西北院移居东南院。七日夜，冷泉帝也贺仪胡赐。朱雀院出家已久，未能躬身探视，乃命头并，取出皇室诸种珍宝赐赠女御，稿赏衣物均由秋好皇后安排，其礼隆重胜于朝廷。次者请亲王、大臣，均按皇家规格办事，力求完美。一向简约的源氏也为此事大办贺仪，盛况空前。其精心设计之雅致意趣，颇为后世所师。

平素源氏极宠这皇子。这日源氏抱着小皇子，远道：“夕雾从不携子见我，我当了爷爷，尚未见过孙子。这下可好，有此可爱外孙逗弄。”他疼爱这小皇子，理所当然。小皇子似春笋一般长势甚快。乳母暂不用新人，惟从原有侍女中择优任用。明石夫人性活高雅，为人谦逊大方，从不小视他人，人皆称之。紫夫人与明石夫人曾有小隙，而今托小皇子之福，两人不再相轻，变得亲昵起来。紫夫人性喜小孩，乃亲为小皇子制作“天儿”^④并朝夕照护，极为细致，颇见其爱子之心。那老尼姑甚念此小外曾孙，奈何每次只能匆匆相见，故每次别后念之甚苦，几乎要其性命。

明石道人虽不问世事，然闻知女御诞生小皇子之喜讯，极为兴奋，谓诸弟子：“今我可潜心修道，往生净土。”于是准备入山，将住宅改为寺院，周围田地器物皆捐作寺产。此播磨国有一郡，内有深山，罕无人迹。数年前，明石道人便选中此山，购之以备晚年隐居之用。只因尘世未绝，一直闲置。如今喜得外孙，尘世之间，无甚牵挂，便欲遁迹深山，勤心事佛。近年来因无甚事由，久未入京与老尼姑面晤，令偶通三言两语，相互问讯。然今将永离红尘，故修长信一封，送与明石夫人，聊以述怀：“近年来，我与你同居一世，然我自觉已非此世中人。且我素悉汉族经典，不熟假名书信，读之颇为费神，必将怠慢，实无神益。故无殊事，不与你等通问。今悉：外孙女已入宫为太子妃，且已得一小皇子。闻之颇为欣慰。此事自有缘由，待我告你：‘我本为山野粗民，拙陋不足以复恋尘世极乐。

然六根多年未净，每诵经念佛之际必先为祈祷，次析自己往生极乐之事。你诞生之年的二月中，我曾夜梦我右手托须弥山，日月升自山之左右，万道霞光，普照世间。我则隐身山阴，不受日月光辉。尔后，我将此山浮于海面，并驾一小舟逐波西去。‘梦后暗自冥思：不曾想我这卑微之身将有发迹之兆。然如何能蒙此大幸呢？恰于此时逢你诞生。我查经阅典，确信梦之先兆说。因而不顾家世低贱，蝉精竭虑教养你。又念能力不足，此梦难圆，便辞京都，归返故里。自任播磨国守之后，立誓不复入京，于此了结余生。但因梦想不死，曾对佛像窃许数桩祈愿。今夙愿已了，你亦洪福齐天。将来外孙女做国母、宏愿圆满之机，你定要赴诸寺还愿。我深信此梦，今此愿既了，则我往生极乐世界时，亦必身列九品中的上品上生⑤而今我只待菩萨来接。其间，我将于‘水草幽趣多’之深山中勤心礼佛，直至老去。正可谓：

曙光微露天欲晓，方得今情验旧梦。”又注明月日，外附数言：“你等不必悉我寿终之日，披麻戴孝，一应免之。你只须自视为神佛化身，为我多积功德即可。享福之日，莫忘后世之事！若能了往生净土之愿，则于彼岸必能重聚。”又将于住吉大寺所陈愿文装入一沉香大木箱，封好随函送来。

致老尼姑之信并无他事。但说：“我定于此月十四日离庵入山，将此老朽之身施于能狼。但望你长命于世，以遂夙愿。你我当在彼岸再会罢！”老尼姑看罢信，便向使僧探问详情。僧人答曰：“师父写信后三日，便隐于深山罕无人迹处。贫俗等虽欲相送，担刚至山麓，即被遣回。只一增二童相随。师父往日弃家学道，我多谓之极悲。岂知此次更甚！师父近来礼佛之余，或弹琴，或奏琵琶。此次临行，奏此二乐器佛前辞别，并将之捐与佛堂。其他请器，多捐赠寺院。余者分赠平素亲近弟子六十余人，算作遗赠。剩者皆运至京都，以派尊处使用。师父弃我而去，隐遁深山云雾间，誓无反顾。雁过陈迹，颇叫人伤感。”此增乃明石道人自京都带回，自幼护养成人，今已为老法师。此次明石道人归隐世外，他不胜凄凉。即便是释迦牟尼佛诸弟子中圣者，虽信佛涅槃后常住隐灵鹫山，但当“薪尽火灭”之际，仍不胜沉痛。故老尼姑闻知，如生离死别般悲伤不已。

此时明石夫人陪女御住于东南院。老尼姑遣人告之明石浦来信之事。明石夫人如今地位显赫，非有要事，难与老尼姑互通问讯。今闻亦悲，极为忧虑，即私来北院。一进室内，便见老尼姑神情萎颓凄凉。忙走近灯前，捧阅来信，泪流不止。此事于他人，推小事而已。然明石夫人，思恋父女情深，今慈父永别，不胜悲伤。她含泪阅毕父亲信中所说梦事，暗喜自己前程在望。她想：“照此来说，那年父亲一意孤行，强将我嫁与身份不相称之人，乃凭据此梦，远怀高举之志啊！”此时她才悟得父亲当年苦心。老尼姑疑虑颇久，方对她道：“我托你洪福，能坐享富贵。门庭生辉，实幸运之至。然我之悲状，亦数倍于常人。我虽非出身名门，但舍弃京都旧居而流浪荒浦，已觉苦比常人。我与汝父幸逢此世，却异地而居，夫妇相隔。但我并不在意，惟愿他日同生极乐，再续来世之缘。孰料蛰居多年，你重归往日背弃之京都。眼见你等荣华富贵，甚为欣慰。然念乡之情，时袭心头。今生与汝父就此永诀，真乃憾事。汝父未出家时，性本殊于常人，常看破红尘！但我与之青梅竹马，情深意笃，难分彼此。何以相君甚近，今却忽成永别？”她动情倾诉，悲拗欲绝。明石夫人也甚伤心，哭道：“我本微不足道之身，蒙上天赐我渲赫，资比他人。可今生与父永别，实乃我余生之恨！我近来所为，莫不以亲心为念。今老父隐遁山林，一旦天年殆尽，我这苦心岂不无处可表？”是夜母女共道哀情，直至破晓。明石夫人道：“六条院君今日老见我不在东南院，定然怪我不检点。我本无所顾虑，然怕伤及女御颜面，故行动不敢自专。”便急于晓前回去。老尼姑忽道：“叫、皇子近况如何？我甚想他呢。”说着又自垂泪。夫人答：“不久你终会见到。女御很是亲近你，常谈及你呢！主君也时常提及，他曾说：‘恕我不祥。若换得朝代，小皇子做皇太子时，老尼姑尚长生于世才好。’恐他窃有筹措吧！”老尼姑听毕含泪笑道：“哎哟，如此说来，我命还真大幸！”明石夫人遂携道人文件箱而归。

皇太子多次催促明石女御回宫。紫夫人道：“他本宠你，今且平添一喜，叫他如何不念你？”便暗中为小皇子母子入宫打点。明石女御鉴于回宫后难以乞假省亲，颇想在家多呆些时日。她年纪尚小，此番生产又颇费周折，故姿容消瘦，不胜单薄。明石夫人等甚忧之，便道：“在家多调理几日，待康复后再入宫吧！”源氏道：“如此模样，皇太子见了定会更可可怜她吧！”紫夫人一行各自归去。傍晚人少时，明石夫人至女御房中，告之文件箱之事。又道：“我本算计在你做皇后之前，将木箱代为藏管，暂勿让你知晓。可沧海桑田，人生无常，天命难料。倘若在你心愿未遂之际，我便天命消尽。按我身份地位，必不能与你诀别。故我终觉此法不妥。倒不如趁我尚活人世之时将这琐事告之于你。此信文字晦涩，难以阅读，但也一并给你。祈愿文你可置于近便柜中，便时务必一读。其中所许之愿，将来务必酬还。此事切不可泄于远人。你前程业已无虑，故我拟遁世为尼。近来此心更甚，以致诸事无心。紫夫人之恩惠，你要铭记。她对你关爱周至，愿她福寿齐天，大幸于我。你本该由我抚育，然因出身卑微，只得处处谦抑，将你让之于她。先前我总轻她仅世间平常义母而已，却不曾料到她竟如此诚心待你。这下我亦可放心。”明石女御含泪听其讲了许多，态度恭敬在礼。明石道人信之，词句呆板深奥，陆奥纸约五六页厚实。纸甚陈旧，颜色发黄，但熏香甚浓。明石女御读时感动甚深，泪水沾湿长垂的额发，模样可爱无比。

源氏此时恰在三公主处。他顿开界门，走入明石女御房中。明石夫人不及将文件箱藏妥，便稍拉帷屏以掩之，自己也躲于帷屏后。源氏问：“小皇子醒否？我一刻不见，便念之甚切。”明石女御默怨。明石夫人于屏后答曰：“小皇子为紫夫人抱去。”源氏道：“这成何话！小皇子朝夕被她抱于怀中，片刻不离手。为何让她独占小皇子？她该来此探视才对。”明石夫人答道：“哎呀，这话实在无情！即便是皇女，由她抚育亦无不放心之处，何况皇子。固然娇贵之极，但在那边有甚不放心呢？虽是戏言，也不可如此冷酷苛刻呀！”源氏笑道：“那么，由你们作主，我就一切不管吧！你们大家都排挤我，对我说话神气十足，好生可笑。而令你倒躲于屏后责怪于我！”道毕，拉开帷屏，但见明石夫人身靠中柱，姿容甚佳，颇叫人心动。那大木箱，尚未藏妥，突现眼前，甚是显眼。源氏问道：“此乃何箱？是情人所寄吧？”明石夫人道：“咳，委实讨厌！自己变了个风流少年，就如此拿人取笑。”随即嘴角露笑，却掩不住满腹心事。源氏甚觉迷惑，欲解其意。明石夫人无奈道：“家父所寄，里面所装乃父亲私下祈祷时所诵经卷及未了之愿。他吩咐倘有机会，可与你看。然今不逢时，故免其观。”一语勾起源氏对明石道人那可怜模样的回忆，便道：“道人修行之功，想必不浅。他甚长寿，数年潜心修佛，驱除不少孽障。位尊识博之人，世间不少，然习染红尘浊虑，甚为深固，故虽明达慧贤，甚为有限，岂可与此道人之高洁相较？其佛道颇深，且为人机智风趣。不作俗俗之超脱尘世状，然内心明静恬淡，直彼净土。如今心无羁绊，更可全心事佛往生极乐。倘若我能任性自如，定会前往探之。”明石夫人道：“据传他已通往禽兽不入的深山古地，无迹可寻。”源氏道：“然则此为其遗言乎？有无其他音讯？师姑老太想必极为悲伤吧！须知夫妻之情，比之父女之谊，更为深厚呵。”不觉泪水浪汹。随即又道：“我年深渐知人情，念及道人风骨，便觉思慕切切。况师姑太太与之结发情深，如此生离实乃死别，当如何伤心啊！”

明石姬觉时机已到，暗忖：“老将彼梦告之于他，或能感其怀。”便答：“父书笔迹古怪，如目梵文。然其中颇有可看之处，尊请下视。昔年我辞家赴京，窃以为能绝尘缘。未料相思之情，仍时时袭上心头，至今日盛！”言毕，嚤嚤啜泣，煞是楚楚撩人。源氏接过信一看，道：“油信现之，道人身体极为清爽，尚无衰相呢！无论笔迹或其他，足见其修养殊异，惟处世之道，心尚不足。世人皆言：‘此人先祖曾弹智踢足，效命朝廷。奈何行事外误，落得子孙窘迫，人了不盛。’然今就女子来看，业已显贵无比，决非后继无人。盖道人数年勤修佛道之善报吧！”他含泪览信，看到记梦之处，暗忖：“人皆怪明石道人行为乖僻，狂妄自尊。我亦觉其当年托我一事，实偶然唐突之极。直至后来小皇子诞生，方知彼

此宿缘甚深。然我不信难料之将来。如今看过信，方知其强嫁女儿于我，全凭此梦。盖我昔年蒙冤滴戍，沉沦天涯，也为这小女公子之故。却不知道人心中有何祈愿？”他甚想一览愿文，便在心中虔诚膜拜，捧读愿文。又对女御道：“除却这个，我也有东西示你，且有话告你。”乘便又道：“如今你已知悉此事前后，但你切不可自此轻视紫夫人之深恩。骨肉之爱，本是天理；然毫无血亲之人顾爱，即或一句善言，也极为珍贵。况你生母日日勤待你时，她对你之亲爱照抚依旧周到备至，实乃心善仁慈之人。关于继母，自古有言：“继母养儿表面亲。”此话看似圣明，实则不然。即便有养母怀恶继子，但若继子不较其恶，孝若生母，则养母自会感动悔悟，真心自羞，自念虐待继子，不合天理，便会心生悔改。除却累世冤家，即便两相有隙，若一人诚心以待，对方自会悔悟；此例极多。木然，若为些许小事而强横苛刻，百般挑剔；绝无亲善之色，拒人如恶煞，这便冤仇相继，难以和释。我阅历尚浅，然察人心各异，性情气度，各有所长，皆有可取之处。但倘要找一终身伴侣，郑重起来，则极为艰难。真正淑女，谁有紫夫人。其善良宽容毫不糊涂，足可信赖。”他如此美言紫夫人，足见其他诸夫人在其心中位置。他又低声告明石夫人道：“你颇懂事理，愿你与紫夫人和睦同心，共护这女御”。明石夫人道：“此事不必多说。紫夫人品性，令我欣羨不已。若紫夫人轻我身贱，则女御也不会如此亲我。如今紫夫人对我极为器重，教我喜极又惭。我本卑贱之躯，早该自绝。如今尚在世间叫女御失颜，实属不该。全靠紫夫人极为庇护，毫不责难……”源氏说：“他于你之关怀，倒算不上深切备至。因她不能躬身常侍女御，颇不放心，故将此事与你司理。你并不以母亲身分独断专行，因此请事顺利，叫我心无丝虑，无限欣慰。皇帝身侧若有生性乖张，不晓情理之人，则颇让人为难。幸喜你我身边并无此等人物！”明石夫人叹道：“我素来谦恭有利，实乃好事。”

源氏回紫夫人房中后，明石夫人乃窃议：“他对紫夫人宠爱至深，此夫人品貌，确是无可挑剔，胜人几筹。承此浓宠，理所应当，真叫人倾羨。他对三公主，似乎也不轻视，然宠其日子不多，实在难为了她。她与紫夫人一脉相承，且比紫夫人尊贵，想必更加悲苦。”回想自己，确洪福不浅，好生庆幸。她想：“三公主如此高贵，尚难如意称心；况我卑微之人！今生已无所恨，推念及那遁迹深山的老父，不胜凄凉。”其母师姑老太，惟信道人信中所言“善因信果福地有”之语，常念后世之事，寂然度日。

且说夕雾大将对三公主暗生私情，如今三公主嫁至六条院，近水楼台，他竟难以静心度日。便巧设机会，借以到三公主居处侍候。其间不免窥见或闻知三公主情状。原来三公主年纪虽小，却抓高自傲，且一表威仪。其养尊处优，堪称世之典范，却无世人所崇之优雅气度。身边女侍，多为妙龄美女，惟喜繁华生活与风流情趣。三公主有众多女侍服侍，其香闺真可谓一片乐土。其中虽有性情沉静之人，已知之悲喜，且终日杂此真心欢乐，无忧无虑之群中，又受旁人默化，亦作欢颜之态。尤请女童，朝夕沉溺于无聊游戏，源氏尽收眼底，颇感嫌恶。但其本性，对世事绝不偏执，便以为她们既生性喜好嬉戏，亦不深究，更不加以斥责。谁对三公主行为举止，倾心教导，故三公主颇有长进。夕雾见此想道：“世间淑女，实乃少之又少！惟紫夫人，无论人品性情抑或才貌仪态，数年来，未有人看出一丝缺陷。其性本沉静，心地慈善，且从不下视他人，又永保自尊，气度愈加令人尊爱。”那回所窥紫夫人面影，明晰浮跃心头，难以忘怀。他回思自己夫人云居雁，虽觉情爱甚深，然此人毕竟缺乏那种显贵雅丽之趣。虽亦温婉驯善，怎奈夕雾已见恨不惊，无甚意趣。但觉六条院里诸女子，身段容貌各有所长。撩人春怀，倾恋之心难以自抑。这位三公主，照其身分，当受父亲宠幸，然其父在外人面前竟无所表示。夕雾虽怀此念，却不敢作非分之想，惟觉三公主深值怜爱，指望有缘幸她。

且言柏木卫门督常在朱雀院邪内出人，与朱雀院甚为亲近，故知他甚爱三公主。朱雀院为三公主择婿时，柏木也曾求婚，然朱雀院未作表示。后三公主终嫁与源氏。柏木失望之极，至今不能释怀。他曾求三公主小侍女替他撮合，如今就从这侍女处探询三公主音讯，

聊以自慰。实乃望梅止渴。世人传言：三公主被紫夫人威势所压。便对三公主乳母之女儿，即他自己乳母的甥女小侍从怨道：“公主太委屈！当初要是嫁我，断不致受此闲气。可恨我高攀不上……”他朝夕慰想：“世事变化难料。六条院主人早有了断尘缘之心，倘若如此，则三公主非我莫属。”

时值三月，天气明朗宜人。一日，莹兵部卿亲王与柏木卫门督来六条院问候。源氏出来接见，相与闲聊。源氏道：“此处极为冷清，这几日更是孤寂，毫无新奇之事。公私皆闲，日子如何打发？”又道：“上大将来过，此刻不知所之。唉，寂寞难耐，不如观之射箭，倒可悦心。现有少年游伴在此，他是否已回？”左右答道：“大将在东北院，与人激鞠呢？”源氏云：“湖鞠虽动作粗暴，然醒目提神，倒也好玩。叫他过来，如何？”遂命人去召夕雾立刻过来，诸多公子哥儿相随。源氏问：“球带来否？相随者为何人？”夕雾一一应答，并问：“可否叫他们过来？”源氏应许。

正殿之东，乃明石女御居所。今女御已带新生小皇子回宫，院子甚空。夕雾等便于湖稍远处找定湖鞠场。太政大臣家诸公子，如头并、兵卫佐、大夫等，或年长，或年幼，个个皆为激鞠好手。日暮将至，头并道：“斗目无风，正是赋鞠好日子！”他不堪忍耐，也前去参与湖鞠。源氏见此，道：“你们瞧！连头弃官也耐不住寂寞。此处几个武官，皆为青年，如何不去参加？如我这般老者，惟有袖手旁观，真乃憾事。然赋鞠游戏，实乃粗暴有过。”夕雾和柏木听得此话，都下去参加。诸公子沐于夕阳，花阴下往来奔走，煞是好看！

激鞠此种游戏原本是不甚文雅而近于粗暴，但也因地点、人物而殊。这六条院素来景胜，今嘉木苍苍，春云暖暖，樱花处处斗艳，柳梢略带鹅黄。即使此游戏粗不足道，请人也各况才能，互不相让。柏木卫门督率然参与，竟无人能胜他。此人姿容清丽秀美，性情甚为矜重，虽奔走竞逐，风度亦甚雅致。诸人争球，齐奔阶前樱花阴下，沉于竞赛，竟顾不上观赏樱花。源氏与莹兵部卿亲王皆到栏杆角上观之。诸人各显神技，花样颇多。诸近官贵人也无暇顾及仪容，官帽微斜。夕雾大将猛想起自己官高，觉今日此举，实停常例。放眼望去，只见其年轻俊美更胜于常人。他身着白面红里常礼服，裙裾略微过大，稍有掀起，却无轻浮之相。樱花飘落如雪，撒于其俊秀之躯，颇显落拓豪放。他仰凝樱花，折些枯枝，坐于台阶中央稍歇。棺木卫门督跟去，道：“落花凋零如此，好生凄怜！惟愿春风莫乱吹，需‘回避樱花枝才好’。”同时暗窥三公主。三公主居室向来关不甚严。帘子底下，时露侍女们各色襟袖，帘内人影婀娜，煞是诱人。室内帷屏等物，杂置于室内，内外似是无阻，气息相通。恰巧此时，一可爱的中国产小猫被大猫所追，从帘底逃出来。侍女们惊得手足无措，骚乱四走，衣履之音，直入耳根。盖小猫尚未驯化，故脖系长绳，岂料绳子被绊住，缠得甚紧。因为想逃，小猫力争绳子，帘子一端便被高高掀起，却无人理会。柱旁众侍女一时慌神。只见帷屏边更深处，站定一贵妇人装束之女。此处与柏木所坐之外，毫无遮挡，故可瞧得清楚。只见她身穿红面紫衣，层层叠叠，浓淡相宜，恰似彩纸所订册子侧面。外罩白面红里常礼服。一漱青丝，光艳照人，自然下垂，直抵衣裙。青丝末端曾精心修剪，甚是悦目，略长身子七八寸。此妇身材纤细，衣裙甚长，配以侧面垂发之姿，美不可言，煞为逗人心怀。无奈暮色昏幽，看得不甚清晰，颇为遗憾！此刻众公子正痴迷于激鞠，无视落樱满身。诸侍女瞧得发呆，竟未察觉外间有人窥视。那小猫大声哀嚎。妇人回眸顾盼，顿显其美貌少妇之雅丽风韵，勾人心魂。夕雾见此情形，坐立不安。欲去将帘子放下，又觉未免轻率。只得作咳嗽声，提醒妇人。那妇人便退进里屋。此时小猫业已摆脱，绳松帝垂。念及方才未能尽兴之憾，夕雾不觉心下叹息。再说那棺木，刻骨相思此刻正化作满腔愁情。他想：“此人为谁？独这女子贵妇人装束，殊异造女。想必为三公主无疑。”这面影便长驻其心。虽地装作无事一般，然夕雾知他已窥娇容，不免替三公主叹惜。柏木无奈，乃呼抱小猫，籍以自慰。但觉三公主在香，尽染猫身。小猫叫声，好生娇嫩，柏木听来好似三公主，顿觉猫甚可怜。唉，真是痴情郎！

源氏瞧向这边，道：“诸位大人坐于外边，实有怠慢。请到里边来。”便走进东面朝南屋里。众人随之，莹兵部卿亲王也换座同诸位叙话。次级殿上人，皆圆阵坐地檐前。款待寻常，推椿饼、梨子、桔柑等，混合装于各种盒里。

众人便笑谈取食。下酒菜撰，惟有鱼干。柏木卫门督精神不振，动辄凝樱沉思。夕雾暗度柏木心事。料他正沉迷于方才所窥三公主艳容中。他想：“三公主不顾女儿家身份，妄自轻动，未免有失严谨。而紫夫人终究不俗，她断不会有此狂妄之举。照此来看，世人皆宠三公主，而家父独勉强为之，确有条理。”又想：“如小孩般天真无虑，不多问内外事务，本极可爱，然也叫人不足信之。”可见其甚轻三公主。至于柏木参议，色迷心智，未觉三公主有何缺陷。他穷以自慰：此次有幸窥知三公主拥雅风韵，定是前世宿愿之征兆。私下情不自禁，倾恋之情日重。

谈及旧事，源氏对柏水道：“你家大政大臣少时，凡事总欲与我一争高低。除却激鞠一事，我无不胜他。此种未技本无须家传，然你家确有此优良传统！你如此好本领，我尚首睹呢！”柏木微笑作答：“我家家风，似皆虚无浮躁，如此传袭，将来子孙，想必无甚大器。”源氏道：“哪里！无论何事，但凡超群卓尔者，终有传世之值，如激鞠技艺也可载入家传，后人知之，必兴趣盎然”。他语甚调侃，颇有优越之态。柏木想：“嫁此美男，必衷心侍候。我平庸之辈，安能夺得三公主之心户便自感卑惭，不敢再起高攀之心。他幽恨满腹，由六条院而去。

夕雾与柏木共车，一路相与叙谈。夕雾对柏木道：“近来内外无事，不如到六条院来散心解闷。家父曾言：‘最好趁春花尚在之际，拣个暇余来玩。’月内某日，你可携小弓来此赏春。”便与柏木相约。柏木一心想着三公主，便对夕雾道：“闻知着父长宿紫夫人处，可见这位夫人受宠之至！却不知三公主感想如何？她素受朱雀院殊宠，如今屈居独处，好生可怜？”他直言无忌。夕雾答道：“切不可妄说，哪有此事！紫夫人乃自小教养者，故亲切有殊，他人岂可与之相较？至于三公主，父亲亦同等现之呢？”柏木：“罢了，罢了。尊口免开吧？详情我皆知晓。朱雀院对其宠爱之心难以言表，如今却委屈至此，叫人好生迷惑。”便吟诗道：

“群芳竞姿芬独惜，何故樱花不喜栖？驾乃春鸟，却不喜樱花，岂不怪哉！”他自语。夕雾暗忖：“这厮狂妄乱语，可知心怀叵测。”便答诗道：

“深山古树巢中鸟，缘何不依好樱花。”你这妄思臆想，怎可信口胡言！”两人都觉话不投机，便聊它事。不久相别回家。

柏木卫门督至今仍孤宿父亲邸宅之东厢。虽早有婚娶之念，然心念高远，故仍为独身，闲来总觉孤苦。然他甚为自负，常忖以自己地位才貌，何患心愿难遂。但自那晚偶见丽人之后，气色极为沉郁，相思甚苦。他总想借机再见那人，即便惟见面影也可。照其身份，须寻个小事由，如念佛斋戒避邪等，便可自由出入，无谁注目。那时自有机会巧近芳踪。忽念及那人养于深闺，我怎能向其倾诉刻骨相思？他心中烦恼至极，便照例写信托那小侍女：“前日赖春风相引，有幸瞻仰芳园，窃窥帘底。但未知公主如何斥我？小生自此晚，即患心病，真可谓‘不知线底事，想望到如今也。’又赠诗曰：

“遥望樱花牵人魂，却叹不能拆娇身。夕阳花色无限好，昨朝恋慕复今朝。”小侍从毫不知情，以为不过寻常情书。便趁三公主身边侍女稀少之际，呈上此信，道：“这厮可谓厌恶之至，至今尚有信来！只是不忍坐而视其无极相思之苦。这如何是好？我也不知怎样办才好。”颇觉可笑。

三公主心不在焉道：“你又惹人厌了！”便展观其信。至引用古歌之处，记起上句乃“依稀看不真”，便忆起那日小猫意外掀帘之事，红晕顿时泛起。记得源氏每有机会便训她：“你年纪尚小，切不可粗心被夕雾大将窥见。”故而料：“若那日窥我者为夕雾大将，一旦被源氏主君知晓，不知如何受责！”此刻得知为柏木窥见，她倒毫不往心里去。惟惧源氏威严，实乃幼稚！小侍从见她今日元甚情绪，颇觉扫兴。亦不再强索回信，便暗

替她回信一封：“前日私闯入园，实属荒唐，当受责怪。来信寄‘一面匆匆见’之诗，不知所言何事？非有他意否？”语言流畅笔迹优美，并附诗云：“此身寄迹青峰上，岂可染指此山樱。何须苦苦徒恋慕，不必多言复委求。不必枉费心机吧！”

第三十五章 新菜续

虽觉小侍从的回信言之有理，但其言语冷酷，令人难以接受。柏木想企：“她如此敷衍搪塞，我怎能罢休！我当避开侍女传言，与公主面谈。哪怕得她片言只语，也聊可自慰。”于是他一向所敬爱之源氏，也生了厌恶之感。

是年三月底，六条院内举行赛射之会，参与者甚众。相木心绪败坏消沉，本不欲前往，但念及到意中人居所去赏花，亦可自慰，是以方来出席。禁中赛射，原定于二月内举行，后来延期。三月又是薄云皇后忌月，不宜举行，故皆引为憾事。众人获悉六条院有此盛会，便照例齐来参与。左大将鬣黑与右大将夕雾，乃源氏子婿，自然皆到。其他如中将、少将等，也皆前来参赛。比赛原定为小弓，但内中颇有几步弓能手，便单唤他们出来比赛步弓。殿上人中也有长于此道的，便分列两侧，参与赛射。暮色渐起，风送夕云，景致阑娜。因乃春尽之日，众人皆有“可怜今日春光尽，久立花阴不忍归”之感。因此传杯送酒，尽皆酣醉方休。

有人道：“诸位夫人送与这丰厚奖品，盛情美意诚可感谢！只是单教百步穿柳叶的能手独自享受，岂不煞风景了？但凡有此技者，不分高下，皆应参与。”于是大将及以下请人皆步入庭中。棺木卫门督神色异常，惟目沉思。夕雾大将略知其心事，见之亦忧心忡忡，深恐他做出异常之举。众亲戚之中，推此两人情谊特别深厚，素来相知相助。故柏木略有失意，或心有所忧，夕雾便诚心同情。棺木自己也觉奇怪，何以每见源氏，必然心存棋意，不敢抬眼视之。他想：“我岂敢作不良之想！凡可能招人指责之事，虽其微小，亦不敢任性而为，况荒唐若此！”他极为苦闷懊恨，却又想：“我总会捉了那猫的。虽无法与它倾心相谈，却可聊慰我孤枕之苦。”遂潜心筹划了偷猫。不想此事也难办到。

于是柏木便会访问其妹弘徽殿女御，想同她闲聊解闷。这女御心甚谨慎，不肯与之面晤。柏木暗忖：“我乃其嫡亲兄长，她尚且避嫌。以此观之，则三公主那般轻率露面，却也奇怪。”他虽已顾及于此，但因情痴心迷，却木厌其轻薄。

辞得女御，枯水又去谒访皇太子。他以为皇太子乃三公主嫡亲兄长，姿容必然肖似，便用心察之。皇太子容颜虽不甚光艳，但因身份尊贵，气质终究不俗，甚为雅丽俊美。宫中之猫生得不少小猫，分与各处宫室，皇太子也得到一只。柏木见此猫踱来踱去，很是可爱，便记起，公主那猫。遂对皇太子道：“三公主处有只小猫，模样之漂亮，前所未见，极为可爱呢！”皇太子性极爱猫，便向他仔细探问那猫之情状。柏木答道：“那猫产于中国，相貌殊异，虽同为猫，这猫却性情温良，特别亲昵人，怪可爱的！”一番赞美之辞，果引得皇太子动了心。

皇太子记着相木之言，后来便央桐壶女御^①向三公主讨要，三公主即刻送了那小猫来。皇太子身边侍女看了，都赞美小猫漂亮。柏木前日从皇太子神色中已察知他必向三公主索取，几日后便再次造访。柏木自幼便深受朱雀院宠怜，常侍候其侧。朱雀院出家后，他便尽心服侍这位皇太子。此次借口教琴，逢着机会，便问道：“此地猫真多呵！不知哪只是我在六条院见到的？”他游目四顾，竟认出了那只中国猫。他极爱此猫，禁不住去抚摸它。皇太子道：“此猫确是可爱。恐因尚未养驯之故吧，见了生人便躲。这样的好猫，我这儿本也有不少的。”柏木答道：“凡为猫，多不能辨生熟之人。然聪敏者却例外。”后来便请求：“既是此处好猫甚多，不若借此猫与我吧？”他自觉这要求颇为唐突，心下略有歉意。

柏木讨得了猫，夜则与之同寝，破晓则起而照料，朝夕驯养，虽万般辛苦，也在所不惜。时日一久，这猫终被他驯服了。不时跑来牵其衣裙，或与他戏耍。柏木对它愈发疼爱。某夜他心绪愁烦不堪，横卧于窗前席上。这猫便走过来，向他“咪咪”直叫，声音甚惹人爱怜。柏木伸手抚摸道：“这厮来催我眠了。”脸上生出笑意，遂即兴吟道：

“慰藉相思逗灵猫，如见伊人偎身旁。缘何叫声惹我情，莫是知音解烦恼？莫非此猫与我有宿世之缘么？”他凝望猫脸对它说话，那猫叫得更亲昵了。柏木便将它揽入怀中，怅然耽入沉思。传女们见此光景，皆感诧异：“这新猫，少爷怎生如此疼爱！他本不喜这类东西的。”皇太子讨猫，他只管不还，一直留于身边，作个谈话的伴儿。

左大将播黑的夫人玉望，对于太政大臣家请公子，即其异母兄弟柏木等，稍显疏远，却独独亲近右大将夕雾，与当初住于六条院时一样。这玉置极具才气，且又慈爱可亲。她每与夕雾见面，总诚恳款待，了无疏远之态。夕雾也觉异母妹淑景舍女御态度过于冷淡，不易接近，反不如玉望和蔼可亲。故夕雾与玉鬘保持一种既非手足、亦非恋人的特殊爱情，甚为亲近。而鬘黑大将今已与前妻式部卿亲王之女完全断绝关系，便对玉鬘宠爱倍至。只是玉鬘只生了两个儿子，家中无女，很是孤寂。便欲接前妻之女真水柱来，自己抚育。然真木柱之外祖父式部卿亲王拒不允，他想：“我要自己抚养外孙女成人，不致赔笑于人。”他也常对人如此说起。这亲王威望甚高。冷泉帝也极尊敬这位舅父，从不拒绝其奏请，以为非如此便委屈了他。这亲王素来趋时，其排场仅次于源氏和太政大臣。家中宾客往来，威重一时，鬘黑大将他日当为朝堂栋梁，今乃候补于侧，真木柱有这样两位上辈，其声名极高贵。于是无论远近，欲与之结缘之人颇多。式部卿亲王尚在斟酌。他想：若柏木前来求婚，倒可答应他。然而，或因觉得真木柱终不如小猫吧，柏木党绝不曾念及此缘，此真憾事也！真木柱因见生母为人疯癫怪僻，迎异常人。几乎要脱离尘世，心甚痛惜；反之对继母玉置之气质，则倾慕已极，极想依附于她。真木柱实亦趋时之人。

却说那莹兵部卿亲王自悼亡至今，犹自鳏居。他曾求爱于玉望与三公主，均未遂愿，便觉得失了体面，徒惹讥嘲。然而不甘我独终身，便发心向真木柱求婚。式部卿亲王道：“如此倒也行，女子之福，首在人宫，其次是嫁与亲王。分之俗人，自以为嫁女儿与权势臣民，乃为大幸，则鄙俗之见耳！”当即便应了莹兵部卿亲王。亲王轻易得之，反觉索然寡味。然虚及对方这隆盛声望，不便反悔，便与真木柱定了亲。式部卿亲王极为看重这孙女婿。盖因这亲王诸文均无如意婚姻，自己辗转受气，至今尚且后怕，而外孙女婚事，又不能袖手旁观之故吧！他道：“其母乃疯人，且年盛一年，其父又不爱之，放任自流。这孩子好不可怜呵！”因而尽心照料诸事，即使外孙女洞房饰置，也都躬身策划，真苦煞了他。岂料莹兵部卿亲王怀念故妻，铭心不息瞬时。他推欲续弦者相貌肖似前妻。这真木柱姿容也甚可佳，然并不肖似其故妻。于是心有不快。以与真木柱同居乃苦恼之事。式部卿亲王大失所望，忧虑忡忡母亲虽神经病颇为厉害，但偶有清醒之时，也慨怨世事惟艰，前路灰暗，内心不胜抑郁。

鬘黑大将闻晓此事，道：“果不出所料！须知这莹兵部卿亲王生性浮浪啊？”他原本就不赞同，如今更是快然不悦。玉鬘尚侍闻知其所亲近者遇人不淑，也甚懊丧。她想：“倘当初我嫁了此人，受其浮薄，不知源氏主君与太政大臣会作何想！此际回想往事，便觉煞是可笑可叹。又想：“当年我本就不愿嫁与他，他来信却是情深意切，极尽缠绵。后来我嫁了鬘黑，他或许要怨我‘不识风情’。每思及此，总甚感羞耻。如今他成了我的女婿，最令我担忧的便是他会将我之前清说与了我的前房女儿。”玉章对真木柱颇多关照。乙，她装作不晓他们夫妻之间情状，常叫真木柱的两个兄弟向这一对新人问好，是故莹兵部卿亲王也怜悯真木柱，不忍将她离弃。但是式部卿亲王的夫人，素好晓叨，她对这个新外孙女婿极不满意，时常咒骂。她愤慨地说道：“嫁与亲王，不得似人宫那般享尽富贵荣华，则其丈夫本当极尽挚爱怜措之意，与之亲密无间，方可聊以慰情啊！”莹兵部卿亲王闻知此话想：“她如此骂我，岂不多怪？想我爱妻在世时，我也常常作些风流之事，却并未闻得如

此严厉的申斥。”极为不满，便越发追念故妻，整日闷困家中，抑郁不已。说来容易，不觉两年过去，他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与新夫人仍保持一种若即若离，恍地膜俄的关系。春花秋月，光阴荏苒，冷泉帝已在位一十八年了。近年来他心里常想，口上常说：“我无亲生皇子可继位，时感寂寥。况万事无常，人生如梦，我很想卸却皇位，自在地与亲爱之人共度日月，做做私心所欲之事。”于是，他以新近的一场重病为由，突然辞了位。世人颇感惋惜，说道：“主上龙华正盛，怎就让位了？”但皇太子业已长大成人②遂即了帝位。朝政并无多大变更。

太政大臣上表辞了官，赋闲在家。他对人道：“世事无常，至尊皇帝尚且要让位，更何况我这衰颓之身呢？”髯黑大将任了右大臣，掌执天下政令。承香殿女御未及儿子继嗣帝位，先已流逝。现在追封为太后，终如渺影空香，于事无补。明石女御所生大皇子，现立为皇太子。本是意料中之事，兑为现实，自是喜庆盈盈，令人心骋目眩。夕雾右大将升任大纳言，顺次晋爵，又兼任了左大将。夕雾与望黑的交情便更见亲睦了。源氏却为冷泉帝无亲生皇子继位，颇有不满。虽新皇太子原为源氏血统。且冷泉帝在位时亦未被揭发那件秘密罪行，但天命注定其子孙不能世袭帝位，终是令人沮丧。但此事只能憋于胸中，并不敢语于外人。幸好明石女御生得龙子甚众，新帝对其恩宠有加。源氏皇族血统的人世代为皇后，世人均引为憾事。冷泉院的秋好皇后并未生皇子，却被源氏强立为皇后。她思及源氏隆恩，感激之心使日渐强烈。

冷泉院当了上皇之后，果偿其夙愿，飘逸无羁，随意行动。退位之后，他心情愉悦，倍感幸福。新帝即位后，常牵念其妹三公主。世人也都尊敬三公主。但她的威势终不能与紫夫人匹敌，紫夫人与源氏的恩爱，日渐隆盛。两人心无隔阂，情融意和。但紫夫人却对源氏道：“我已厌倦了这种烦杂生活，只求闲静恬适，一心修道。活到此般年龄，世间愁乐繁衰，均已历经。请你体谅我心，容我出家。”她常如此恳求。源氏总是答道：“你这想法甚无道理，也甚无情了。我自己早有出家之意，却不忍遗你独霸凡尘，寂寥无依。且倘我出家，你的生活必将改变，则我如何放心得下？故延搁至今而未实现。且待我遂了此愿，你再作打算吧！”屡次劝阻她。明石女御孝敬紫夫人，清同生母。明石夫人也暗里照顾女御，态度谦谨，这便令她生活幸福而稳固。女御的外祖母老尼姑也不胜欣喜，不时地喜泪盈眶，结果竟将双眼擦得通红。这正是幸福长寿的一个好兆。

且说原氏想向住吉明神替明石道人还愿，且也须去还女御所许之愿。他启开那只道人所送箱子，只见愿文中许下不少大愿，如：每年春秋演奏神乐；祈祷子孙世代昌盛。而如此大规模的大愿，除却源氏威势，是还不了的，可见明石道人早已预料了。这些愿文笔致精细畅达，才华流溢，措辞谨严，句句诚挚深情，真可感天地泣神佛。源氏对明石道人虽弃绝尘世，遁迹修道，却能如此周到地考虑事情，深感惋叹，而又觉不合其身份。猜想必是个古代圣僧，因积世宿缘，暂且投股凡世。他细细思量，愈发以为这明石道人，不可小觑了。

此次赴住吉还愿，源氏谎称自己欲朝拜，丝毫不提为明石道人还愿之意。以前沦落须磨。明石诸浦时所许之愿早已还清。遇赦还都之后，又得长生在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更不可忘记神佛佑保之恩。所以偕紫夫人同去，这消息一时轰动世人。源氏不愿惊扰臣民，凡事力求从简，惟因身居准太上天皇之位，规模之恢宏盛大，自然免不了。大臣中除左右二大臣外，全部参与了此次朝拜。从卫府次官中所选舞人，一律等高身材，无不相貌俊秀。选人之人，引以为荣；落选之人，引以为耻。有几个落选人竟悲伤不已，暗自淌下几行泪来。乐人则自石清水等临时祭所用人中选出特别杰出者，组成一班，又添二人，皆为近卫门府中声名鼎沸的能手。神乐方面，也择用了许多人员组成，更显威赫仪严。更有朝中诸殿，如新皇帝、皇太子、冷泉院等，无不遣人来为源氏效劳。不胜枚数的高贵显赫，其马鞍、马副、近侍、随从均装饰得富丽绚烂，美赛当世。

明石女御与紫夫人同乘一车。明石夫人乘了第二辆车，老尼姑也偷偷跟了去。女御之乳母知晓内情，也乘于此车中。供情女眷的侍女所用车子：紫夫人五辆、明石女御五辆、明石夫人三辆。皆饰得富丽堂皇，撩人眼乱，不必细表。源氏道：“诸位欲去，先替师姑老太太刻意修饰一番，使其脸光洁光洁，然后邀之同去吧！”明石夫人不愿老尼同行，曾劝道：“此次拜佛，排场甚为隆盛，老尼姑裹于其中，甚是触目不雅。小皇子即帝位之时，倘若她尚在人世，再邀其参加不迟。”然老尼姑一则规所剩光阴无几，二则想开其眼界，执意要去。明石夫人只得答允。这老尼姑，盖前世宿缘善果，比及天意享受福禄荣寿之人，幸福有加，好不让人嫉羨。

“庙宇墙上葛，……亦已变颜色”，此时正值秋后十月中旬，松原下树木早有红叶，可知此处非“惟闻风吹声，始知秋已及”之所。高丽乐与唐乐，虽气势隆盛，却不及熟闻之东游乐来得亲切。风浪声、乐声交相谐奏；笛声高亢悦耳，竞于松涛声，异于他处所闻，使人心放摇荡畅快。东游乐《求子》曲奏起，王侯贵族中年少者，皆把官袍卸于肩下，走下庭去，随舞起来。拍子适宜，无市井嘈杂之音，惟觉悠闲称心。这风景音节，甚为协调。舞人衣上所印蓝色，竹节花纹，混淆于绿色松叶。众人冠上所饰头花，与秋花相映衬，难分彼此。五彩七色相杂，缤纷灿烂眩目。曲子奏完，这些王孙公子少爷，舞兴未尽，遂卸下朴素黑袍，露出暗红色或浅蓝色衬袍襟袖和深红色衣袂，又舞起来。恰在此刻，天降微雨，周围景物略显润色，着红衣舞者，舞姿翩翩，仿若满地红叶，令人忘记这是松原。其头插雪白获花枝枝，舞姿婀娜多姿，极为优美赏心。舞毕隐去。

源氏记起当年流放旧事，那滴居时之惨状，明晰在目，却无人可与共话之。遂惦念那今已致仕的太政大臣。感慨之余，吟诗一首，直送至后面老尼姑车中。诗道：

“昔时旧事何人晚，共询苍松访寺庙？”这诗写在便条上。老尼姑看罢无限伤悲。念今日如此排场，思当年明石浦上泪别源氏公子之情景，及女御诞生时光景，她顿觉自己万幸，心下感激之情，无以复加！但一想起遁迹深山、至今了无音讯的明石道人来，又甚为牵挂，更是伤悲不已。然今日只合言吉祥之语，故答诗道：

“老尼今始信不疑，贵人亦出住吉地。”答诗宜及时，因此惟直书所感罢了。忽又吟道：“住吉神验分欣看，忽忆落魄昔无依。”诸人纵情歌舞，直至破晓。中旬尾的下弦月清光辉映，海面白无涯际。霜华甚重，眺望一切景物，皆成银光世界。但觉松原寒气透骨，平添冷幽、岑寂之美。

紫夫人素来笼闭幽宫，四时佳节，游实佳兴相伴，业已生厌。然而出门游玩，甚是稀少。况此次离京远游，于她尚属首次。教兴致盎然，喜不自胜。便即兴吟道：

“夜半繁霜覆江松，疑是神赐木绵文。”她想起了小野望朝臣咏“比良山上木绵白，足证神心已受容。”之诗时的雪晨景象，觉今晚严霜恰是神明容受源氏主君供养之证验，便倍加庆幸不虚此行了。明石女御也吟诗道：

“僧官持执杨桐叶，尽染霜枝成木绵。”紫夫人的侍女中务君也吟道：

“本绵犹逊霜枝白，神验得证慰诚心。”此行吟咏繁多，然可观者几无，免去赘述。盖如许时节之咏诗，即便擅于此技之男子，亦难有杰作。除却“千岁松”之类文句，别无新词，多不过陈言罢了。

夜色渐退，霜华愈重。神乐奏得杂乱无章，盖因奏者饮酒过度。众人皆不知已满脸醉红，只顾念恋美景，虽然庭燎已熄，她们依然挥舞杨桐枝，高唱：“千春千春，万岁万岁……”为源氏祝福。源氏香火浓盛，岂有疑问？喜事源源辈出，永无止时。众皆望“千宵并作一宵长”，岂料转瞬已是破晓。诸青年如回波般争先退去，好不痛惜。一长队车辆，排列松原上。女眷衣裙，露于晚风所扬帘脚外，恰似绿树底下春花炫丽开放。各车辆侍从，身着符合身份之各色袍子，手捧精致盘碟，分清车中主人用膳。下层人员告凝目观赏，倾羨不已。老尼姑所受素食，盛于一嫩沉香木盘子里，上面覆盖青宝蓝色丝绢。观者相与窃议：“这女人如此荣耀无极，真是前世积德！”来时所带供养品多得塞途。然而，

归时轻松不少，众皆一路逍遥游玩。此等琐事，无须尽述。老尼姑与明石夫人念及遁迹荒野寺的明石道人，惟觉此事极为遗憾。却又虑及：若这和尚也赴此盛会，定不适宜。世人皆以老尼姑为范，谓当今之世，应志存高远。老尼之福，世告推崇，盛称不已，战世间便多一典故：凡称道幸福者，必言“明石老尼”。太政大臣家小姐近江君，今已致仕，每打双六，必高呼“明石老尼，明石老尼”！借以求胜。

且说遁入空门的朱雀院，勤心修佛，朝廷政务丝毫不予理会。惟于春秋二季上行幸省亲之际尚聊及陈年故事。然关于三公主，他至今仍极惦念，放心不下。他让源氏为其正式庇护者，而叫今上私下关爱这皇妹。于是朝廷晋封三公主为二品，封户极多，三公主的威势遂愈加显赫。紫夫人见近年来，三公主威势日盛，常暗自思忖：“我仅凭源氏主君独宠，才荣贵人前。然我身单，将来年华垂暮，这宠幸定会衰减。不如此时，出家为尼，尚可保住今生荣贵颜面。”然而又怕源氏以为她赌气，故将此念闷在心中。源氏见今上也关爱三公主，觉不可轻慢了她，此后便多在三公主处留宿，三公主因而与紫夫人平分秋色了。紫夫人虽以为此乃理所应当，然暗中未免有些慌乱，觉果如其所料。她面上依如往昔，又将明石女御所生长女即皇太子长妹，领养身边，悉心照抚。有这女孩作伴，聊慰独眠孤寂。明石女御所生子女，她无不疼爱。花散里夫人极为艳羨紫夫人有众多子孙，遂也将夕雾与藤典诗所生之女迎在身边养育。这女孩之聪明灵秀，超乎其龄，甚是可爱，故源氏也极宠她。源氏子女甚少，可第三代昌盛，各处孙儿极多。如今便借抚育孙儿聊以慰寂。镜黑右大臣常来拜望，亲近比首。其夫人玉望，今已少妇，盖因她这义父不再如往日贪色，故每有机会，便来六条院问候，与紫夫人彼此极为亲昵。惟有三公主，年已二十，尚天真如幼。源氏今已将明石女御托今上照拂，自己则勤心关照三公主，疼爱如幼女。

朱雀院寄函三公主：“近来所悟甚切，觉世缘似已将尽，思之极为凄然。我于红尘俗事，早已绝缘。惟望与你再谋一面，否则，我将饮恨九泉。无须铺排，微行来此即可。”源氏闻之，对三公主道：“理当如此，即便上皇不言，你也该失去拜见。如今烦他期待，实在失利于他。”三公主遂计虑前去探访朱雀院。然无故唐突前去，有失体统。源氏思虑拜谒凭借。忽记起次年朱雀院五十大寿，正可备些新菜前去祝寿。遂策划各种憎装及素斋食品，红尘外之人，诸事与俗殊，须特别设计，慎重考虑。朱雀院在红尘之时，对音乐颇有兴致。故舞乐之人，不可马虎，皆用技术杰出者，惠黑右大臣有两子，夕雾有云居雁所生三子及黄传所生一子，共六人。另有几个七岁孩童，皆充作殿上童。所有适当亲王家子孙，及其它人家儿童，皆被择录。凡殿上童子，皆容颜俊秀。所选舞姿种类不胜计数。此乃铺排盛会，因此人选之人皆勤心演练。凡精于此道的专门乐师及精技者，无不忙于教练，绝无余闲。

三公主自由学弹七弦琴，可她幼时便辞家入六条院，朱雀院不知其技如今如何，极为惦记。他对左右道：“公主归宁时，我欲听之弹琴呢！她在那边，琴技定然精进不少了。”此话传入宫中，皇上闻之道：“的确，她必已弹得极好。她献技于父皇时，我亦想去听呢！”此话复传入源氏耳中，他道：“近年来，教她弹琴不息，其技确已精进不少。但尚未学得可值欣赏之精妙手法。倘若一无准备前去参见上是，日上皇命其弹奏，绝不可推时，她想必窘迫吧！”他真替三公主忧虑。从此，便精心教练。

他先教其调殊之曲二三首，再教其极富趣韵之大曲。凡四季变调之手法。适应气候寒暖之调弦法等各种重要之技，莫不细授。三公主初始颇觉艰难，后渐体会，终弹得称心应手。昼间，众人出入频频，要反复自如教授“山”“按”之法，极不适宜，于是改在夜间，以便能勤心一意领悟其中精要。这期间，他艺假于紫夫人，朝夕在此授琴。明石女御与紫夫人，皆不曾学琴于源氏。明石女御闻知其父此间正奏未闻之名曲，颇欲前来闻赏。皇上素来不太愿准假于女御，此次得允暂为归宁，颇费了些周折，她便专回六院听琴。明石女御已产下两皇子，今又有五月身孕。她便以有孕不宜参与祭把为凭借而归宁。十一月过去，皇上便催其回宫。女御十分艳羨三公主能日夜听赏名曲，心下怨怪其父：“为何不教我弹

琴呢？”源氏奏琴，最讲究情境，特爱冬夜之月，遂于明月朗照积雪之清辉中弹奏适时之琴曲。又从侍女中择凡通此技之人，令其各尽其长，偕与合奏。此时已近岁暮，紫夫人甚为繁忙，种种事务，皆须她躬身调度。她常道：“春至，我得挑个闲静之夜，听三公主弹琴才是。”不久年关翻过。

朱雀院五十寿辰，恰遇是上庆祝大典。皇上庆典，规模隆盛无比，源氏不愿并比皇上，便推迟寿庆日，定于二月中旬。乐人、舞人口日前来演练，J！！流不息，甚是繁忙。源氏对三公主道：“紫夫人极欲听赏你的琴声，我打算选个日子，让你与此处弹箏奏琵琶之女眷偕同演奏，开个女音乐盛会。我以为，今世音乐名手，皆不及六条院诸女眷之修养精深呢！我的音乐虽不成家，然自小热爱此道，常愿能知晓天下事。故凡世间名乐师及高贵之家承继名手祖传之人，我皆已请教。然能让我里表皆服之人，尚未有之。如今少年，比及我辈，多浮躁不实。况七弦琴这乐器，据说至今已无人学习。能学得如你程度者，实在稀有。”三公主见源氏这般美誉，她私下好生高兴，一脸稚笑。她今年已二十有二，然仍稚气未褪。其身材瘦小且弱，但姿容有韵。源氏无处不在教导她：“你多年不谋父面，这次参见，须要谨慎，忽让他见你仍似小孩，使其失望。”众传女相与告道：“是呵！倘无大人这般精心管教，她那孩子性情便愈发显露于世人呢！”

正月二十日前后，天晴日暖风和，庭前梅花渐开，其余春花皆已含苞，周围春云迷离蔽日。源氏道：“一出正月，须要筹备祝寿，诸位皆不得空闲了。届时举行琴箏合奏，外人若误为试演，恐多麻烦，还是在此地悄然举行吧！”遂邀请明石女御、紫夫人、明石夫人诸人皆来三公主正殿里。众传女皆欲听琴，无不愿随主人前往。缘因人员甚众，终究只选亲近三公主且人品、年龄皆优者同去。紫光人所带四个贴身女童，皆容颜可佳，身着红外衣，白面红里汗巾，淡紫色锦织衬衣，外缀凸花劲颈，红色练绸单衫，言行举止皆甚文雅。明石女御屋里，新年里布置得富丽堂皇。众侍女竞相斗艳，装扮得艳丽多姿，甚迷人眼。女童身着青衣，暗红汗衫，外缀中国线绸裙，又间夹媒棠色中国统罗讨衫，众女童皆无二样。明石夫人之女童装饰稍逊，着红面紫里衬袍者二人，着白面红衬袍者二人，外衣皆为青磁色，衬衣或深紫或为淡紫，皆用研光花绸，极为俏艳。三公主闻知集于此者众，于是悉。已将诸女童装扮得格外出众：着深青色外衣，白面绿里汗衫与淡紫衬衫。这服饰虽不甚华丽珍贵，然整体气派，极为堂皇高雅。

厢房中纸隔扇尽换作帷屏遮隔。中置源氏生君之座。今日为琴箏伴奏之筵笛，命男童吹奏。镜黑石大臣家三公子吹笙，夕雾家大公子吹横笛，皆坐于长廊。室内铺垫茵褥，置诸种弦乐器。家中秘藏弦琴，本置于藏青丽袋，此刻皆已取出。明石大人弹琵琶，紫夫人奏和琴，明石女御鼓箏。此皆大琴，三公主不惯，源氏知其心境，便调好她惯用的七弦琴，交与其弹。他想：“箏之弦不易松弛，惟因同别器合奏时，琴柱易易位，故定要预先张紧。女子腕力不足，不宜张弦，叫夕雾为其张之可也。这班吹笛人等皆为孩童，怕难合拍吧！遂笑着遣人去请夕雾。诸妇怕羞，不禁心里收紧。除却明石夫人外，皆为源氏弟子，所以他也甚为不安，愿此次演奏成功，能取悦夕雾。他想：“女御已惯与它器合奏，不足为虑。惟紫夫人之和琴，弦线虽少，然弹无定规，女子奏此乐器，常会惊惶无措，合奏之际，它器俱谐，此和琴能否走调呢？”他暗替紫夫人忧虑。

夕雾觉今日之行，肃比御前宏篇试演，神色异常不安。他身着鲜艳常礼服，内外衣裳告熏了重香，衣袖极香。走至三公主正殿前时，天色正暗，傍晚清幽爽人。梅花洁白无假，好似尚恋去岁残雪，疏影横斜，纷杂竞放。轻风徐来，梅香与帝内沁人衣香和成一气，恰是“梅花香逐东风去，诱导黄驾早日来。”氤氲佳气，弥漫宫殿四处。源氏将箏的一瑞拉出帘外，对夕雾道：“原谅我的冒昧，替我将箏弦调整一下吧！叫他人不便，故只得劳驾你了。”夕雾甚是谦虚，接过琴来，甚为谨慎从容。他把基调调至一调后，为表谦虚，并不试弹。源氏道：“弦线既已调好，不妨试奏一曲，不然无趣。”夕雾佯答：“拙儿技能尚浅，岂敢弄嘈杂之音，亵该如此音乐盛会。”源氏笑答：“言之有理，但倘若外间因此传

闻你逃出女乐演奏，岂不增人怎么笑柄？至关名誉啊！”夕雾遂重整弦线，试弹一曲，曲甚优美，然后将箏奉还。源氏几孙子，无不值宿装扮，观之可爱。其吹笛伴弦，尚属首次，虽未脱稚气，却也悦耳旷神怡，可知后生可畏矣。

弦皆调好，合奏开始。各琴皆有所长，其中明石夫人之琵琶特别悦耳畅情，手法高妙，音色如练，极富趣韵。夕雾倾听紫夫人和琴，觉爪音亲切，反拨音也极为鲜悦。其技之精，规模之繁盛，比之专家宏篇大手法，并不逊色。夕雾绝不曾料和琴尚有如此深妙弹法，惊叹不已。此乃紫夫人数年朝夕勤习之果。此刻源氏不再替她不安，反为之自豪。明石女御所弹之箏，当在它器止息间悄然透出音调，闻之，也妙不可言。三公主弹七弦琴，虽尚欠熟练，然因勤练之故，与它器尚能谐奏。夕雾听罢，觉三公主七弦琴技已精进不少，不禁依拍和起歌来。源氏也频频拍着扇子与他唱和。其嗓音美妙比昔，且稍微宏远，平增一种恢宏气势，颇感威严。夕雾嗓子之妙并不亚于源氏。夜渐沉沉，光线昏暗。今夜月尚未至，各处灯笼燃起，明暗恰到好处。源氏忍不住偷窥三公主，只觉她比之于人，更显玲瓏娇美。其贵秀胜于艳丽，若二月中旬新柳，略舒鹅黄，且柔弱不胜鸟飞。她身着白面红里常礼服，头发自左右向前挂，如青柳丝，恰是荣贵公主模样。明石女御姿容比之三公主更多艳丽，然优雅无二。其雍容气度如夏日藤花，兀自艳放于群芳零落后。她因有孕在身已久，奏毕颇觉倦怠，遂将箏推置边上，依靠矮几，用手支撑。其矮小纤弱，而矮几则大小如常规，所以她必高抬手臂，如此则又极木舒适。见此，源氏便欲替她特制一合身茶几，足见其关爱之心了。她身着红面紫里外衣，秀发长垂，极为清整。灯光映衬，风姿绝妙无及。紫夫人着淡紫外衣，深色礼服与淡胭脂色无襟服，头上青丝浓密柔顺，披于肩前，恰好相称其身，观之风韵十足。若用花比，可谓樱花，然比樱花优美有加，这姿容的确殊异。明石夫人置身如许贵妇人中，似要逊色，实则不是。其言行举止，优雅有致，叫人见之则自觉寒颜。其姿容风貌闲雅，不失切娜，妙木可喻。她身着柳绿色织锦无襟服，仿佛淡绿衣服，外系轻罗围裙，以示谦逊^③但众人于她绝无嫌弃之意。她却斜坐于一青色高丽锦镶边茵褥上，一手扶琵琶，一手持拨子，其姿态神情优雅无比，恰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如五月初之橘枝，花实并香。诸位夫人坐于帘内，貌甚文雅。夕雾自帘外听得动静，并窥见人影膜俄，禁不住心跳加速。他猜测紫夫人年龄既长，定比那日清晨所窥更具风韵，不禁色欲骚乱。又想：“三公主若与我宿缘更深，我早将其纳为己用了。唉，可惜我当时怯懦，朱雀院曾屡屡面示于我，且背后常道我之好，真是悔不当初！”他虽悔恨，却并不愿随意戏耍三公主，这番感叹，不过情种偶思罢了。他对三公主其实并不痴心，惟觉紫夫人于她是远不可及，故多年来一直思慕于她。他想：“至少应让其知我好意才是。”却又计无所出，不胜伤悲郁闷。可他决无非礼之思，态度一直谨小慎微。

夜渐深，寒风透骨，十九夜月始自云间露脸。源氏对夕雾道：“月俄春夜，直叫人无奈啊！老秋夜奏今宵之乐，与虫鸣相呼，乐声必然更妙，情景必多意趣。”夕雾答道：“秋月清辉朗照万物，琴笛之音亦格外清澄。然秋月过明实如人为，则令人分心于诸种秋花秋草，清霜白露，不能凝神听乐，岂非太美中不足了！春夜源俄淡月，浸染满天云霞，衬映笙管合奏，音必清艳无极！‘女感阳气春思男’，女子爱春天，盖是也。因此若求音乐之妙韵十足，莫如演奏于春日黄昏。”源氏道：“非也！非也！欲较春秋之优劣，何其难呵！自古至今，此事尚无定论。末世人心浮躁，岂可唐突作结！惟乐之曲调，素以春之吕调为先，秋之律调次之，不无道理。”稍后又道：“推一事甚为迷惑：如今音乐名家，常演奏御前，然优秀之人渐稀。自命为老前辈之名手，终究本领多大呢？若让其参与这等业余琴女中演奏，恐怕并不格外杰出吧？这六条院内，无论学问或者未披，一学即会者不少，你道怪否？御前一流高手，较之如许妇人，孰妙孰拙呢？”夕雾道：“儿虽欲摆谈此事，推因修养不足，岂敢信口胡言？大概是世人未曾听过古乐，皆谓柏木卫门督之和琴与莹兵部卿亲王之琵琶为当世峰额。其技固然高妙之极，然今宵之乐，比之更为精妙，足使名家听之惊叹。或许因预先以为今宵不过小演而轻视，因此惊叹，亦难料。然如此绝妙音乐，

儿之劣喉，实不配伴唱。若论和琴，推前太政大臣能即景奏妙调，随意称心，自由传情。通常演奏多半平淡，推然今宵所闻，绝妙不可言喻呵！夕雾极为美誉紫夫人。源氏道：“这不足自豪，惟你美言罢了！”他心中自豪，透出脸来，续道：“诚然，我的徒弟，皆不俗呢！唯明石夫人之琵琶，乃其家学。但自到此处后，这乐器之音色似优于昔。昔年我遭横祸滴戎远浦，初听其琵琶，便觉甚为优美。而今又高妙比昔。”他强要将明石夫人琵琶之绩归功于己，侍女诸人窃笑，相与以肘示意。

源氏又道：“凡学问，只要用心研习，即可深悟。无论何种才学，皆无止境。能永不自足，锐意拓进，确非易事。精博之人，于今世实乃九牛一毛。凡学技之人，能得某种学问一端之精髓，便已不错。但七弦琴之技，机理奥妙无及，切勿轻率就习。昔时精通古法者，弹起琴来，足可使天地为之悲，鬼神为之泣。诸种音调，不无妙用：或能化悲为善；或能转贫贱为富贵，而喜获荣贵。世间可信之例不少。在我国，此琴传人以前，曾有深晓乐理者，长年客游异邦，潜心学习。调其是命，也未学成。实因此琴能使日移月摇，使七月雨雪飞霜，使晴空霹雳，撼动天宇，古世确有其例。琴这物，因为玄妙至极，故少有人能全般精通。大概由于末世，人心浅薄，能精其妙法之一端者，亦极少。但或有他故：盖缘此琴自古难使天地感动，故学得似通非精者，往往生境坎坷不堪，于是便有人厌此乐器，流言‘弹琴者遭殃’。世人愿顺，多弃之不学，故今人几乎无人精于此道。唉，好不痛惜！若论能作调音之标准者，除却琴外无它！这渐衰之世，凡宏志于此，而弃妻子，远求中国，高丽等异域者，皆被视为狂徒。然无意如此，而只欲精其一端者，亦未为不可！只是要得一调之精妙，尚非易事，况调子极多，深妙之曲无数。故我昔年勤修琴学之际，曾广集本国与外来之乐谱，竭智研习。后来无师可从，仍痴迷不舍。但终是不及古人。况将来我又无传之子孙，想来好不叫人怅憾。”夕雾闻之，颇觉惋惜愧疚。源氏又道：“明石女御所生诸皇子，唯二皇子颇富音乐天赋，若我长在世间，必将以我之所能倾囊相授。”二是子之外祖母明石夫人闻得，颇感光彩，欣喜而下泪。

明石女御将箏让与紫夫人，自己靠席而想。紫夫人便将和琴交与原氏，重新合奏，情意比之初次，更为大方随意。所奏催马乐《葛城》，音色富丽悦耳。源氏再三吟唱，其声婉悠美妙，极是好看。时明月渐离，梅香愈盛，其景致情韵，何等动人！先前明石女御弹箏时，爪音雅丽传神，兼有其母之古风，“由”音也弹得极为清澄纤妙。今紫夫人弹箏，手法通异，举措从容，其音婉如百灵传情，以一种特有的魔力引队心荡神驰。“临”音也弹得趣比女御。从吕调到律调后，诸乐器皆随之变调，律调合奏极为艳丽妩媚，三公主弹七弦琴，五个调子手法各异。其中第五、六两弦最为难拨，却也奏得极巧妙。其琴技已脱尽稚气，极为拥熟，能随心所欲地表现春秋万物。她于源氏所传精神支配法，毫无偏失，颇得源氏称赞。源氏又觉教导有方，颇为自豪。几位小公子在廊下专心演习笛技，奏得极有意趣。源氏怜惜他们，道：“你们想睡了吧？今宵之音乐会，原想稍奏片刻便罢。但因诸乐器各擅其美，一旦奏起，便不能作罢。我又耳背，难辨孰之高下，以致延至深夜，实甚抱歉。”便赐酒一杯与吹笙小公子，即玉望之长子，又自身上脱件衣服赏他。紫夫人也赏了吹笛的小公子即夕雾之长子一织锦童衫和一裙子。然这并非正式赏赐，惟点缀而已。三公主赐一杯酒与夕雾，又赠自己所穿女装一套。源氏笑道：“不可！不可！论理当先孝敬老师啊！我好气恼呵！”便有一支横笛自三公主座旁的帷屏背后送出，敬呈源氏主君。源氏笑着接了。这是一支高丽笛，貌极精美。源氏即刻试吹。此刻众人正欲退出。夕雾闻笛声止步，自儿子手中取笛相和，笛音美妙，曲调感人。源氏见诸人技艺非凡，皆已承其师传，深为得意。

夕雾让儿子们乘着他的车一同返家。途中，月光明净，紫夫人的优美箏声尚索耳畔，心中甚为恋慕。其夫人云居雁虽曾向已故外祖母学琴，但因后来移居舅父家里而未能学得精通。婚后因在丈夫面前有所顾虑，便不再拨弦弄音。只是凡事都极尽周谨温存，后又连产

二子，忙于养育，更无暇顾及。是以云居雁素来无甚雅趣，却独好嫉妒，逢其娇唤，情状倒亦可爱。

是夜源氏宿于紫夫人房中，紫夫人却留宿三公主处，同她闲聊，至晓方回。红日高升，二人方起身。源氏对紫夫人说：“三公主的琴艺精进不少了呢！”紫夫人道：“先前我曾在那里听过一次，似觉尚须继续研习。如今闻知，果然大胜往日。你如此痴心教授，她的琴艺岂有不长之理？”源氏道：“这个自然，我几乎每日亲自教授，真乃热心老师呢！教琴极费心思，所需时间极长，故我向来不曾教人。只是这次朱雀院和皇上皆曾言道：‘至少总得教她学学七弦琴吧！’我闻之甚感歉疚。我想：‘既然他们将三公主托付于我，则虽教琴甚为烦杂，这点事我却无可推委。于是才决意教她的。’”，又说：“你年幼时，我忙于公务，无暇从容专心地教你。近数年来，又俗世缠身。我不曾悉心教你，你昨晚却也弹得极为出色，使我容颜增辉。那时夕雾凝神倾听，甚是惊慕。我真是喜不自禁啊！”

紫夫人不仅是个风雅女子，自做了祖母，便又照抚孙子，周谨无极。凡事皆办得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真乃尘世罕见之完人。故源氏反替他忧虑：“至为完美之人，往往天寿，世间并非无此先例。”竟有些害怕。他所见女子，形形色色，可谓多矣，然如紫夫人般众善兼俱者，却是绝无仅有。紫夫人今年三十有七，源氏回顾与之多年朝夕之情，无限感慨，遂对她道：“今年除厄延寿之法会，应比往年特别审慎隆重。我常为公私事务缠身，恐有流失，淮望你自己小心在意，举行隆重法会时，只管嘱我办理。你舅父北山僧向为祈祷法会中最可信赖的高僧，只可惜如今业已亡故了。”又道：“我自幼生长深宫，养尊处优，非常人可比。如今身高位显，享尽荣华，实古之罕有。然我所遭磨难，也多于常人，为世人之罕见。初，我之先人，次第亡故。至我之残年，又遭诸多伤悲之事。回思昔日荒唐之事，仍心中烦忧。诸种逆清事故，朝夕缠绕我身，直至今日。如今想来，我能活至四十七，恐是诸多苦痛所换得的吧？而你呢，除了我滴戍时离别之悲，我倒觉得并无特别烦扰之事。即便贵为皇后，亦必有烦忧琐事。其余人等，自然苦痛更多。如女御、更衣等上等宫人，时时须得费神应酬，又兼争宠之忧，故而难有闲逸之时，你嫁与我，正如仍深处闺中，处处有父母前庇一般，此等闲逸岂是他人所能及？仅此一端，便足见你之幸运，其间忽地来了三公主，这诚然惹出些许苦恼，但也正是她才使我对你的情爱日渐深挚。只因此属你自身之事，我担心你难以看出。不过，你是通达之人，想必能够明了我之真心吧！”

紫夫人道：“别人眼中，诚如你所言，我这卑微之躯已福贵天极。可我心中难言之痛，谁能知晓呢？我常为此暗自祷于神佛。”情意缠绵，诸多言语似觉无从说起。稍后又道：“实不相瞒，我自觉余命无多。今年若再因循过去，我早有出家之誓，就请你成全了吧！”源氏道：“千万使不得！若你弃我不顾，自遁空门，则我之苟延残喘于尘世，尚有何意？你我朝夕相处，心动相印，虽极为平常，却正是我人生乐趣之所在。我之真’乙，尚望你多多体谅。”总是予以回绝。紫夫人心情郁闷，掉下泪来。源氏见此情景，甚觉可怜，便设法抚慰她。后来他道：“我所见女子，虽姿容各有可取之处，然熟悉之后，方知真正稳重安详者其实难得。譬如夕雾之母，乃我初缘之女，出身高贵，与我共给百年之好。但我与她始终感情不谐，直到她死都未曾相知。至今想来，懊悔不已。回想当时光景，确以为非我一人之过。此人终日正经庄重，规矩过分，照理极可信赖。然她全无亲昵之趣，四目相对，推觉压抑沉闷。另者，秋好皇后之母，才貌品质，殊异众人。若论情趣丰富，姿态艳雅，当首推此人。惟其性情怪僻，叫人亲近不得。女子心中偶有怨恨，本是常理，但久怀于心，并不遗忘，遂致渐积渐深，却也苦恼！与之相处，必时刻留心，处处谨慎。若要彼此朝夕直率相亲，颇不可能。若对其敞怀一叙，恐被其轻瞧；若过分审慎，又成隔膜。她因有不贞之名，便遭轻薄讥议，时常叹恨，深可同情。每忆及她的一生，便痛感自己罪孽深重，是以悉心照护其女以求赎罪。虽此女命中自有皇后之分，但毕竟因我不顾世人讥议，亲朋嫉恨，竭力扶持，方得遂愿。倘她九泉有知，亦当恕我前罪了。我因生性没荡，自昔至今，造下许多罪孽。于人则痛苦，于我则愧悔！”随后又道：“明石夫

人，出身平民。当初我轻视了她，后来才发觉此人涵养极好，表面上卑躬顺从，内心里见识高明，让人不禁衷心赞叹呢！”紫夫人道：“别人我无从得知，然此人虽不甚熟，却时时谋面。其仪态风度，早已心服。我向来言语直率，真担心她见了心存异虑呢！所幸女御深请我心，总会替我明陈心迹吧！”紫夫人原本极嫌恶明石夫人，向不与之亲善，现在却倍加赞誉，极显亲睦。源氏知道此皆因她真爱女御之故，甚觉感激，遂对她道：“你虽未能胸无城府，但你对人态度之亲疏，善于因人因事而已，很可钦佩，世之凡人我所见甚多，但却属罕有。你真是通异常人呢！”说着露出笑意。后又道：“我该去赞扬三公主几句了，她这次弹琴弹得很出色。”便于傍黑时去了。三公主专心练琴，性情一如孩童，绝木料到世间尚有人护忌她。源氏对她道：“学生是应体恤老师的。今日且容我休息吧。几口教你弹琴，好生辛苦呢！现在总可放心了。”便推开琴就寝。

每逢源氏外宿他处，紫夫人总是寝之不安，便和侍女们读小说，讲故事。就寝后便想：“这种世态小故事中，记述着轻浮男子等好色之徒及爱上用情不专之男子的女人，以及他们的种种经历。然结局总是每女子归依一个男子，生活终于安定。但我的境遇却甚独特，总是漂泊不定。诚如源氏主君所言，我较常人幸运，可是，难道我必得忍受常人难忍之愁苦，郁郁以终么？唉，人之一生，何其乏味呀！”她冥思苦虑至深夜方源氏睡去。黎明时醒来，忽觉胸中十分难受。众侍女见状，发急道：“速去报知大人！”紫夫人却道：“休要通报！”便强忍苦痛，捱至天明。其时身体发烧，心绪极坏。可源氏仍在三公主处，并不知道。恰值明石女御遣人送信来，众侍女便回复她：“夫人今晨忽然病了。”明石女御得报，甚为惊诧，急派人通报源氏。源氏闻讯，心如刀绞，匆匆赶回。但见紫夫人甚为痛苦，便问：“现在你感觉如何？”同时伸手探温，甚感烫手。他回思昨日所谈消灾延寿之事，暗自恐慌。侍女们送来早粥，他却无心用餐。他整口呆在房中照料，调度诸事，愁销双眉。

一连几日，紫夫人卧床不起，茶水不思。源氏样精竭虑，多方救治。他召来许多僧人诵经，又教各寺院举办祈祷法事。然夫人之病，并无一丝好转。夫人所患之病，难以确诊。惟觉胸中剧跳木止，心乱神惑，痛苦至极。无论何等重病，既经诸般救治，定须有所好转，众人方可宽怀。如今却病重如昔。源氏当然极为伤悲烦忧，其他一应事务皆置之脑外。甚至朱雀院祝寿之事，也暂停筹办。朱雀院得悉紫夫人患重病，遣人慰问，极为殷勤。直至二月底，紫夫人病情仍无起色。源氏忧愁不堪，将病人迁入二条院，以期万一。六条院诸人忧叹不止。冷泉院闻知，也甚担忧。夕雾想：“若此人死了，父亲必要偿其出家之夙愿。”遂悉心照护病人，原定祈祷念咒清法事之外，夕雾又另办了数堂。紫夫人神智稍清时，总怨恨道：“不许我出家，我好苦呵！”源氏想：目睹她出家，一身尼增装束，较之她阳寿终了，永远地离我而去，更令我伤心。那恐是我片刻不能忍受的。便对紫夫人道：“先前我也曾立誓遁入空门，但虑及弃你在世，孤寂难堪，故而踌躇至今。如今你反要弃我先去呀！”然而眼见紫夫人已无多大希望了，数次濒于垂危状态。源氏又犹疑不决了：是否答应她呢？几乎再没去三公主那里，也失却了弹琴的雅兴。六条院诸人皆集于二条院。六条院只留了几个女人，夜间灯火阑珊。可知六条院之荣衰，全在紫夫人一人而已。

明石女御已迁居二条院，同源氏共待紫夫人。紫夫人对她道：“你既有孕，还是回去吧！恐我这里鬼怪，伤你身子。”小公主长得娇美可爱，她见了不由伤感掉泪，道：“我已无缘看着她长大了！日后恐她也不记得了吧？”女御听罢不觉泪如泉涌。源氏道：“如此胡思，切切不可！你虽病重，然决无大碍。人之穷通天寿，皆由心定。凡胸怀博大之人，好运亦因之增多，若心胸狭隘，虽有富贵之缘，却终不得幸福。急躁者多夭亡，旷达者多长寿。”便祈告神佛：“紫夫人天性温良，广集善德，次无罪过，乞赐她早日康复吧！执行祈祷之阿图梨，守夜僧人及所有近侍高僧，知悉源氏忧急若此，甚是怜惜，祈祷便愈加诚恳。紫夫人病情偶有好转，然五、六日后复又沉重。病榻上度过许多日月，终无痊愈之

势。源氏担心确已无望，心下悲痛，以为鬼怪缠身。然而并无那种症状。又说不出究竟痛苦何在？谁见身体日盛一日地衰颓下去。源氏更觉伤痛，心神瞬息不宁。

且说柏木今已兼任中纳言，圣恩隆厚，盛极一时。他虽晋了官，然因恋三公主无果，胸中极是伤痛。后来娶了二公主，即三公主之姊落叶公主。二公主乃卑微更衣所生，故柏木并不看重她。其实二公主之品性姿容，远胜常人。只是柏木心中，惟有三公主一人，便觉落叶公主仿佛“姨舍山”之月，终“不胜我情”，故对她表面上礼貌周到，内心却甚冷淡，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三公主。曾替他传递情书之小侍女，乃三公主乳母侍从之女，这乳母之姊便是柏水乳母。所以，三公主种种情况，诸如幼时如何美丽可爱，如何受朱雀院宠爱等等，无不知悉。这便是其铭心思慕之原由。柏木想：此刻源氏陪紫夫人居于二条院，六条院里必然没有几人。便请了小侍女过来，同她恳谈：“昔年以来，我对三公主就思恋得要命。我能悉知三公主详情，她亦能知晓我之真心，全靠了你这好心人的帮助。我以为必将遂愿，岂料到到头来终究成空，叫我好不伤心！曾有人告知朱雀院：‘源氏家，三公主在源氏家里屈居诸夫人之下，夜夜独守空枕，无限孤寂清苦。’朱雀院闻之懊悔，曾道：‘唉，应给三公主择个真心爱她之人，方才可靠啊！’又有人对我道：朱雀院觉得反倒是三公主嫁我更令他放心。我常怜惜三公主，为她伤悲！照理姐妹同是公主，实则泪然不同啊！”不禁连连叹息。小侍从答曰：“畸，娶得了二公主，又想着三公主，你真无展足之时啊！”柏木笑道：“人都是如此呀！先前冒昧求婚于三公主，朱雀院与今上亦是知道的，朱雀院曾有言：‘有何不妥呢？就许了他吧！’唉，那时你若再多努点力，夙愿便偿了。”小侍从答曰：“此事实属不易。人生之事，几乎全凭宿缘呀！那时源氏主君亲口恳求，你怎可与之相争？如今你已官爵三位，然那时毕竟……”小侍从伶牙俐齿，机巧善变，柏水无言以对。却又道：“罢了，罢了，体提昔日之事！只是，你总须帮我想个法子，让我能向她略微面诉衷情吧！自然，你大可放心，我决不会动非分之念的。”小侍从道：“除却诉说，岂能有非份之想？你真不怀好意呵！真后悔今日来此。”她严词拒绝。柏水急道：“哎，怎地说得如此难听！你也太认真了！世间姻缘，总难预料，虽女御或是后，此种事亦难避免。这并非没有先例。何况三公主境遇不幸！照理，她已荣贵绝伦，怎知内心却苦楚甚多。众公主中，三公主独获朱雀院之殊宠。如今却与诸多卑微妇人同列，其内心必有怨尤。内情我全知晓呢！世事原本变化莫测，你还是体谅体谅，别那样固执吧！”小侍从答曰：“照你看，三公主不堪屈居人下，便愿另嫁他人么？她同源氏主君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夫妻。公主没有适当的保护人，在家里则无所倚靠，是以叫她嫁了源氏主君，请他代行父母之职。他们都深知此意，你可休要冤屈了他。她终于生了气。柏水便百般安慰她。反又道：“的确，我也早知，我本微贱丑陋，源氏主君风姿优雅，两相比较，三公主是看我不上的，然而我惟愿能隔屏略表心迹而已，这总不算存心不良吧？对神佛述怀，亦当无罪呀！”他便向她郑重立誓，决不怀非份之想。小侍从不愿助此不成体统之事，但年轻女子终究富于同情，见他如此苦求，不忍坚拒，便对他道：“此事总须有适当机会才行。但公主独处时，帐外总是侍从众多，座旁也必有近侍相伴，要寻时机，甚是不易。”

此后，柏木日日催问小侍从。小侍从不堪其烦，终替他寻了个时机，告之与他。柏水甚喜，忙化装混过六条院。柏木也自觉此事甚为不妥，放他绝未料到近晤后会有非礼之事，以致日后不胜烦恼。他只为七年前的春夜音乐会上，自帘底窥得了三公主衣襟后不能忘怀，总思能有机会细看其芳容，并诉其思恋之苦。如此，或可能得其一语聊以慰藉。此事发生于四月初十后。明日将举行贺茂拔楔，三公主遣派十二个侍女帮助斋院做事。其余身份低微的年轻侍女与女童，皆缝衣置饰，以备前去观礼。众人各司其事，三公主室内寂然无声，就连贴身侍女技察君也因情夫源中将召唤而出去了。此时只有小侍从一人伴着三公主，小侍从以为机会难得，便放柏木进去，叫他于公主寝台东面座坐。其实无须如此殷勤过度！公主正安睡，迷糊中忽觉近旁有个男子，以为是源氏主君刚刚回来。这男子忽

然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将她从寝台抱下来。公主只道是梦魇，急睁眼时却发现是个陌生男人。这人言事古怪而又含混。公主甚为厌怕，急唤侍女。但并无人应声前来。公主吓得抖喷，直冒冷汗。如此模样真叫人怜爱。柏木对她道：“我身虽低微，然亦非不肖之辈。多年来，我不自量，暗自恋慕公主。此情若水闭于胸，恐非我所能承受。也曾将此心剖知朱雀上皇。承蒙上皇垂青，并不斥为唐突。暗自欣慰，只道此情可遂，不幸身卑官微，虽爱慕之‘已深于他人，乘龙之望终究成空。可惜我一片痴心永锁心底，年年愈深。愈痛感可恨可惜，思恋之情，积至今日已再难忍受，不得已才越礼求见。自知此举可耻，决不敢再作深重罪孽。”三公主渐渐明白此人竟是枯木。她惊惧交加，一时无言以答。柏木又道：“你如此害怕，倒也难怪。然此类事例，世已先有。你若过于无情，让我怨恨有增，我也不敢担保不会轻举妄动。我只求你赐我一句怜惜之言便可满足地告辞了。”便说了种种苦衷。事前，柏木曾经为三公主定然端严可畏，故他虽求见也只望能略表痴心，使即退去，并不敢有色情之念。谁料见面后，方知她甚为温顺可爱，天然有一种高贵的娇艳与温柔，这便是她优于常人之处。柏木竟难以自禁，想掀了官位，携她远遁天涯。遂身不由己了。

柏木恍如入梦，见那只中国猫正走向他。这是送还三公主的，却又想，为何要还呢？突然惊醒。便告之于三公主，遂自语：“此梦何意严”三公主闻之极为恐慌，胸中郁满悲愤，不知所措。棺木对她道：“你应知晓，我亦难信这个事实，然此乃命定宿缘，无奈啊！”便将昔日小猫无意间掀帝之事告知于她。三公主听毕懊悔不已，顿觉己命甚是不幸。她想：“此后我已无颜面再见主君了！”遂暖泣起来，无限悲凄。柏木亦深觉愧疚伤悲，使用儒湿的衣袖为她拭泪，那衣袖便愈发透湿。

天渐亮，柏木觉得痛苦胜于先前，不忍辞别。他对三公主道：“俄怎生是好呢？你这般厌嫌我，恐此别后再难相逢了。我惟求你怜我一句足矣。”万般痴疯，蝶碟不休。三公主厌烦至极，愈发伤痛，更不言语。棺木叹道：“不曾料竟这般乏味！这般偏执之人，恐世间只你一人！”他不胜伤悲，遂又道：“照此来看，已属无奈！按理我当死无遗恨了。然我不忍死者，正因对你尚有此求！念及今宵永别，叫我好不悲凄！至少你得怜我一句，我则死无可憾了。”便抱起三公主跑出。三公主惊忖：“将置我何处啊？”吓得魂飞天外。柏木踢开门角帷屏，见房门洞开，遂走了出去。他昨晚溜进时，所经走廊南端之门尚未关闭，此刻天色尚未亮足，他掀开格子廖，欲在天光下细瞧三公主姿容。遂威胁她道：“这般冷酷薄情，真气煞我引你镇静一下，对我说‘我爱你’！”三公主厌其霸道专横，想骂他，却又害怕得难出一言，那神情仿若小孩。

天已大亮，柏木甚为慌乱，遂又对她道：“昨夜怪梦，我已悟得其意，正欲说与你听，你却这般嫌恨我，我不讲了。”

匆匆欲行，又不忍就此离别。那眼中苍茫曙色，比之秋日天空，凄凉更甚。便吟诗曰：“曙色迷失归家道，何为重露湿青衫？”吟毕将泪湿衣袖示与三公主，恨她冷酷。三公主料他将归，稍觉安慰，便敷衍作答：

“前尘如梦去无迹，惟愿身消曙色中。”声音甚娇嫩悦耳。然柏木恍恍衡揭，未及仔细欣赏，便出门归去，仿佛其魂魄真个附留三公主身边了。

柏木暗自走进父亲邪内，并不去见落叶公主。昨夜之梦，纠缠脑际，他躺下冥思，欲究是否真有应验，惟感梦中那猫极为可爱。他想：“我闯下弥天大祸了！今后何颜再见世人呢？”他又是惊恐又是羞耻，只得笼闭房中，不敢见人。此事自然令三公主伤心，柏木亦觉荒唐可耻。念及对方乃源氏，若三公主有孕，是决无可抵赖，心中更为恐怖。倘若所染乃是后，且事被泄露，则因罪不可放，立受极刑，即死无恨。今虽不致罚死，但为源氏仇恨，实乃可耻可惧。

世间本有一类女子，身份固然荣贵绝伦，却心怀几分淫荡。表面上庄重凛然，作古正经，而内心轻浮狂荡，无羞无耻。倘有男子勾引，即刻投怀送抱，其便甚多。但王公主却不在

此例。她虽非坚贞节烈之女，然生性胆小，脸面甚浅。如今突遭此事，只觉众目昭彰，无人不晓，不胜狼狈羞耻。因此只管躲于内室独自哀叹，悲痛此生命运多钟。源氏正担忧紫夫人的病，闻得二公主亦微恙在身，心下一惊，匆忙赶回六条院。但见三公主并无甚大碍，只是神情颓丧，低头不语，不看源氏一眼。源氏心下想道：“大约是我久不来宿，她抱枕孤眠，难免寂寞生恨。”不免对她心存怜爱，便将紫夫人的病情告知，然后又道：“照她症状来看，已是病人膏肓了，此刻我又怎好冷淡她呢？再说，我一手将她带大，也木忍弃之不顾。只近几个月忙得晕头转向，不曾顾及，但你终会明白我的真心。”三公主见源氏对此事毫无所知，心中甚是难过，觉得很是对他不住，只得暗自垂泪。

柏水更是痛苦，心清亦愈发恶劣，终日萎靡不振。贺茂祭这回，诸公子竞相前往观礼，前来约柏木同行。怎奈柏木心绪不佳，尽皆谢绝，整日满怀愁绪地躺着。对二公主，他一直毕恭毕敬，几乎从未放怀倾叙。此时他正枯坐冥思，忽见一女童匆忙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枝贺茂祭时插头的葵草，便独吟道：

“青青葵草无限好，神明不容插发髻。我今信手相摘取，罪想深重堪痛惜。”吟毕，更添伤悲。此刻正举行祭典，门外车马人等，纷错交织，喧嚣之声不绝于耳。但柏木哪有心思顾及，仍沉浸在自己自找的苦痛中，默默地过了这一日。落叶公主见他整日唉声叹气，不知为何事。但觉恼恨，也不问他，自在心中叹气。此时众侍女皆观礼而去，室中不免冷清。落叶公主甚觉烦闷，遂取箏弹起一支优美乐曲，那神情竟异常高雅。但柏水并不为之动容，只是想：“唉，真乃命也，我竟不曾娶得那一位！”又吟诗道：

“同枝花放姥妍色，缘恶恨拾落叶枝。”又将此诗信手写于纸上，对二公主如此不敬，真乃无礼之至。

且说源氏近来不常到六条院，故此次来了也不便立刻回二条院，只是心里无时不惦念紫夫人的病。忽有人来报：“夫人突然昏厥了！”源氏听罢，如遭棒击，双眼发黑，万事皆抛脑后，只匆忙赶往二条院，一路上甚为慌乱。未到二条院，便见路人皆惊惶不安，殿内又传出不祥的哭声。源氏茫然走进殿内，众侍女告他道：“这几日病情略有好转，不料今日却变得这样！”众侍女皆哭着一团，欲随夫人而去，其状甚为骚扰。祈祷坛已被拆毁，僧众亦屏声敛气躬身退出，仅留几个亲信和尚。见此光景，源氏心知大限已到，悲伤之情无可言喻，只是茫然道：“虽然昏厥，但你们不必号哭，这定有鬼魂作祟。”众人遂镇静下来。他更神色凛然地向神佛宣立宏愿，又召集诸得道法师再作祈祷。僧众齐祷：“虽已尽阳寿，亦请暂时宽宥。不动尊立有誓约，至少亦须延缓六月。”众法师诚心祈祷，法力凝聚，头上似有黑烟。源氏心绪烦乱，想道：“如此绝别，好生遗恨啊！”他悲恸欲绝。旁人睹此情状，何等伤心，自不待言。

想必源氏之悲恸感化了神佛：一向未出现过的鬼魂忽然移至一幼女身上，那幼女便狂呼叫骂起来，紫夫人竟慢慢苏醒。源氏喜忧交加，心乱如麻。被法力抑制的鬼魂借女童之口嚷道：“都走开，都走开！但留源氏听我详述！我连月受尽法力压制，难耐其苦，愤恨之极。我只得弄些手段，使你知晓。但又不忍见你悲伤得不顾性命。我虽变为可耻之鬼魂，然尚念生前之旧情，故而来此探望。我不忍见你如此痛苦，遂显灵于你，我本不想教你知道我的。”那女童哭时额发乱颤，那痛苦扭曲的姿态，竟同当年鬼魂附于葵姬身上一样。那可恶可怕之状，竟然重见，真乃不祥之兆。源氏心悸，便扯那女童之手示其不得无礼，又对她道：“我无法相信你真是那人灵魂。定是野狐作怪欲宣扬亡人隐事！快道上你的真姓名！再说些仅我知道之旧事。否则，你必是假冒亡魂。”那鬼魂墓地号喝起来，声泪俱下地吟道：

“我化异身君仍昔。何故弃我如路人？”吟罢还抱恨般做出种种扭捏之态，竟与六条妃子无二。源氏心下甚觉可恶，只求她不要再说。岂知那鬼魂又道：“你宠幸我的女儿，使她做了皇后，黄泉之下我亦甚欣慰，感激不尽。奈何生死有别，于我也不甚关心子女之事。

然心头这恨，仍留心底，至今未忘。我在生之时即受尽贬斥蔑视，这尚可容忍，但我命归黄泉后仍受你俩恶语毒言骚扰，岂能容忍？我好恨啊！须知对于死者，总应给予谅解，倘听人说他闲话，尚应为之辩护，替他避讳呢？今此恨颇深，实难再忍，既为恶鬼，只得显灵作怪。但我与此人实无大恨，皆因你神佛护身，难以接近，故发难于她。罢罢罢！僧众大声诵经、祈祷，使我如烈火烧身，甚为痛苦，然我更伤心听不到慈悲的梵音！唉，只望你能为我多做善事以减轻我的罪孽。复请你务必转告皇后：生在它苑，切记与人为善，勿心怀嫉妒，相互倾轧。定要多积功德，以缓减其做斋宫时读神之罪。要不然，悔之晚矣。”那鬼魂连声说道。源氏终觉与鬼魂对话有辱身份，便施法将鬼魂困于室内，并将病人移至他室。

紫夫人病故的消息，不径而走。前来吊丧之人竟络绎不绝。源氏视其不祥，不胜懊恼。这日贺茂祭行列归业，王公大臣竞相前往观礼，路闻此事，有饶舌之人调笑道：“怪哉！如今去了这样一个荣华盖世之辈，难怪太阳失色，小雨罪案！”又有人小声附和：“十全十美之人必不能长生。古歌中不也说‘樱花因此冠群芳’吗？如此完美之人若长命百岁，享尽人间富贵，别人不要为他受苦吗？以后那三公主便可象昔日在父亲身边一般受宠享福了。亦难为她数年来屈居人下了！”

棺木昨日闭门索居，甚觉烦闷。今日见诸弟驱车前去参观贺茂祭归来之盛况，便上车同行。途中听闻紫夫人病故，不胜惊诧，遂独自低吟古歌：“君看世上物，哪有得长生？”又随诸弟同赴三条院。因道听途说，不便冒失地说是吊丧，故只作寻常拜访。然刚进门便闻震天哭声，大约确有其事，大家颇觉惊慌。又见紫夫人之父式部卿亲王伤心欲绝地走进室内，似未曾见到门外诸访客。夕雾大将亦掩面而出，柏木惊问：“如何？如何？我不相信外面谣传。但闻令堂久恙，甚为担忧，特来探望。”夕雾哽咽道：“此病甚为沉重，已拖数月，今晨鬼魂曾缠身，一度昏迷不醒，好不容易醒了过来。此刻大家略微放心，只是今后谁料，那才令人真正担心！”见其两眼红肿，确曾伤心哭过。柏木因心怀隐情，故以己度人，奇怪夕雾何故对那并不亲近的继母如此关切伤心，便疑惑地打量夕雾。源氏闻知门外访客甚多，便传言道：“病势尚重，朝呈假死之状，诸侍女仓皇号哭，我亦甚焦虑。承蒙诸位问候，他日再行答谢。”柏木心里有鬼，颇觉难受，若非万不得已定不会前来。此刻周围一切竟使他无地自容。

紫夫人醒过之后，源氏愈感惶恐。便更为隆重地再办法事。昔日六条妃子生魂尚且可怕，更何况隔世之鬼魂？源氏念此不由气愤之至，连对照顾皇后之事也甚多淡漠。由此及彼，他忽觉女人皆为祸水，愈发心灰意冷，着破红尘。那日确曾与紫夫人提过六条妃子，其时并无他人在场，而那鬼魂居然知晓。照此，那鬼魂必为六条妃子无疑，这使源氏更为烦躁。此间紫夫人出家之心已坚，源氏亦愿佛力庇佑其康复，遂稍削其头顶之发并受之五戒。授戒法师让她在受戒无量功德佛前在严宣誓文词。源氏不顾礼仪，傍紫夫人而坐，含泪同她一道念佛。由此可见，无论何人，只要患病就在劫难逃！而凡能却病延年之法无不一一用过。源氏亦因此人瘦衣肥，催件不堪。

及五月梅雨之季，光阴人晦，紫夫人之病略有好转，但仍时常发作。源氏欲赎六条妃子之罪，便日诵一部法华经，另做诸种尊贵的法事，甚至紫夫人卧榻之旁亦有特选法师昼夜诵经，甚为隆重。那鬼魂又屡次显灵诉苦，终不肯离去。天气渐热，紫夫人又数次昏死，身体每况愈下，颇让人担忧。紫夫人病危中亦甚关心源氏，想道：“我死而无憾，可又怎忍我夫如此痛苦？怎好就此离他而去？”遂挣扎吞些汤药。恐是因此之故，六月里病情竟有所好转，间或还能坐起。源氏不胜喜慰，可仍放心不下，因此几乎不曾去过六条院。

自那可悲之事发生后，三公主微觉身体异样，虽心情烦躁，可也无甚大碍。约过一月，竟茶饭不思，脸色发青。柏木甚念三公主，趁源氏不在便时常来幽会，三公主苦不堪言。因三公主素惧源氏，且就相貌人品而言，源氏远非柏木可比。柏木虽清秀，奈何三公主素与源氏前夕相处，眼中惟源氏之容举世无双，故甚恶柏木。今竟为其所苦，真术知前世所

造何孽！乳母看出三公主怀孕迹象，不胜诧异：“近来我家大人回来甚少，怎么会...”心下甚怨源氏薄情。源氏得知三公主不适，遂起心回六条院。

恰逢暑天，紫夫人甚觉不适，乃命人为其洗发。洗后稍觉舒服。因是躺着洗的，故头发干得甚慢，病中虽少梳理，但极柔顺整齐，光泽亮丽。尽管清瘦，而肤色愈白皙可爱，凝脂一般，容颜之美，绝无仅有。然久病初愈，嫩弱得让人顿生怜爱。二条院久未住人，略显凄凉，然因夫人养病于此，人来人往，不免局促。源氏最近才虑及此事。细赏院中曲折有致的池塘和葱定花木，甚觉赏心悦目，不由感叹幸有今朝！池塘里莲叶青青遍缀荷花，莲叶上露珠闪亮，甚似珠王。紫夫人亦戏道：“快看那莲花！独自在那乘凉呢！”许久不曾见过此景，此日实在兴奋。源氏亦颇有感触：“见你转危为安，我几疑是梦呢！见你不好，我亦不想活下去了！”说时双眼噙泪。紫夫人亦甚感伤，脱口吟道：

“纵待病愈留残身，却似露凝莲花间。”源氏回吟道：

“吐生世世结长契，共化玉露宿莲间。源氏虽欲回六条院，但踌躇不决。思慕道：“皇上及朱雀院甚爱三公主，况且我也早已闻其有疾，惟因此人病得甚重，我亦无心到她那里。如今这里已拨云见日，我怎好再不过去？”遂决心回六条院。

三公主负疚在心，愧对源氏，甚为忐忑，亦难回源氏之间。源氏推测：她久受冷落，难免有所怨恨。便百般抚慰她，并召年长侍女询问三公主病况。诗文回道：“公主并非患病，乃有喜了。”并据实详告源氏。源氏道：“实不料我这等年纪尚会遇此事。”心中甚疑：“不会吧？这几月我自来甚少，况与我长居之人都不曾有孕呀！”亦不便追问，惟觉三公主那病痛之状甚为可怜。他难得回六条院，也不便立刻就走，遂在此多宿了几日。其间甚忧紫夫人之病，乃频频去信问询。不知三公主隐情的侍女窃议：“一刻不见，便有如此多话，竟信函不断。唉，我家公主难有出头之日了。”小侍从见了源氏甚觉忐忑不安。柏木闻知觉自不量力，反嫉恨不止，送来一纸怨书。小侍从见源氏去了厢屋，室中亦无他人，乃呈上信。三公主甚为厌恶，说道：“将这东西给我，你叫我怎么过啊！”说罢便俯身躺下。小侍从又道：“公主不看也罢。只是附言甚为可怜呢。”正将附言铺开，恰逢别的侍女走了进来，小侍从慌忙扯过帷屏遮住三公主，自己亦随之溜走。此狼狈之际，又响起源氏脚步声，三公主忙将信塞于坐垫之下。源氏今夜欲回二条院，放前来相告，说道：“你的病已无甚大碍，只须好生将息。亦不知紫夫人能否痊愈，她的病时常复发，我须得去照料。别人说长道短，你切莫挂记在心，我待你之心，你终会明白的。”三公主仍不能如往常一样与之嫁笑，脸色忧郁之至，亦不面对源氏。源氏只道她旧怨未消，放冷淡如此。

源氏与三公主遂躺在昼间起坐之处，喝喝私语，不觉暮色已至。遂相拥而卧，朦胧入睡。

鸣钢忽起，两人告被惊醒。源氏说道：“该动身了！天几乎全黑了。”遂起更衣。三公主柔声道：“君不闻‘且待东升月照归’么？”那声音娇美，语调婉转，颇荡人心扉。源氏念道：“她想‘赚得郎君留片刻’么？”顿生爱怜，欲行又止。三公主任情吟道：

“蝉鸣苍苍暮，心伤君又离。泪珠似露莹，滴滴湿蓝襟。”甚是妩媚娇柔。源氏不由坐下叹道：“唉，行不得也！行不得也广使答诗道：

“鸣蝉晚暮急，惆怅满我身。不晓盼侍者，闻此作何意！”一时心甚烦乱，终不忍三公主孤寂，便决意留住。然又心系紫夫人，心中不安，勉强吃些水果便上床就寝。源氏欲趁早晨凉爽回二条院，故翌日起身甚早。动身前发现纸扇不见了，又嫌丝柏扇风小，故四下寻找。寻至昨日昼漫之处，只见坐垫边略微上翘，隐隐露出一片淡绿晕渲的信笺。源氏信手扯出，但闻信笺芳香袭人，想是熏香所致。源氏盯睛一瞧，此乃男性笔迹。字体纯厚中透出秀丽，洋洋洒洒两大篇。复仔细辨认，始知乃柏水手迹。恰在此时，一侍女送来梳具镜箱，但她于内一无所知，尚以为主人所阅乃自己信件。然而小侍从见此信笺颜色甚是眼熟，似柏木写来之信，乃大惊，以致志了给源氏送早粥，只管自我安慰：“不可能！木可能是那封信！哪有如此凑巧呢？公主一定不会将信随便放的。”三公主本性思虑甚浅，棺

木送信之事，早已弃之脑后，此刻尚在酣睡呢。源氏看罢信不禁暗叹：“真是小孩子呀！这种东西怎能乱扔？倘有外人看到怎生了得！”源氏遂以为三公主轻浮，忽又一念闪出：“此人果然如此轻浮，我早料到有今日。”

源氏拂袖而去，众侍女也各自散去，小侍从乘机走至三公主床前询问：“昨日那封信呢？大人一早便在看信，神色甚怪异。”三公主情知不妙，泪流不止。小侍从见此情状，知事情十有八九已让源氏知晓，心里直怨三公主无用，追问道：“我的公主，你到底将信藏于何处？当时我见有人进来，怕被人瞧见，我在你耳旁言语，而起疑心，要知道哪怕仅一丝怀疑，我也会惊恐不安，故我便躲避了。稍后大人才进来，此间你总该将信藏妥了罢。”三公主道：“不是这样，我尚在阅信，哪料他已走将进来，我无暇藏之，只得将信塞于坐垫之下，岂料后来竟忘了。”小侍从听罢，不知所措，急赶至外室察看，那信竟不知去向。小侍从急回房对三公主道：“啊呀！大事不妙，那位亦甚忌憚我家大人，因而万事皆谨小慎微。倘若得知大人已知晓此事，准将他吓出一身病来。这如何是好？唉，皆因你脉鞠那日一时疏忽，竟被他自帘底窥见，以致令他对你痴情至今，尚怨恨我不助他玉成美事！但我绝不曾料到你们竟会这样！这于你们两人皆不利呢！”她在理直言，面无惧色。或许公主尚因年幼，业已惯熟无思他虑之故。公主黯然无语，惟顾垂泪。她忧虑不已，竟致点滴不进。诸侍女不知内情，只是埋怨源氏：“我家公主病得如此厉害，大人竟忍心弃之不顾，只管去勤心照护业已康复的紫夫人。”

源氏亦甚异此信，独处时乃反复观之，曾疑心此信乃三公主侍女模仿棺木手迹而为。但那文笔优美，词藻华丽，决非他人所能摹拟。信中极叙积年相思之苦，又言若夙愿成遂，则烦恼亦盛。信之措词极为妥帖高妙，情之恳切感人肺腑。然而源氏却嗤之以鼻：“此等事情，怎可如此诉诸笔端！哼，怕只有相木才会如此不知轻重，不顾体统！”又忆及自己昔日写情书时，惟恐误落他人之手，因此措词总是含糊，细微末节也略去不少。由此可见，若想深谋远虑亦决非易事。源氏遂又小觑柏木。但转念又想：“事已至此，我可如何处置这位公主？她忽有身孕，必是此事之结果。唉！简直要我命！此等恶事，若非我亲自察觉，我能相信么？对他，我尚能怜爱如昔么？”他实难容忍，又想：“即便是风月场中，对一女子仪逢场作戏，但倘若知其另有所爱亦必嫉恨。嫌恶。更况这人身份特殊，竟有人胆敢冒犯！皇宫里纵有艳闻选事，但这应当别论。因共事一主，后妃与百官自有诸多见面之机，进而互相倾心，时有暧昧之事。即使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御更衣，亦不乏缺少教养之辈，其中又有轻薄之徒，故也偶有意外之事。而在秘事未泄之前，其人尚可留在宫中，继续偷艳偷情。但此事不同一般：我家众夫人中，她最得我宠爱，但她却暗自与人胡来！此类事于我尚属首次，着实令我痛心他对三公主甚为不满。转念又想：“倘若一普通女官人与另一男子情深义重，男子来信，女子免不了回信，一来而去两清眷眷。此种行径虽甚荒唐，但尚合乎情理。然而似我辈者，居然会被柏木分夫妻子的爱，这实在非我所料！”心中甚觉不快。但此事又不便向他人道，惟自闷在心底。终了忆及昔年与藤壶母后之艳事，大约桐壶父皇亦知此事，不过佯装糊涂了！今反思此事，甚觉可怕，真乃万恶不赦之罪啊！一念及此，他不觉想起“恋这山”里所叙之事，其实木可指责。

源氏佯作不知，然脸色难免微露不悦。紫夫人料想：定是他一心念着三公主，却借口我病本初愈，说回来看我，而实欲看视三公主罢？乃对之道：“我业已病愈，外间传闻三公主身体极为欠佳，你回来如此早，岂不太对她不起？”源氏说：“她无甚大碍。皇上屡次派人来探视，据传今日尚有信来呢！朱雀院曾郑重吩咐过，故皇上亦甚关照她。我对她又怎敢稍有疏忽。”言毕不由叹息。紫夫人道：“皇上挂念尚不重要，倘若公主受了委屈，才是你之罪过，即便公主不怪罪于你。难免有侍女在其前造谣于你。此实令人忧虑。”源氏道：“确实如此。她与你相比，我更深爱于你，她不过一负累而已。但你替她处处思虑周致，连寻常诗文也关心到。而我却推虑圣心不悦。此情实在浅薄。”他面露微笑，欲盖其心事。每谈及六条院之事，源氏总如此道：“我们一同归去，共享余生吧！”然而紫夫人

一直推辞：“我在此处静养甚好，你先回六条院，待公主痊愈后，我再回去不迟。”如此不觉逝去数日。

往昔，若源氏久不探望三公主，三公主必怨其寡情薄义。但此际只得恼恨自己。她独自忖道：“此事倘若传之于父，不知其何等痛心！”遂觉众口确可钻金，不禁打了个冷颤。那柏水仍继续来信诉怨。小侍从甚为忧惧，遂将信件败露之事告于他。柏水大惊，思道：“此事发生于何日呢？我素优此事，终有一日会败露，故而甚为谨慎，但仍觉四周皆有眼睛盯我，如今竟让他亲自捉到实证！”不由羞愧交加，痛心不已。此刻虽是盛夏，他却浑身冰凉，以致不能言语。念及数年来，无论国事抑或闲游佳宴，源氏从未嫌弃他，且待之余比他人。如此厚爱，至今思来，真乃以怨报恩，深感罪过，转而又忧：“如今他定然恨我之极，视我为轻狂无礼子弟，我见他尚有何颜！倘若因此与之断交，外人必定诧异；且他亦深晓我此举之由，我怎生才是可？”其心中甚是惶恐，竟致患病，数日不曾朝觐。柏水所犯虽非重罪，然亦深悔不已，自谓此生休矣。既而又怨道：“罢了罢了，这三公主亦非贤淑、守礼之女，否则怎会让我从帘底窥见。夕雾曾言此文人品不稳重，真如此。”此人盖欲强斩情丝，故而如此言语。但他又寻思：“她虽尊贵，却又过分高傲不拘，不晓世故，以致招些浅薄侍女，才有今日之意外。于己于人皆大不吉，好可悲啊！”遂复传起三公主来，竟不能了断此情。

源氏忽又甚怜三公主其怀孕之苦。虽曾起断念之心，但终不能释怀。故悲伤之余，便来六条院探视。推谋面后，心中愈发难受。但仍安排诸种法事，以求其安产。其待三公主大致同昔，某些地方甚至优厚有加。奈何心生隔阂，终不得畅情叙怀。两人心照不宣：如此举措，不过掩人视听罢了。三公主更觉痛苦。源氏闭口不提棺木之事，三公主犹自纳闷，恰如一无知小孩。原氏思忖：“正因太天真，故有此事发生。落落大方本无可指责，但若过分便是轻浮。”遂推想男女之事，甚觉可虑。“如明石女御温纯太过，天真有加，如此女子更易令棺木之徒产生贪色之欲。大凡女子，倘若胸无主见而一味温驯，则更易遭受男子凌辱。若男子相中一不该相中之女，且此女态度柔弱也易有失。而望黑右大臣之夫人玉望，自幼生长乡间，并无特别伴护，但主意甚坚，行为颇慎。我虽以父亲对待她，但心中爱欲难禁，无奈她毫仁动心，终究没出意外。虽然鬣黑串通其侍女闯入内室，她也决然拒绝，毫不屈从。此确为众人所赞。直至我正式许可，她才肯嫁他。这便免去蒙自择夫婿之讥评了。此人确实坚贞节烈！盖她与鬣黑二人宿缘甚深，故能长相守，永无更易。倘若当时他们私定终身，则世人必瞧她不起，则颇为不敬，此人的确极为明智。”

且道源氏尚不能忘情于二条院的尚待俄月夜。三公主之事，源氏颇觉痛心。遂对意志不坚的脱月夜心怀轻蔑。后闻其业已成遂遁世本愿，他又甚怜之，仍自懊悔，乃即刻送信慰问。信中严责其无情：竟连绝缘红尘之事也不告知他。内附诗云：

“流落须磨皆因君，却未闻君入空门。尘世莫测之苦，我虽早已尝尽，然至今仍滞留红尘，出家之事，终被你抢先，叫我好生惭愧。你纵已了却尘缘，然总要祈祷佛前，尚请你先提我名姓，我将不胜感激！”俄月夜早有出家之心，只因心系源氏而延至今日方得夙愿成遂。此情无人明了，今见源氏之信颇觉感慨。忆及与源氏结缘前后，始觉恩情不浅。而从此以后，其将不能再互通问讯，此次作复便为本次。一念及此，竟感伤之至。乃潜心复信，笔致甚为讲究，信中写道：“人生无常之苦，惟我知之。你虽落于我后，然：

“落魄明石身遭难，缘何后我入空门？回首芙蓉众生，内中岂不有你？”信纸色为深宝蓝，系于莽草之上。虽形式寻常，但文笔清新流畅，典雅含蓄不亚于昔。信送至时，源氏正居于二条院。因忖与此人尘线已断，遂将信与紫夫人看，并说道：“她言语好残酷！我饱尝人间冷暖，阅尽世间凄凉，甚觉无聊！而可与我畅谈世事，欣赏四时情趣者，至今唯模斋院与俄月夜二人，但皆已绝缘红尘。模斋院事佛颇是专一，凡尘事，皆弃绝，惟一意诵经念佛。我阅人甚多，惟觉控斋院谋事周致，兼之温柔贤慧，欲觅与之相似之人，世间尚无。教养女子，确是艰难之事。女子命否或泰，冥冥之中早有所定，谁也不可预料。故

父母虽费尽心血，却尚难如愿。前世注定我仅此一女，不必多操心甚幸！年盛时，孤寂难耐，常为子女稀少而悲叹呢！女御年轻，不甚深话世事，加之宫中职务亦多，做事难免有所疏漏，故请你务必尽心抚育小公主。大凡公主，必教养得意志坚定，完美无缺，能泰然度日，使之无可挑剔，亦不必为之忧虑。公主非寻常人家之女，嫁个门当户对之夫，教养不足自有丈夫补助。”紫夫人答道：“我虽不善教养，然只要尚存一息，定会尽心尽力。只不晓天意如何？”她久病初愈不胜层弱，今见模斋院与俄月夜均如愿以偿，顺利遁入空门，颇为羡慕。源氏道：“消待所需之尼僧装束，其门下之人尚不甚会做，该由我们来。袈裟如何缝制，你尽管安排。另请东北院的花散里夫人亦做一套。法服不宜过分严肃死板，否则让人厌恶，须有一点雅趣才是。”紫夫人乃命人缝制了一套深宝蓝色尼装。源氏亦暗中安排作物所。来人制造尼僧所用各器物。被褥、锦席、帐屏及屏风诸物，无不秘密进行，特别备置。

因上述诸因，准备遁迹深山的朱雀院的五十寿庆亦延至秋天。孰奈八月乃夕雾大将生母葵夫人之忌月，夕雾不能出席指挥乐队，九月又为朱雀院之母弘徽殿太后忌月，寿庆大典推有定于十月。但十月初，三公主病加重，故又延几日。柏木卫门督之妻落叶公主十月至朱雀院府第为其父祝寿。其公爹前太政大臣躬身操办一应寿礼，推求隆重、完美。棺木也乘机自荐前来祝寿。但因身心尚未康复，显得疲乏，一脸病容。三公主因负疚在心，昼悲夜叹，且怀胎多月，颇感不适。源氏虽然不悦，可见其娇弱无比，尚患病苦，亦生怜香惜玉之心。只是结果难料，心中甚烦。这一年便在诸法事的忙碌中逝去。朱雀院获悉三公主有孕在身，颇为惦记。因有人启奏：“源氏数月来几天在家住宿。故朱雀院甚不解公主有喜之事，只觉世间男女私情殊为可恨。闻知源氏为照顾紫夫人之病而久不去三公主处，他已颇为不悦。后又得知紫夫人痊愈之后，源氏仍不近三公主，他遂更加生疑：“莫非三公主于源氏外宿之际犯了过失？只怕她不晓其中厉害，被品性浅薄之侍女所惑而有越轨之事。宫廷中，男女互通问讯乃风雅之事，然仍不免常有荒唐之事发生。”红尘琐事，朱雀院均已看破，然犹怀父女之爱，故精心修书一封，送与三公主。信至时，源氏恰在六条院，遂看。只见信中写道：“无甚要事，久未通信，惟念吾女。闻汝近染病恙，我日日诵经念佛，以祈吾女平安。不知近日可好？既生红尘，苦恼难免，即便亦当忍而受之。若轻信人言而忌恨于人，皆属下品行为。”信中皆教训之言。源氏看罢深表同情，暗忖：“上皇定然不知内情，故怪罪于我，责我无情。”遂问三公主：“你怎生回答呢？此信这般伤感，我亦觉难受。我虽知你有意外之事，然并未让人看出我对你有所冷漠呀！此不知何人所为！”三公主颇觉羞愧，遂背过身，那神情可怜之极。她面庞消瘦，神色忧郁，更添娇雅妩媚。

源氏又道：“上皇亦觉你天真幼稚，颇为你担心。自此，你行事务须谨慎小心。我本不想如此说，但倘辜负上皇之托，我更不安心，故只得与你说清。你意志薄弱，处事尚无主见，人云亦云。我知你内心怨我怠慢，且嫌我年老体衰，丑态可厌，这于我实甚伤心遗憾！只愿你顾念上皇将依托付于我的良苦用心，暂且忍耐，切莫再生杂念，以慰上皇在世之日。我素有出家学道之愿，然反落于几个誓愿不坚的女人之后，直叫我丢尽颜面！倘万事皆由我定，我决不会痴恋尘世。只因上皇将你嘱托我，我亦体谅上皇苦心，而不忍将你抛舍。倘我亦仍独自出家，弃你不管，上皇势必谓我弃信背约，故未能如愿。如今我所照顾之女均已长成，无须挂虑。明石女御虽难料将来，但子女众多亦无甚担心，只要我能平安在世即可。诸夫人亦与我同心，其年岁，均已到了不惜与我同赴佛门的地步，我无甚后忧，只是放心不下你。上皇在生之日不多，且病势日胜一日，心情颇为忧郁。今后你切不可再起流言让他伤心！这于他现世无妨，只是有碍他往生极乐，其罪不小！”虽未明提阳木之事，然句句点中要害，使三公主伤心之极，泪流不已，几至昏迷不醒。源氏亦哭道：“昔日我甚烦听老人训斥，不料自己现在竟也训起人来！大概你现在颇烦我喋喋不休吧？”他甚觉羞耻，遂取过砚台，亲自研磨，又取出信笺交与三公主复信。岂知三公主双

手发抖，悲极难书。源氏猜度：她回复相水情书时大约是潇潇洒洒，一挥而就吧！遂甚恶此人，对其怜爱之情顿失。然仍耐性教其如何措词。不久又道：“此月你已来不及上朱雀院祝寿。况二公主贺仪隆盛体面，加之你怀有身孕，倘与她齐拜贺寿，不显得相形见绌吗？你的身子到那时越发难看，你父见了定然木快。但又不可如此拖延下去。你不可一味忧虑压抑，快打起精神，好生调养。”怜爱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先前凡有关娱乐之事，源氏必特召柏木前去与之商量，然近来党毫不通问。虽曾虑及别人起疑，转而念道：“若与之见面，他势必视我为糊涂汉，我更无颜，况我待他亦不能心平气和。”故而他并不责怪柏木数月未来拜谒。不知情者，尚以为棺木抱病在身，而六条院亦不举办游宴之会。推夕雾大将料到些许，他想：“其中必有原因，柏木乃好色之辈，他大概不堪相思之苦吧！他竟未想到木已成舟。

转眼已至十二月。三公主将贺寿定于初十之后。六条院殿内载歌载舞，热闹非凡。紫夫人尚在二条院养病，闻知六条院演习舞乐，竟难静心思，遂迁回。明石女御亦归宁于此。她子女众多，个个皆可爱之至，此次她又生一粉婴是儿，亦甚可爱。源氏整日与孙子德玩，尽享天伦之乐，试演之日，玉基夫人亦前来观赏。夕雾因先在东北院朝夕练习音乐，花散里早已听熟，故她于试演之日不曾前来。柏木未来参加，微让人扫兴。恐外人疑心，源氏只得派人前去相请。柏木谁说病重而婉言谢绝。源氏料他必是心有顾虑，不敢前来。甚怜之，便特地写信相邀。柏木之父亦劝他道：“你无大病，为何拒谢？你还是去吧？以免六条院大人误解。”柏木不便推却，遂动身前往六条院。

柏木到时，诸王公大臣们尚未到齐。源氏遂邀他进近旁屋内，放下正屋帘子，与之面晤。只见他脸色发白，双眼无神，甚为推淬。柏木身为兄长，性情较诸弟稳重敦厚，常人难与之相比。然今日却极拘束斯文。源氏暗想：“此人作公主之婿，确实无可挑剔。只是此次竟染指他人之妻，其罪天理难容。”源氏甚觉厌恶，但仍佯装亲切，说道：“无甚要事，故久不曾见面。近月来，我两处奔波，照料病人，甚是忙乱，无丝毫空闲。此间三公主欲办法事为父祝寿，然未能如愿。已近年关，诸事皆不顺畅，政只得稍奉素菜应名罢了。名日祝寿，排场本应盛大，然亦只是让上皇看看我家子孙绕堂，人丁兴旺而已。须知寿宴上是不能缺舞乐的，故命人练习舞手。惟缺指导拍子之人，我思虑甚久，除你再无他人可胜任。故我亦不怪你长久未来。”说时和蔼可亲，并无他意。柏木甚觉羞愧，竟一时语塞。稍久才道：“我亦闻知大人为病人甚是操劳。烦忙。而我亦患脚气病。近来加重，无法立足，身体亦日见衰弱。故一直闭闷家中，哪儿都未去，似与世隔绝。家父亦提及为朱雀院五十大寿隆重祝寿之事，然他自虑‘我已挂冠悬车。参与贺寿礼式，恐无合适之座。你虽官轻位低，然有鸿鹄之志，不若让父皇看看！’家父催促甚紧，故我只得抱病前去拜寿。家父知道朱雀院精通佛道，料其生活日益清静，木喜贺仪过于隆重，而崇尚简略。朱雀院深愿的只是与诸人相谈。我们应顺其所愿。”源氏早闻落叶公主为父皇大办寿宴之事，此刻又听他说是父亲主办，觉其用心甚为周到。便答道：“确实如此，世人皆以为简略乃怠慢，惟你能通情达理，识此大体。由此观之，我之见解亦对，那日后我更无甚担忧了。夕雾在朝廷虽渐成大人，然对此，素无兴趣。至于上皇，你大概并无不悉之事吧？我知他喜好百乐且颇为精通。皈依佛门，摒弃尘事之后更可潜心细赏，现在想必更加喜好了。我愿你与夕雾同心协力，教养好请学舞童子。虽有专门乐师，且颇精技艺，然不善教养，不值相托。”说时态度亲切异常。柏木悲喜交错，心中惶恐竟难畅言。他一心只望尽早离去，故无心细答。后终脱身而出。夕雾得相木之助，又添不少新装束。夕雾本已尽心尽力，用意甚详，而相木精于此道更甚夕雾一筹。

试演之日，因清夫人皆来观赏，故表演者打扮得颇为好看。贺寿之日，舞童应穿灰褐色礼服与浅紫色衬施。今日则以青色礼服与暗红色衬袍代之。三十乐人一律着白上衣。乐队设在紧邻东南院的廊房中，经假山南端走向源氏面前，边走边奏《蚬游霞》之曲。恰逢空中洒下疏疏几片雪花，呈出一片冬尽春回之兆。梅花亦俏立枝头，含苞待放。源氏坐于厢房

帘内，紫夫人之父式那卿亲王和滚黑右大臣陪坐一侧，其余皆坐于廊下。今日非正式贺寿，故未曾安排筵席，只略微招待。玉望夫人所生四公子，云居雁夫人所生三公子，莹兵部卿亲王家之两王孙儿子，四人共舞《万岁乐》。四人年岁尚小，姿态可爱之极。此四人皆出生富贵之家，长得异常清秀，打扮亦颇漂亮，观者皆觉其十分高贵。此外，夕雾大将家惟光之女典侍所生二公子与式都卿亲王家的前任兵卫督，现称源中纳言公子共舞《是挑》，玉章夫人的三公子独舞《落蹲》。此外尚有《太平乐》、《喜春乐》之类，皆由源氏族中诸公子与大人表演。日暮渐至，源氏乃命人将帘卷起，始觉另有一番美景，请孙儿容貌艳丽，舞姿优雅。此皆舞师，乐师各尽所能，尽心教练之功，兼之夕雾与柏木精心指导，故舞姿美妙，让人赏心悦目，无一处不可爱。王公大臣中年纪稍大之人颇为感动，竟至掉下泪来。式都卿亲王见此亦泪流不止，鼻子发红。源氏叹道：“年纪稍大，甚易动情流泪。柏木对我凝视微笑，让我颇觉不好意思。须知青春短暂，时光不饶人，谁都有衰老之日呢？”叹罢，竟与柏木对现。柏木甚为颓丧，内心苦闷异常，亦无心欣赏如此优美舞姿。如今源氏作醉态专提柏木之名，似开玩笑，岂知这使他更加难过。酒杯传至柏木处，他只觉头痛欲裂，只举杯略沾少许。源氏甚为不满，定要他一干而尽。棺木无奈，那局促之态竟异常优雅。

柏木心乱难耐，遂中途告退回家，身体竟一直不适。便想道：“我今日并未喝醉，何以如此？大概是心绪欠佳以致头昏眼花吧？我从不曾如此愿弱过，真无用啊！”颇自怜。但柏木自此大病，父亲前太政大臣及母亲甚忧虑，颇不放心他宿于落叶公主处，便叫他迁至大臣邸内静养。奈何落叶公主舍地未得，甚为可怜。昔日太平如意之时，柏木对夫妻之情，一向漠然视之，总以为自有好转之时，故并不在意她。然此次搬迁，竟顿生悲伤，他深恐此别便成永诀。舍她不管，又于心不安，故越发难过。落叶公主之母亦甚悲伤，对柏木言道：“世事皆有惯例，可与父母别居，然夫妻决不可分离，素来如此。如今将你二人拆散，恰逢你大病，委实让人担心。你还是就此养病吧，遂动手设置帷屏，亲自看护。棺木答道：“言之有理，然我出身低微，承蒙公主下嫁，我已感激不尽，何敢再有劳于你！本望此生长寿，逐渐闻达以谢公主厚爱。岂知竟患重病，深恐如此小愿亦不能实现。念此，谁叹命薄，此叫我怎能死而瞑目！”说罢，两人哭作一团。他亦不想急搬至父母邸中。但母亲甚是担忧，派人传道：“你怎不虑及父母之心呢？我每逢不适，甚觉无聊之时，总是第一个念及你，且见你方觉心安。如今你却让我如此失望！”他母亲之恨亦在情在理。棺木对落叶公主言道：“我身为长子，素受父母厚爱，今因我抱病，他们挂念更深。我大限将尽，若再不与父母相见，则罪孽深重，死后亦难安心。我定要搬过去，你若闻知我病危，务必暗来探望，我们尚能见面。我本性甚愚，做事多有疏忽，现思之甚海。我尚以为来日方长，孰料竟如此短寿！”逐一啼哭迁往父母邸内，只剩落叶公主独守空宅，不堪思念。

前太政大臣自迎回柏木，遂大办法事，以祈康复。柏木病虽重，但尚未恶化，只是久未进食，胃口甚坏，精神不振。如此一代才人意重病在身。世人莫不叹惜，竞相前来慰问。皇上及朱雀院亦遣使问候，甚为关心。棺木父母越发悲伤。源氏大人闻知亦甚吃惊，屡次遣人慰问。因夕雾与柏木交游甚厚，故亲来拜望，忧心甚重。

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回，朱雀院五十大寿如期举行。名噪一时的棺木重病在身，未能与会，其父母兄弟及家族请人亦悲哀过甚，故宴会并不能尽兴。然此事不能一拖再拖，就此搁置。源氏料想三公主心中不悦，甚怜之。庆寿之日，仍由五十处寺院诵经念佛。朱雀院所居之寺，则礼拜摩河昆庐遮那。

第三十六章 柏木

年关过后，柏木卫门督病缠卧榻，竟不见一丝好转。见父母日日为他悲伤愁叹，觉得就此离去，甚不甘心。且弃亲先去，罪不容恕。转而想随：“莫非我对此生此世尚存留恋？幼

时恃才傲物，素怀远志，亦欲建功立业，位于人上。岂知天不助我，难遂我志。稍一遇事，便觉朽木可用。如此留于世间，尚有何益！只欲出家修行。但念及双亲，出家大碍。思前虑后，竟招致更多苦痛，亦无颜苟活于世。乃反思自己作茧自缚，怨别人不得。亦不可诉之于神佛，真乃命该如此！青松千岁寿，然人却不能永存此世，我不如就此而去，尚可得世人些许怜悯。且原谅于我，若那人对我暂寄同情，我便‘殉情不怜身’了。但苟且偷生，又不免恶誉流传，于我于她，均不利。如此种种，不如一死了之。但我别无过失，源氏大臣宽厚仁德，多年来每逢盛会，必招我为待，关怀备至。他必能原谅于我。”闲极孤独之时，他常反复思量，却愈觉无以聊赖，心绪怅然缭乱。痛惜此生荒谬之极，放教于此，眼泪便如泉涌，枕褥也润湿了。

一日父母等见棺木病势略为轻松，便退出病室。棺木遂趁此写信与三公主。信中道：“我病入膏肓，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料你亦早有所闻。我实在苦不堪言，但偷连我生病之因亦不知晓，原本情有可原。”那手颤抖得厉害，欲作之言不能尽抒。惟赠诗道：

“身焚青烟却长在，情迷痴心挚爱存。你总得与我说一句慰情之话呀！让我安静下来，于迷津处见得一线希望吧！”他又毫无忌惮地写了一封缠绵悱恻的信与小侍从，请求她再撮合一次，柏木的乳母为小侍从之姨母，小侍从因此自幼常进出于他家，与柏木向来熟识。虽也为这孽事怨恨于他，但闻知他余生长，也悲恸难禁，啼哭着对三公主道：“这最后一信，公主须得答复才是。”三公主道：“我命亦甚危！人之将死，不胜悲怜，然我心中畏惧，怎敢再作此等事情。”她执意不肯回复，却并非主意坚定，惟恐他脸色难看，令其羞怕而已。无奈小侍从已将笔砚备妥，定要她写，便勉强写了。小侍从趁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将信送至柏木邸。

柏木病势愈发危重。前太政大臣便召请葛城山得道高僧，为柏木诵经念咒。此刻正在等候。近来哪内，举办法事，念经祈祷，甚为喧嚣。如今又听从劝告，吩咐柏木诸弟四处寻觅遁迹深山之诸种圣僧。院中便来了许多奇形怪状，面容凶煞的山人。其实柏木病状，并无明显疾痛，惟忧愁苦闷，悲喜无常而已。但阴阳师占卜后，皆称为女魂作祟。大臣亦深信不疑。诸多法事后，病痛丝毫未减。大臣好生忧烦，便又把请了诸多怪僧。其中有一圣僧，魁伟狰狞，诵念陀罗尼之声甚是凄厉。柏木听罢，叫道：“哎呀！好烦人！许是我罪孽深重，闻这高僧念咒，便极为害怕，如同将死。”遂蓦然起身，溜出室外，与小侍从叙话。大臣并未发现，听侍女言其已睡熟，便与那圣僧悄悄闲聊。此大臣虽已年老，性情却爽朗，极爱言笑。不过此时亦郑重其事，向这山僧叙述柏木发病情状，以及后来无由生病而日渐危重之始末。恳求山僧使用法力，使鬼怪现身。足见他心中确实痛苦。柏木闻之，对小侍从道：“你别信以为真！他不知我这病是因罪恶而起。阴阳师道有女魂作祟。若我真被公主灵魂缠身，反觉尚荣幸了！我也曾想，古往今来，心生狂念而毁人节誉，断己前程，罪孽深重之徒屡见不鲜。但今身陷其境，方感痛苦不堪。我的罪行，源氏大人深悉，我已不敢面对他的赫赫威仪，羞于苟居人世。原本我并非罪大恶极，然自试乐之夜与源氏大人相见之后，便心烦意乱，卧病不起。仿佛魂灵也离我而去，飘游无依了。倘我的灵魂徘徊于六条院内，务请重结旧据，让它归来吧！”语声微弱，悲喜无常，真是魂灵出窍了。小侍从遂告诉柏木：三公主亦含羞蒙耻不已，忧惧攻心。柏木听得，增俄中仿佛看见面目清瘦、愁苦满面的三公主，愈发相信自己的魂灵访惶于公主身边，不由心如刀绞。他道：“我将天亡，惟恐这怨气如缕，成为公主人道成佛之羁绊，那将甚为遗憾。今后别再谈公主之事吧！公主已有身孕，我惟愿听得她顺产之讯便安然死去。记得那夜我梦见小猫，心知为怀服之兆，却不敢说出，想想甚是伤感。”小侍从见他悲苦之状，心中可怜，泪水跟着涌了出来。

公主的复信，手笔柔弱，却别有风致。信中道：“闻君有疾，甚忧我心。遥共君苦，亲身不由己。君言‘爱永存’，岂知：

火焚君身我心煎。两烟并入碧云天。我之归冥，犹在君前！”语虽寥寥，棺木已甚为感激，心中传惜无限。自语道：“悲乎！我生虚度，无所念怀，惟这‘两烟’之语最可宝贵！”声泪俱下，遂躺于床回信，虚弱不堪，乃至几度搁笔。语句亦断续，措词古怪，有似涂鸦：

“身焚余灰烬，烟消化碧云。恋君心常在，尊前时探问。君欲见我，只须于夕暮时分眺望天空，眺我亡魂，别人不会怪你；虽为徒劳，推望你我情共九天！”挣扎着复了信，心中愈是感伤，便打发小侍从道：“罢了！夜色已深，你可告之我命将终，愿她保重。许是前生作孽吧，竟有今日之痛。”便哭着，膝行至病榻上。小侍从忆起从前与柏木倾心长谈，毫无顾忌的情状，亦甚觉可怜，不忍就此离去。枯水乳母向她细诉了柏木的病状，二人皆泪下不止。前太政大臣更是忧心如焚，说道：“眼见已有好转，今日怎又忽然加剧？”柏木道：“终是没指望的，怎会好转！”

那日傍晚，三公主忽然腹痛不止。有侍女提醒说要分娩了，一时众人忙乱。源氏闻报大惊，即刻前来探望，私下想道：“好生可惜！如此可庆之事却让那嫌疑毁了！”却不露声色，急急召请高僧进行安产祈祷。又于耶内做功德的法师中择了些道行高深之人参与。三公主一夜煎熬，次日拂晓产下一男婴。源氏心下忐忑：“倘是女婴，闭于深闺，还易遮掩；偏他是男婴，如因那件事，相貌酷似那人，怎生是好？”却又想：“有此嫌疑的孩子，男的倒好教养些。真是奇怪：我这一生，罪孽深重，终遭此报应。今世受这意外惩罚，来世或可稍减罪意吧？”不知情的人见源氏大人晚年得子，推量他必宠爱，固而侍候尤为殷勤。即于产室中举行盛大的仪式。六条院诸夫人也皆送来种种美味产汤，更在例行所赠的木片盒、叠层方木盘和高脚杯上挖空心思，竞争精致。

第五日，秋好皇后派人送来贺礼。有赐与产母的食物，侍女们亦按身份各有赏赐。六条院的家臣下投，上下一切人等，尽皆拜赐。按宫廷制度，一切仪式极尽体面。皇后殿前，自大夫以下的官员和冷泉院的殿上人，皆来拜贺。第七日，照例皇上的贺使莅临。前太政大臣至亲家属，本当隆礼有加，却因柏木正自病危，只送了普通资仪。前来祝贺的请亲王及公卿甚多。此次贺仪，盛况空前，但源氏心环隐痛，对此全无心思。亦不举行管弦之会。三公主身体纤弱，又初次临产，经验全无，怕得连汤药亦不肯吃。遭临此事，她痛感自己命苦之甚，真想趁机自行了断。源氏在人前敷衍其事，心中却甚为怨恨，毫无看望孩子之意。倒有几个年长的侍女可怜孩子，私下议道：“好冷淡啊！晚年得子，又这般周正可爱……”这话却给三公主知道了，亦暗想：“此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啊！”遂怨艾满腹，愈发伤心苦命，思谋着要献身佛罢。源氏白天匆匆来看一眼，晚上并不再来。忽一日，他对公主道：“想我已剩日无多，世事又如此无常。兼之近出心绪烦乱。此地喧杂，非修道之所，所以并不常来。但我亦甚为惦念于你，不知近况可好？心情疏朗了么？”便从帷屏边上望去。但见三公主抬头道：“像这样是活不下去。生产而死，罪及来世，倒是出家为尼好，抑或借此保全性命；便是死了，此生功罪亦可相抵。”语气大异往日，真有几分大人光景了。源氏道：“不祥之论，不可轻发！生育大事，固有风险，却决非如此绝望！”心中却自思：“她若真要坚持己见，倒也乐得成全了她。近来与她相处，总是不甚如意。我又不能回心转意。心中不快，对她自然冷漠，别人看了亦责怪于我，甚是难堪。朱雀院定然还怨我怠慢呢！莫如由她称病出家好了。”想法如此，念及她年纪轻轻就将剪下缕缕青丝，又甚为不忍。便又劝道：“你安心养身吧，别想得如此严重！人世并非那般虚幻可怕，眼看无可挽回了，突然恢复过来的，最近就有一例。”便喂她汤药。三公主身体虚弱，面色青白，奄奄待毙。但那躺着的样子却异常凄美。源氏想：“就这般模样，她即便罪大恶极，我亦不能不饶恕她了。”

在山里修道的朱雀院闻此消息，欣喜万分。因知三公主身体素来羸弱，又甚忧急惦念，坐禅便有些心不在焉了。三公主本虚弱不堪，连日又饮食不思，很快便气若游丝了。她对源氏道：“年来不见父亲，此刻愈发思念了，临死都不能再见他了么？”言毕大哭。源氏即

刻差人前去。朱雀院闻报大拗，亦顾不得出家人戒律，连夜潜回。突然驾临，源氏惊恐惶惑。朱雀院对他道：“本来出家人四大皆空。但我爱女心切，竟冥顽不化。闻讯之后，已不能潜心礼佛了。我深恐无常坏了生死顺序，让她先我而去，以致恨事绵绵，永扰我心。是以不顾世人讥评，连夜赶来。”为避人耳目，朱雀院只穿了黑色便服。然而神清秀朗，姿态清雅，连源氏亦艳羨不已。一见面，他照例落下泪来。对朱雀院道：“公主病状不甚危，惟因几个月来，身体衰弱，又茶饭不思，才累疾至此。”又道：“草草设席，乞恕不恭。”便引朱雀院于公主帷屏前茵褥上坐下。三公主欲下床迎接，众侍女搀扶不迭。朱雀院略掀帷屏道：“只因日夜想念，今晚特来相望。我颇像一守夜祈祷的僧人，可惜功夫不深，好生惭愧，便轻轻拭泪。三公主已泪流满面，声若游丝道：“女儿命在顷刻。父皇既已屈驾，请就此为我剃度了吧。”朱雀院道：“你能有此宏愿，难能可贵。但重病虽苦，却不敢轻言绝望。你年纪尚轻，韶华正茂，若轻率出家，恐日后反有俗事相烦，绍世人讥笑，千万慎重！”转而对源氏道：“她此言想必发诸内心。若病势不减，我倒真想让她出家，虽一时片刻，终蒙我佛惠助。”源氏道：“近来她常出此言，我总疑心乃邪魔附体，专要诱人迷恋出家。请勿中立诡计。”朱雀院道：“此事本当慎重为是。鬼怪惑人，诚然不可信，但她已濒于绝境，自知难逃此厄才萌生此愿。若竟不顾，恐遗憾终生。”他心中暗忖：“年来常闻得他对我女儿不甚爱怜，深负我望。想当初，竟怎的以为此人可靠而将女儿托付与他呢？公然明言，有伤体面，但任世人讥议，亦甚伤我心。烦恼至今，倒可趁机让她当了尼姑。如此，则世人亦不知她出家是因夫妇不和，不致遭受讥笑了。而源氏与她虽不再为夫妻，但亦会照顾她吧！如此大家皆体面。我可将桐壶父皇所赐宫舍略事修缮，供她居住。我在世时，自会多方照应于她，令她快乐。源氏与她虽少夫妇之爱，但我逝后，亦不至于不再照拂吧！”如此思量一番，便又续道：“也罢，我既来了，便将她剃度，结缘于佛吧！”源氏悲悯攻心，一时亦将怨恨之气志得一干二净，心中喃喃道：“为何到了这种地步呢？”径自走进帷屏，对三公主道：“我已是苟延残喘之人了，你怎么忍心抛下我出家呢？出家虽是荣耀之事，但以你如此衰弱的身体，怎禁得起那等苦修辛劳呢？不如暂息此念，进些汤药饮食，养好身体再说吧。”公主想他现在倒说这等乖觉话，甚是可增，便摇头不语。源氏也看出：这平素从无怨言的女子，竟一直怀坦于心。便愈加可怜她了。如此谈来谈去，不觉天已破晓。

恐天明上路给人撞见，有失体统，朱雀院叫三公主赶紧收拾受戒。将道行高深的祈祷僧召人产室，为三公主落发。源氏眼见这美丽女子的秀发缕缕剪落，痛惜不已，忍不住大哭起来。朱雀院素来对这女儿特别疼爱，寄以厚望，今见其就此绝弃尘线，远离人世欢乐，亦不免心痛落泪。他嘱道：“自此时起，佛已依你康健如初了。诵经礼佛，休避劳苦！”其时天色未明，他就准备回山了。三公主因身体之故无法起身送别，言语亦甚艰难。源氏对朱雀院道：“兄长屈驾惠临，小弟感激不尽。然今日之事如梦，乱我心绪，怠慢之罪只得改日再谢了。”遂派诸多心腹送他回山。临别时朱雀院对他道：“昔年我命危时，念及此女孤苦无依，未敢撒手而去。幸你勉为其难，接纳了她，多年来照顾周全，甚慰我心。如今她身入空门，倘幸而度过此厄，则居所望你善为考虑。这喧嚣之所，固然不宜，然过于偏僻之深山又未免清寂。务请从长计划，勿弃置不理！”源氏已是苦不堪言，道：“况长欲使小弟无地自容也！今日不胜其悲，意乱神迷，万念俱灰。”

次夜，正做法事。三公主被鬼魂附体，口里叫道：“你们见识我的厉害了吧！前些时我迷了那人，竟给你们设法救走，我好恨呀！所以潜行至此，又崇了这人许久，现在我得走啦！”言毕大笑。源氏惊恐不已，又替三公主可怜，心道：“原来二条院那恶鬼又附她身上了！”三公主病势略转，但尚未脱离危险。众侍女自三公主削发后，甚感失意，惟愿公主真能就此恢复健康。源氏无微不至地照料，又延长了做法事的日子，众法师更是郑重。却说相木卫门督得到公主产后出家之事，病势愈沉，眼看无可救治了。他为妻子落叶公主感到可怜，想：“也许不该让她来此吧。身为公主，御容若被父母看到，岂不尴尬。”便

向父母请求道：“我想见公主一面，有事相商。”但他们执意不允。柏木遂见人便说想见落叶公主。当初，落叶公主的母亲不愿将女儿嫁与棺木。柏木之父自恳求，朱雀院见其言辞恳切，情不能却，方才应允。朱雀院见三公主与源氏婚姻濒于危机，曾道：“反倒是二公主的丈夫可靠呢！”柏木闻知，感恩不已。此刻他对母亲道：“可怜我与她姻缘不长。我今死去，她孤苦无依，每念及此，恨意难平。万望你们多多安慰，照顾她！”母亲哭道：“为何胡言乱语？你若先走了，我们还能苟延几日？更别说照顾她了。”柏木便找来弟弟左大养等，嘱托一应后事。柏木对诸弟一向温厚可亲，所以他们，尤其年幼诸弟，都敬他如父母。如今听他竟言及后事，莫不垂泪。众人亦皆不住叹息。皇上闻知，甚为惋惜，然念其病危，已无生望，便下诏封他为权大纳言。又对左右道：“或许他得此喜讯，竟会好转呢！”然而柏木衰危如故，惟伏枕谢恩而已。父大臣深感皇恩浩荡，悲痛尤甚，却终是一筹莫展。

前来祝贺柏木晋升的人中，夕雾是第一个。他一向关切柏木的病情。新年以来，柏木即卧床不起。他本想出去会见夕雾，无奈身体虚弱不堪，力不从心。只得叫人请夕雾进卧室，道：“室中零乱，衣冠不整，伏望见谅！”祈祷僧回避了，夕雾便进来，于枕畔的茵港上坐下。柏水与夕雾自幼知交，彼此十分友善。今临死别，不胜其悲，虽嫡亲手足亦不过如此。夕雾本想晋升之日，他必心请愉快，但见其容惨戚，毫无生望，心情也就黯淡下来。他道：“为何忽然如此沉重了？我还以为这大喜之日，你有所好转了呢！”柏水道：“真不幸啊！较之以前，我判若两人了。”他戴着乌帽，略抬上身，样子，分痛苦。穿着好几层绸料白衣，盖着被装。室内陈设整洁而雅致，氤氲着浓浓的熏香。这卧室布置随意而富有情趣，真难以想象住着重病之人。柏水清瘦而苍白，神情却更使朗。他靠在枕上说话，气若游丝，衰颓不堪。夕雾赞叹他的俊美，心中不胜惋惜，对他道：“你生病许久，身体倒不见得怎么瘦呢，反而比往日更为秀美了。”却忍不住偷偷拭泪。又说道：“我们不是曾发誓‘但愿同日死’么？委实叫人伤心！你因何患病的呢？我一点也不知道，真是惭愧啊！”棺木答道：“这病痛在何处，我亦说不出来。它是因何沉重起来的，好像亦无知觉。我未曾料到会积累至此程度，元气丧失殆尽。全赖祈祷和普愿的法力，才得以延命至今。依我之愿，迟死不若早死，以稍减苦痛。然而我所牵念实在太多。事亲不能尽其天年，事君半途而阻，皆罪极苦痛之事。反观自身，一无建树，碌碌而死，抱恨终生。此皆人情常理，倒也罢了。但我内心另有隐痛，不敢转泄与人。虽大限将临，却连众兄弟都不敢稍有提及，如今推与你诉说：我曾得罪了六条院大人，数月来，一直惶恐忧闷。但此事原出意外，正自担心忧闷成疾，忽蒙大人宣召，赴六条院观赏朱雀院庆寿音乐预演。其时从大人眼中我已知未能见恕。自此愈感不堪人世之忧患，遂失生死之意，以致今日狼狈若此。想我对大人自幼忠诚，此番恐为小人作祟。我今死去，遗恨小世，却又使我后世不得安生。惟愿我死之后，大人终能恕罪。此事便要请你善为辩解了。”他愈发痛苦。夕雾十分难受。他早已猜知那事，但不知其详。便道：“家父并未怨怪于你，你又何必疑神疑鬼呢？他知你病重，正替你惋惜呢！既有这些烦心之事，为何一直闷着不告诉我呢？那么，我亦可奔走斡旋，消除误会了！延至今日，追悔莫及！”他恨木得时光倒流。柏水道：“我欲待病有起色时，再告诉你的。万料不到竟急转直下，直至今日。想想真是糊涂啊！若机会便当，务请向六条院大人善为辩解，但切不可言于外人！请多关照一条院公主。我死后，朱雀院必为公主伤心，亦得劳你前往劝慰了。”柏木本有千言万语要嘱托于他，怎奈心力交瘁，支持不住，只得向夕雾晃晃手道：“你请回吧！”夕雾便掩泪而去。祈祷僧又送来作法。母夫人和众大臣亦进来了，众侍女又是一片忙乱。

柏木病重，不仅妹妹弘徽殿女御焦虑不已，夕雾夫人云居雁亦极为悲伤。柏木一向忠厚诚挚，颇具长者风度，所以鬃黑右大臣的夫人玉囊与这异母长兄亦甚为亲睦，也请得僧众为他祈祷。然而祈祷终究不是“愈病药”，未见奇效。柏木本及见落叶公主一面，便水泡般永逝了。

一年来，柏木并不挚爱落叶公主，但表面上却甚为谦恭爱怜，关怀备至。因此落叶公主对他并不怨恨。柏木就此夭亡，她推觉世事如梦，浮生虚渺，悲悯涌上心头。那神思恍惚的样子，惹人怜。母夫人见女儿青春守寡，遭人讥笑；又见她那般愁闷，心中无限悲痛。柏木的父母哭喊道：“该让我们先去呀！老天怎这般糊涂！”恋恋不舍，却又无可奈何。三公主如今做了尼姑，得知棺木死讯，倒忘了素日对他的痛恨诅咒，亦怜惜他来。她想：“棺木知道孩子是他的。想必孽线宿定，才有那等祸事吧！”也感伤落泪。不觉已是阳春三月，要为小公子董君诞生五十日举行庆典了。这小公子面如敷粉，娇美肥硕，竟似不止五十日。那小嘴努动，似要说话。源氏近来每日来探望一次，对三公主的关心尤殷从前。他常流着泪向她诉衷情：“你心里愉悦了些么？唉！这样子，好叫我心痛啊！你舍我而出家，已大伤我心了。倘你的打扮一如从前，已恢复健康，我会欣喜不已呢！”

庆典之日，例行献饼仪式。然母夫人已改着尼装，众侍女不知是否有碍仪式，举棋不定。其时源氏赶到，说道：“无妨！又不是女孩，当尼姑的母亲参加庆典，无有所禁！”遂让小公子坐在南面的小座位上，向他献饼。乳母浑身鲜丽。奉献的礼品花样百出，帝内帘外摆满了盛饵饼的笼子和盛仪器的盒子，装饰皆极精美。众人兴高采烈地忙碌着，不知内情。惟源氏一面伤心，一面羞耻。三公主亦起床了，头发末梢密密地垂在额边，便用手撩开。恰逢源氏掀帘进来。为避尴尬，三公主将头撇向一旁。产后，她的身子现见瘦小了。那日受戒时，因心有难舍，前面的头发留得甚长，所以看不清后面是否剪了。她身着衬衣，袖口和裙袂上均有重重叠叠的淡墨色，外罩带黄的淡红色衫子。她还很少穿这尼装，侧面看去，颇像个孩子，玲珑可爱，倒也美观。源氏道：“唉，真让人受不了！这淡墨色叫人觉前途黯淡，太不吉利。我虽勉力自慰：你虽出家，终会容我常常见你。然眼泪却止不住，甚是烦恼。本是你抛弃了我，外人却责怪我，这亦令我终生不安。若能回到从前，该有多好！”叹息一声，又道：“倘你因出家之故，欲离我独居，这便是真心嫌弃我，令我耻辱伤心了。你就一点不怜爱我吗？”三公主道：“素闻出家之人，心若止水，况这怜爱二字，我本就不懂，又如何敬复呢？”源氏恨恨道：“那我亦不知如何了！但愿你从来就不懂得！”便去看小公子。

照看小公子的，有好几位乳母，皆美貌而出身高贵。源氏召唤她们上前，嘱咐具体事宜。他抱了小公子，叹道：“唉！我已剩日不多，惟愿这晚生之子顺利长大成人啊！小公子白白胖胖，长相俊美，兀自无忧无虑地笑着。源氏觉得他与夕雾当年极不相肖。明石女御所生皇子，自有皇室血统的高贵气质，却并不十分清秀。看这冀君，却是面带微笑，高贵而俊秀，目光清澄有神。源氏非常喜爱，但总觉酷似柏木，自己亦心中有数。这孩子虽只初生，然目光已坦然，神色与众不同，相貌无怨。三公主未明显看出他像柏木，外人更没留意。惟源氏暗自悲叹：“唉，棺木之命，何其凄苦啊！遂觉世事无常，难以预料，禁不住流下泪来。想到大庆之日，此举不祥，便拭去泪痕，吟诵白居易诗句“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堆嗟。”源氏四十八岁，便已有迟暮之感，不由伤怀。甚想教导小公子“勿步已后尘，却又想道：“此事待女中定有知情之人，恐在笑我不知真相呢！”心中不悦，转而自慰道：“我之如此，天命罚我；公主干白遭人讥议，才若不堪言呢！”却不露声色。小公子牙牙学语，笑得甚是烂漫无邪，那眼梢口角乖巧无比。旁人不会在意，推源氏觉得这一点亦肖似柏木，他想：“柏木的双亲，不知道他们有这孽种孙子，恐正在悲叹柏木绝后了呢。唉，这人一向高傲而沉稳，却因一念之差自绝了生望！”此刻源氏甚为怜惜，对柏木的怨恨亦消除了，竟掉下泪来。

待众侍女退下，源氏上前低声对三公主道：“好好看看这孩子吧！你舍得这可爱的小人儿出家么？哎！好狠心啊！”这般突然话问，公主羞极无语。源氏遂低吟道：

“谁植苍苍岩下松？何言相对探询人？好难受啊！”三公主俯下身去，不予理睬。源氏颇晓她的心情，不再穷究。但不知她想些什么，虽未必情感丰富，总不致冷漠至此吧！”又可怜她了。

夕雾仔细琢磨柏木濒临绝境时那番话。心想：“究竟何事呢？可惜他那时神态不清，隐约其词。如若清醒些，直言相告，我便心中有数了。唉，真教人遗憾伤心哪！那情形总在他眼前浮动，以致悲伤胜于柏木诸弟。又想到三公主：“她为何突然出家了呢？并无不治之症啊！虽是自愿，父亲却又怎会应允？当初紫夫人病至危在旦夕，涕泪恳求出家，父亲尚且将她留住。这两件事恐有些关联吧？或许是柏木一向暗恋三公主，忧苦之心有所泄逸。柏木为人沉谨，非比常人，别人甚难知其心事。但却优柔寡断，情感缠绵脆弱，这就不免出事了。无论恋情多苦，终不应情迷出窍，以致搭上性命。虽然因缘注定，毕竟不读过于唐突，枉自丧生，亦使别人终生苦恼。”这番思量，连夫人云居雁也不与说，对父亲源氏亦未得便禀告。但他总想向父亲透露些许柏木的幽隐之言，以窥其反应。

自柏木去后，双亲犹伤痛不已，泪无干时。头七、二七……浑然不知，已急急而去。相水溶弟妹料理超荐功德，布施供养等一切丧事。左大共红梅负责佛经、佛像的装饰布置。左右人等向大臣请示每个“七”期的诵经事宜。大臣已毫无心思，推答道：“休来问我！我已痛及这般了，还要烦扰我心，岂不让柏木魂灵不安，超生不得么？”亦是含糊不清，似欲随儿去了。

丈夫去得匆忙，一条院的落叶公主未能与其最后诀别，尤为伤心。时光推移，侍从人众陆续散去，哪毛遂空寂萧索，惟柏木生前亲近之人偶或前来慰问。每见管理鹰和马的侍从没了主人，神情沮丧地进进出出，落叶公主更添无限感伤。

柏木生前之物犹在。琵琶与琴，昔日常抚，如今却弦断尘封，寂寥地搁着。惟有庭前树木烟宠寒翠；院中群花，依旧含苞吐蕾。众侍女皆着淡墨色丧服，寂寥苦闷，无聊度日。公主终日怅惘，悲泪时流。

忽一日，随着高昂的喝道声，一辆马车嘎然停于门前。有人哭道：“他们难道不知主人过世了么？”通报送来，竟是夕雾大将。落叶公主原以为是左大并或宰相，孰料却是仪表堂堂，高贵威严的夕雾，不免有些惊诧。鉴于此人身份高贵，不敢擅循旧例让侍女应对，便请母夫人前来接见。夕雾于正厅前厢就坐，对她道：“卫门督不幸病故，在下之悲，不逊请亲。因于名分，不敢越礼，谁作寻常慰问。但卫门督；临终遗嘱于我，自不敢怠慢。人之寿夭，早晚难测，在下亦属其例。若得一息尚存，定然忠于所托。所以久不拜访，实因时值二月，朝廷神事繁忙。倘因私人之悲而宠闭不出，又有违常理。即便忙里偷闲，匆促间亦难以尽情，反为憾事。前太政大臣痛伤尖子，悲苦不已，父子亲情，在所难免。然夫妻情深更胜，推念公主丧夫之情，何其悲恻，心下甚为忧苦。”说时频频拭泪。显见这气宇轩昂之人，原也柔情万般。母夫人便咽道：“伤心之事，是无常尘世中惯有的。夫妇诀别之悲，亦尤有其例。我这迟暮之人，还有何奢望？姑且强自慰藉罢了。但年轻人总受不了这意外横端，其悲戚之状，好不叫人难过！她竟想立时追随地下。唉！我这苟且老身，难道还要面对后辈双亡之惨景么？你是他知交，自然知道当初我对这门亲事不乐意。只因朱雀院心中暗许，又有前太政大臣殷殷恳请，竟使我转念而勉强应允了。皆道因缘美满，岂知南柯梦断！如今好不悔恨。他竟如此寿短，亦大出所料啊！如今看来，若非情况特殊，公主勉强下嫁，决非美事。既非独身，又失夫婿，进退无路，好不命苦！倒不如真依了她，夫妇共化轻烟飞散，既自免伤痛，亦免受人讥议。此为昏话，终不愿毅然遵循。我已悲痛不堪，恰逢大驾光临，真是感激不尽！君既言有遗嘱托于君，那么他生前似对公主不甚恩爱，实深藏于心，公主亦可聊以慰怀了！”言毕泣泪不止。夕雾一时亦难自禁，过后才道：“他的老成，恐是天亡之罪魁。近年总见他神色阴郁，情绪低落。在下曾私下揣摩，时有谏言：‘你洞察世情，思虑深远，但又过于敏感，易致爱美之心衰失，聪颖之气

锐减。他却视为无稽之谈。唉，且不说这些罢，倒是劝公主节哀要紧。恕我唐突，我甚是同情她的！”他婉言劝慰许久，方告辞离去。

柏木长夕雾五六岁，仍年少，面貌俊美，举止潇洒。夕雾则相貌堂堂，颇具男子气概，面貌清秀貌美亦远胜常人。众年轻侍女目送他出门时，亦哀思略减。夕雾见庭前有一艳丽樱花树，便想起“今岁应开墨色花”的古歌。但厌其不祥，遂随口自吟另一古歌：

“岁岁春花群艳放，赏花能事命天看。”继而赋诗道：

“半面材残庭前樱，良辰来时依开放。”他一面走出门去，一面装作随意吟诵的样子。母夫人听得，立刻和答道：

“今春堕泪柳服穿。花开花落在哪边介老夫人并非风雅之人，人多称此更衣为爱赶时尚，颇富才华。夕雾见其和诗如此迅速，亦不由暗赞文思敏捷。

夕雾由一条院出来，径至前太政大臣邪内。但见柏木诸弟在座，皆请他进客厅。大臣强抑悲痛，与他相见。一向不见老态的大臣，此番亦衰老消瘦了，胡镜甚长也未及剃，惟怀胜于昔日父母之丧时。岳父这般模样，令夕雾悲不自禁，掉下泪来，怎么也隐忍不住。大臣被这柏木生前好友感染，眼泪又掉了下来。夕雾略述拜访一条院之事。谈起柏木，便语无休止，大臣眼泪愈发掉个不停，似绵绵春雨之檐漏，衣襟尽湿。夕雾呈上落叶公主母夫人所咏“柳眼”之诗，大臣道：“我已无法视物了！”竭力擦了一阵眼泪，才得以看清。阅诗时一脸沮丧，真叫人难以想象他曾那般精明能干，气宇轩昂。这诗原亦平常，惟“穿露莹”一句意韵深长，使大臣更添伤感。便对夕雾道：“那年秋天，你母逝世，我自认悲伤至极。但妇人所历范围狭小，熟识者不多，不管情况如何，总不亲自露面。是以这悲伤隐秘，并非处处触发。男子则不然。相水虽才干碌碌，但蒙皇上错爱，晋官加爵。是以仰仗他者渐众，闻噩耗而各各惋叹。我最为痛心的，非世俗名望与地位，而是他正值俊美元援的身体。唉，何物能解我悲痛啊？”言毕茫然仰望长空。其时暮色惨淡，樱花欲凋。这景色他今天却首次见到。遂于夕雾怀纸上写道：

“未料子先死，老父着丧衣。连绵春雨下，似父哀子泣。”夕雾亦吟道：

“亡人情不知，撒手归西去，抛却老双亲，哀子服丧祭。”左大并红梅也吟道：

“芳春虽未至，娇花先凋零。悲叹亡人魂，谁人服丧祭。”

柏木的法事庄严隆重，调然异于世俗。不仅夕雾大将的夫人云居雁请得高僧，夕雾亦特意筵请，为柏木诵经念佛，场面甚为宏大。自此夕雾频访一条院。时至四月，碧空如洗，清爽宜人，树木葱绿可爱。一条院却一片荒寂凄凉，悲叹之声，日尽夜复。夕雾例行访问时，见庭中一片青青嫩草，正自萌动。前处的蓬蒿亦长势繁茂。那“一丛艺芒草”绵绵地蔓延着。柏木生前喜好花草，精心培植，如今这些花木失去护理，自生自灭。夕雾想象日后秋虫嘶鸣之景，泪水又涌了上来。沿着芒草径缓缓步人，但见檐前垂挂着幅幅伊豫帘，夏日薄纱已代替淡墨帷屏，由帘影望外，甚觉凉爽。透过薄纱帘子，隐约可见几个身着浓黑上衣的女童，面貌姣好可爱，推衣服令人心有所悸。

侍女们于廊上为夕雾铺了茵褥，请他就坐，但又觉未免怠慢，便禀告老夫人，请其入室。但老夫人贵体不适，正卧床休息，只得由侍女们暂且陪伴。夕雾欣赏着庭中欣欣向荣的花草树木，见一柏树和一枫树格外翠色欲滴，枝叉相交，分外惹人注目，心生感慨道：“这两树梢结为一体，合成连理枝，真是有因缘啊！这便有希望了。”遂轻步向门槛走去，吟道：

“亲近既承木神许，结势应似连理枝。疏我于帘外，令人好不丧气啊！”众侍女私下推搡，低语道：“此人偷偷摸摸的样子，亦别有丰采呢？”其时，侍女小少将君传老夫人答诗

“柏木神魄虽已散，忌容攀折庭前枝。君言须检点，居心若此，鄙薄之至。夕雾一笑，的确如此。后来闻得老夫人正膝行出见，忙整衣相待。老夫人道：“恐因忧伤度回吧，总是落落寡欢。人生如梦，劳君屡次驾顾，感激不尽，是以挣扎相迎。”神情果然十分悲伤。

夕雾安慰道：“忧伤本是难免，但沉溺于此，亦自徒然伤神。凡事皆由天命，忧伤亦应有度。”心动中却想：“曾闻公主生性蝴蝶，今遭此惨悲，又招讥评，伤心失意乃情理之中了。”不由细细询问公主近况。又想：“这公主虽非国色天香，却亦不至于面目可惜吧？岂能因外貌而嫌弃或荒唐别恋呢？此皆可耻之举呀！总之，为人最重要的是性情。”又对老夫人道：“叫生若能被视作自家人，则不胜感激了。”此话虽非刻意求爱，却已暗露心机了。众侍女见身着常礼服而姿态鲜丽的夕雾，气宇轩昂矗立于此，窃窃私语道：“其父亲高雅而温厚，柔情万种，世所无匹，这公子却威仪堂堂，叫人一见惊叹不已。其相貌委实通异常。”又道：“何不由他自由出入呢？”

右大将藤原保忠天亡，乃近世之事。此刻夕雾便借“右将军墓革初青”之诗以慰柏木亡灵。凡人伤逝之感，古今一情，而柏木尤甚：其学识广博，宽厚仁慈，世人仰慕。是以无论身份高低，还是僚属侍从人等，无不扼腕叹惜，黯然神伤。皇上尤为思慕，每逢管弦之会，便首先念及柏木，其“惜哉卫门督”一语，竟蜚行一时。源氏的怜惜亦与日俱增。薰君乃柏木之遗孤，此事谁源氏一人明白，旁人尽皆不知，是以于他并无所谓。时至秋天，黛君已能扶床学步，其惹人怜爱之态难以名状。源氏亦真心疼爱于他，经常抱他，视作亲子。